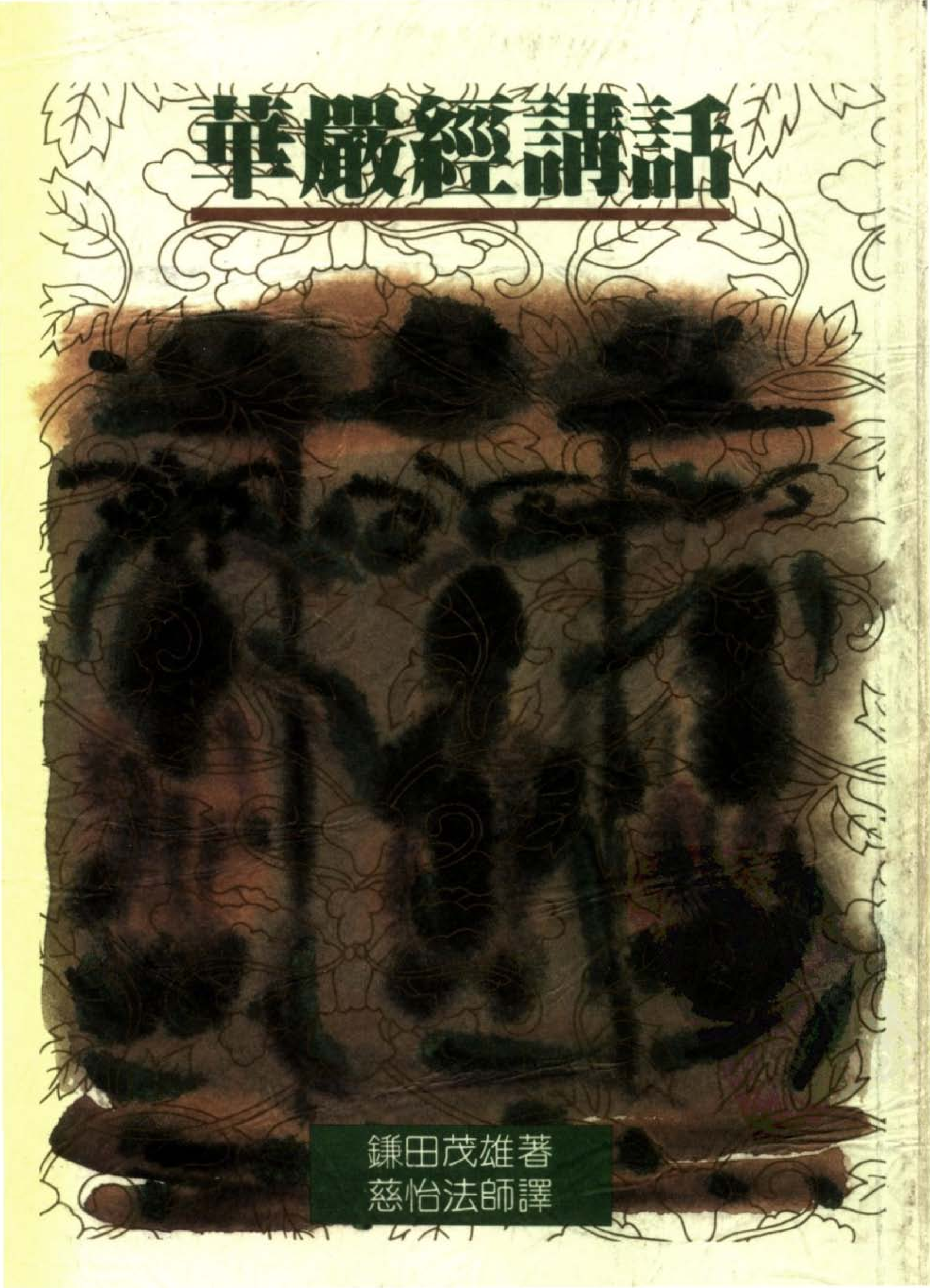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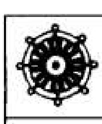

華嚴經講話
鎌田茂雄著
慈怡法師譯

華嚴經講話





佛光經典叢書

華嚴經講話

1600



著　者□鎌田茂雄

譯　者□慈怡法師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初版二刷

□發行人□慈惠法師·張優理

□出版者□佛光出版社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〇七）六五六四〇三八—九

□流通處□佛光山寺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〇七）六五六一九二一—八

佛光書局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27號　☎（〇七）二七二八六四九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72號九樓之14　☎（〇二）三一四四六五九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188號二樓　☎（〇二）三六五一八二六

□定　價□二〇〇元

□印　刷□共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和路10號　☎（〇六）二六一九六七一

□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五號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目錄

目錄

原著序

現代人們所面臨之最大問題，即超越國界屬於世界性之問題；甚者，屬於地球性之問題。諸如臭氣層之破壞、沙漠化之擴大、地球之溫暖化、酸性雨之傷害、熱帶林之破壞、石油流出所引起之海洋污染，以及饑餓、貧困、難民問題等等，其中任何一項問題，都非某一國家所能自行處理者，即為超越一國之國益，屬於地球全體性所必須因應對策之問題。「國際化」，換言之，即全球性之觀點（globalization），為九〇年代以至二十一世紀之一關鍵詞句。可謂全地球性之觀點與構思，迄今尚未有如此强烈之需求。

反觀今日地球上之現狀，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不僅紛爭不絕，甚且形成激劇紛爭、對立之場面。然而，從另一角度觀察，利害不同之國家或民族間，彼此是認其立場與主張，而形成融和與統合之局勢者亦甚顯著。

處於如此世界與人類之狀況下，欲尋求新時代之指導原理，即探究新思想體系時，乍現於眼前者，爲自利利他之大乘佛教教法，具體言之，即《華嚴經》之教說。《華嚴經》强調諸法之相互關連性。個體與個體之間不互相侵害，於彼此融和之際，每一個體亦能獨自存在。即一切諸法彼此於完全融和時，同時能彼此有秩序地完全保有自性，此乃《華嚴經》之教法。

中國自古以來，即有自宇宙之視野探討人類之所謂莊子哲學。《莊子》之〈齊物論〉，乃闡釋萬物一體之思想。莊子將自他互不對立之境地稱爲「道樞」。於「萬物齊同」之實在眞相中，大即小，長即短，個體即普遍。此思想與《華嚴經》所說「一即多、多即一」，非常類似。《莊子．齊物論》之思想，與印度典型之思惟方式——《華嚴經》思想，互相融合而產生者，即中國「華嚴宗」之教說。

唐朝時，被譽爲國際都市之長安，爲與西域文化交流之重鎭，且極盛一時，「華嚴宗」之思想即形成於此一時期。此即爲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所强調之思想。

《華嚴經》之思想，於中國思想史上有甚大之影響，如宋學之形成，或謂即受澄觀之華嚴思想之特色——理事無礙之思想所影響。此外，於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佔重大

席次之康有爲（一八五八——一九二七）、譚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等，其思想中皆存在著華嚴思想。譚嗣同曾認爲華嚴之蓮華藏世界與自然科學之以太學說，頗有類似之處。

本書係將《華嚴經》各品之內容，作簡潔性之介紹。《華嚴經》之教法，非僅止於深遠之哲學條示。《華嚴經》之〈淨行品〉中，有佛弟子每日必稱誦之「三歸禮文」，有清淨之生活或修行者所必需實踐之德目。又〈入法界品〉中，詳細敍說善財童子求道之歷程。可謂《華嚴經》爲實踐生活上所依恃之重要經典。

在中國之佛敎信者中，實踐華嚴敎法之修道者不勝枚擧，彼等堪稱爲「華嚴行者」。有關《華嚴經》之敎法，如何承受？如何實踐？詳細闡明此等問題者，即本書之主旨。因此，作者將此書題爲《華嚴經物語》。

本書爲使中國人亦能方便閱讀，佛光出版社將刊行中國語版，此實爲作者意外之歡喜。如此難解之書，承慈怡法師將之譯爲中文，特此表示深謝；又承佛光出版社諸位法師辛勞將此書出版，一幷於此致上厚意。

鎌田茂雄

一九九一年七月

譯者序

《華嚴經》為大乘經典，部帙浩瀚，或六十卷，或八十卷，欲一睹而過，已非易事，更遑論精鑽細琢。二年前，初抵日本時，於龍谷大學圖書館偶閱《大法輪》雜誌連載之《華嚴經物語》，係佛學大家鎌田茂雄教授之著作。鎌田教授之文章，流利暢順，引據亦皆大衆易於接受者，心想如此創作應讓華語圈內之讀者亦能賞閱，於是，徵得教授同意，遂將譯稿逐期刊登於《普門》。

於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研修期間，承所長井ノ口泰淳先生及渡邊隆生、林田芳雄等先生諸多指導，以及京都大學勝村哲也先生之慇懃鼓舞，於研修之餘，終於將《大法輪》分為二十四期之原著翻譯完畢，於諸先生，特此致上誠摯之謝忱。

本書原題為《華嚴經物語》，為適應中文讀者，將之改為《華嚴經講話》。本書係作者依據六十卷《華嚴經》，並參閱歷代華嚴行者之修持撰寫而成。如此寫作方式，

堪稱爲創學。吾等於剖析華嚴教法之同時，更能淸楚地瞭解華嚴行者之實踐生活。誠如作者原序所言，《華嚴經》之教法，非僅止於深遠之哲學條示，於日常生活中，或修行者之實踐德目，在在皆與華嚴思想息息相關。此即謂《華嚴經》乃修持上一重要之依據經典。

二年來，無視於酷暑嚴寒，逐句將本書中譯完成，藉以希望有緣探究「華嚴」者，能將「華嚴」之實踐德目，弘傳於大衆之日常生活中，讓「華嚴」淸淨生活之理想，普遍於社會大衆，以落實宗教之信仰生活。

最後，感謝原作者之慈允，《普門》曁佛光出版社諸編輯同仁之辛勞，本書得以付梓出版，謹以此功德回向法界諸有情，有願皆成。

慈怡

一九九一年七月

沙漠綠洲中盛開之花——華嚴經

沙漠之綠洲——于闐

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里木盆地西南部之和田縣，爲南接崑崙山脈之城鎮。一九一三年時，稱爲和闐縣；一九五九年改稱爲和田縣。此即沙漠之綠洲——昔時之于闐。

和田縣，爲包括自崑崙山系北流之白玉河與黑玉河等流域之大綠洲。因白玉河盛產白玉、黑玉河盛產黑玉而聞名。自河床所採收之玉，古來即爲于闐之特產，西向至伊朗、伊拉克，東向則至中國，爲重要之貿易品。因貿易而令于闐致富。除玉之外，尚有絹布，以及飾樣華麗之地毯、褥墊等，頗受各國珍視。

于闐因位於東西貿易之要地而繁榮，更因吸收東西方兩種不同文化而形成其獨特

之文化。伊朗系之瑣羅亞斯德教於此盛行，佛教亦傳入，且建有佛寺。

據《北史》卷九十七〈西域傳〉載，於于闐，人民亦重視佛法，寺塔、僧尼甚多。其王亦信奉佛教，於六齋日時，必躬自灑掃，以穀物、果物供奉於祭壇。

於城南五十里處，有寺院名贊摩寺。即昔時羅漢比丘盧旃（毗盧舍那羅漢）為王塑造覆盆浮圖之所。又佛足石上，明顯的留有佛兩足之跡。

于闐西向五百里處，有比摩寺，相傳為老子為教化胡人而成佛之道場。

如此盛傳佛教之于闐國之廢墟，現今於和田縣城之南方約二十五公里處，有其古城之遺址，此即史書所謂之「西域」。遺址中殘留有不少土堆及建築用牆柱。都城南方有石塔，其高約六公尺餘，周圍約六十公尺，四周散置無數泥塑之殘片。石塔附近有房舍之遺址，為流砂所覆蓋。此處曾發現泥塑之佛像頭，可知此房舍為寺院之遺址。

一九七八年冬，曾於此寺院遺址中發現漢代「錢」之貯藏所，據稱曾出土五銖錢（漢代錢之名稱）九十餘枚。

此寺院究竟為何名稱？據推測，或為《法顯傳》所云之瞿摩帝（Gomati）大寺。

絢爛一時之寺院與行像

老法顯爲求殘欠之律藏，自長安出發之時爲晋隆安三年（三九九，一說四〇〇），恰於鳩摩羅什抵長安之前，亦爲《華嚴經》之譯者佛馱跋陀羅（覺賢）來長安之前七、八年。

法顯與慧景、道整、慧嵬等，爲求戒律，自長安出發，經現在甘肅省西寧，至張掖，又經敦煌，渡沙河，而抵鄯善（樓蘭）。此國約有僧四千餘人，爲一佛教國，然皆信奉小乘佛教。法顯一行於此逗留約一個月，即向西北前進，約行十五日，至烏夷國（焉耆回族自治縣）。烏夷亦爲小乘佛教國，有僧四千餘人。自此再經一個月又五天之行程，始達于闐。

依法顯之記載，可獲知紀元四〇〇年前後于闐佛教之狀況。于闐國家富裕，人民信奉佛法，約數萬名僧侶，研學大乘佛教。爲約大於鄯善、烏夷等國十倍之大佛教國。每戶人家門前皆立一小塔，雖爲小塔，其高約二丈餘。

此國中，爲接待旅遊僧或客僧，造有高大僧房。當國王得知法顯一行將至時，特敕留於瞿摩帝寺，此寺爲大乘之寺，約住三千名僧侶。食堂中之威儀，皆依戒律行

事，人衆雖多，卻寂靜無聲，法顯亦頗爲驚歎。

慧景等三人先行出發向竭叉國前進，法顯爲觀此國之佛教儀禮——行像，而自行留下。所謂行像，即將佛像安置於裝飾華麗之花車上，遊行於市區，供人瞻仰。此爲佛誕日之重要行事之一。自印度、西域，以至中國，均以四月八日爲中心而舉行之。

于闐國有十四所大伽藍，自四月一日起，即淸掃道路、張燈裝飾，並於城門上懸掛飾幕以爲莊嚴。國王、王妃以及女眷等皆入其中。研學大乘佛教之瞿摩帝寺之住僧，因深受國王之尊敬，故於行像儀式時，均列隊緩步於行列之前。

行像之車輛，於城外三、四里處裝置，其車爲四輪車，飾有高約三丈餘之御殿，七寶莊嚴，幢幡爲飾。佛像立於車中，兩旁爲菩薩像，以金銀裝飾而成之飛天像，則懸掛於半空中。

行像之車抵城門約百步前時，國王即卸去王冠，著新衣，在裸足、捧香華之侍者隨從下，出城門迎接佛像，國王頂禮佛足，爲佛像散華、燒香。

當佛像抵城門時，於門樓上之王妃及侍女等，均紛紛散花供養。

于闐計有十四所大寺，每日一寺行像，十四寺結束時，已至四月十四日。此十四日間，于闐城內皆爲慶祝釋迦佛之降誕而歡愉。

《法顯傳》中，又記載著于闐之另一寺宇——王新寺，王新寺位於城西七、八里處。自創立以來，已有八十年歷史。據云，係歷三位國王之經營始完成。佛塔高約二十五丈，堪稱為一大塔。塔之建築，以金銀為主，並飾以衆寶。佛塔之後為佛殿，佛殿之柱、扉、窗等，皆以金塗之。其間亦有裝飾嚴麗之僧房。五世紀初，于闐之寺院，其堂皇、莊嚴，於此不難窺知。

向流沙去之法領與渡海而來之覺賢

於于闐佛教全盛之時，有一漢族之求法者朝于闐而來，其名為支法領。支法領至于闐時，曾因于闐之大乘佛教興盛，以及大伽藍聳立而興歎不已。支法領自漢地至于闐，乃為求大乘經典而來。于闐國王信奉大乘教，且自行供養大乘經典。

支法領於于闐滯留時，風聞一重要情報，即于闐國東南三十里處，有險峻之高山，其中祕藏無數大乘經典，由國家派人守護，且嚴禁持出國境。

支法領得知此事，即懇請於國王，請將《華嚴經》讓其持往中國流傳。國王感於支法領之求法心切，特允其請。支法領遂將《華嚴經》之前分三萬六千偈之梵本持歸長安。

此外，與法顯同時出發，向印度求法之智嚴，迢迢抵達罽賓國。於罽賓國見到僧侶們戒律嚴謹之清淨生活，衷心頗有感受，心想：中國之僧侶，有求道之意志，但卻無眞正指導之師，因此，於佛道乏人悟得。於是，智嚴即遍求罽賓僧侶，至東土教化。

時人告言：「有佛馱跋陀羅（覺賢）者，生於天竺耶呵利城，姓釋氏，代代崇佛。八歲出家，承佛大先禪師授禪法，現遊化於此。」智嚴聞言，即確知此人乃弘禪、律於中國之人選。

佛馱跋陀羅者，即中國人所謂「覺賢」，此後，即以覺賢稱之。

佛馱跋陀羅承智嚴之懇請，遂決心遠赴漢土，且決定不經絲路，改由海路至中國。

翻越葱嶺以外，自印度經陸路至中國，有二種路線：一即經由喜馬拉雅山脈，即現今之尼泊爾，再橫斷經西藏，通過青海省，抵達蘭州，再至長安。一即經過緬甸，自雲南入四川，再經長安而洛陽。此中，不論何路，均需攀爬雪山（萬年積雪之高峯），因此，覺賢決意不行此路。

覺賢沿恆河南下，於恆河口附近登船。想覺賢當時所行之路，定爲通商之道路。

覺賢渡過緬甸，經由泰國，達柬埔寨，再由海路沿印度支那半島而至河內、番禺（廣州）。《高僧傳》載其自交趾上陸，其意或謂沿途中之港口，或於緬甸南部上陸，橫斷印度支那半島而達交趾，再自交趾沿海路至中國。

自交趾出發後，覺賢充分地發揮其超人能力。即船行至一小島附近，覺賢告知船宜於此停泊。然船主卻以客船順風難值，乃隨風再行，約前進二百餘里，忽遇風向逆轉，船仍被迫返回小島。時，又值順風，衆皆主張前行，惟覺賢反對。不久，乘風前進之船隻皆遭顚覆。其後，於暗夜時分，覺賢告知現宜出發，卻無從其言者。覺賢遂自解纜，僅自船前行。是後，凡逗留該處之船隻皆遭海盜洗劫，或被殺害。

此事說明覺賢頗具有神異之能力，及通曉航海之術。船自交趾出發後，直抵青州東萊郡。山東半島之登州港，古來即爲東亞各地海上交通之中心地，自交趾出發，理應於廣州上陸，卻遠漂至山東半島。法顯亦然，返國時，亦漂著於山東半島青島附近之牢山。

持戒之覺賢與破戒之羅什

於登州上陸之覺賢，聞鳩摩羅什於長安，遂前往長安。其至長安之時，據推定當

為四〇六年或四〇八年頃。

覺賢抵長安後，於四〇一年至長安之鳩摩羅什甚表歡迎。自西域經涼州，而抵長安，常時飄泊之羅什，或想從覺賢處多少獲些印度、罽賓等地之最新情況。然而，當時以羅什為中心之長安教團，與覺賢之間，似不能融洽相處。覺賢本為嚴守戒律、修持禪觀之禪者。而羅什卻為被迫而犯女色之破戒僧。於羅什之教團中，覺賢似為不受歡迎之人物。羅什教團之僧衆，頗受後秦國王姚興之護持，然亦因而附會於政治權勢，且常出入於姚興之宮廷內；相反地，從不步入宮中之覺賢，獨自孤高絕俗，因此，頗令人感到不對味兒。被羅什及其教團，包括政治權力者視為異端之覺賢，終於從長安被擯逐。

覺賢與弟子四十餘人離開長安，自西域返國之寶雲亦與覺賢同行。

覺賢一行蒙廬山慧遠之厚愛，遂奔向廬山，承慧遠殷殷款待。四一一年，覺賢於廬山翻譯禪經。

約隔一年，覺賢下廬山，西行至江陵。四一三年二月，劉裕自江陵欲返建康，邀覺賢同行，覺賢遂至東晋之都，入住建康之佛寺。時建康之僧衆，頗仰慕覺賢孤高之風格，皆致之以敬意。

支法領與覺賢之相會——六十華嚴之翻譯

自于闐求得《華嚴經》梵本返回長安之支法領，此時亦離長安抵達建康。聞覺賢住於道場寺，遂商請覺賢翻譯《華嚴經》。覺賢欣然受請，始譯於晉義熙十四年（四一八）三月十日，至元熙二年（四二〇）六月十日完成，費時二年又三個月，此即六十卷之《華嚴經》（晉經、舊經）。

是後，又比對梵本校訂，於永初二年（四二一）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時筆受者爲法業。法業乃嚴持戒律之僧，通曉小乘佛教之教學，此次筆受《華嚴經》，實爲中國人理解《華嚴經》之第一人，想法業受此破天荒之教法，死亦可瞑目矣！

時，道場寺之僧衆，頗驚歎於大乘經典《華嚴經》之內容迥異於過去之所學。究竟毗盧舍那佛是何種佛？所謂光明者又若何？過去之佛教從未如此說。甚至有人懷疑是否受瑣羅亞斯德教之影響而說光明？是否爲眞正之佛教？

通曉小乘教法之法業，於接觸此一出奇之經典內容後，遂將其要旨撰寫成書，即《華嚴旨歸》二卷。法業乃欲漢土衆人皆能理解華嚴教法，而熱心撰寫。至後時大成華嚴宗之法藏，於其著書中亦謂「大教濫觴，業之始也。」（《華嚴經傳記》卷二）

迄今爲止歎未曾有之教法，《華嚴經》之梵本，若僅置於桌旁，或該受不敬之罪，因而考慮建堂祭祀，此即華嚴堂之建築。位於道場寺一隅之華嚴堂，曾經入內參拜者，或許不僅支法領、法業二人，道場寺之僧衆、一般之信衆，參拜華嚴堂者相信爲數不少。

獲見於沙漠中之第二華嚴經——毗盧舍那羅漢與實叉難陀

紀元四〇〇年頃，法顯所見之佛塔、佛殿、僧房完備之于闐王新寺，於經過二百餘年後，玄奘亦翩然而至。玄奘至此拜訪時，其寺名稱爲娑摩若寺。高百餘尺之佛塔聳立著，靈瑞事跡時可聞悉，從佛塔中偶亦放出神光。

其時，王城之南十餘里處有毗盧舍那寺，爲一大寺。此寺即《北史》卷九十七所述之贊摩寺，係于闐國之先王爲毗盧舍那羅漢所建。毗盧舍那羅漢乃來自迦濕彌羅國之比丘，常於林中入定。王爲之建造伽藍，並請其弘揚佛法。其名爲「毗盧舍那」，恰與華嚴經教主同名。

據玄奘之記錄，七世紀前半之于闐，國王頗敬重佛法，自謂即毗沙門天之末裔。國內有百餘伽藍，僧徒五千餘人。與四〇〇年前同爲大乘佛教盛行之國。王城之西

南，於牛頭山之斷崖間，建有寺宇一座，寺內所供奉之佛像常放光明。據云，昔時如來曾至此地爲天人說法。

牛頭山之內亦有石室，有阿羅漢於中入滅盡定，係爲等待彌勒佛下生。雖經數百年，但卻不改其姿態。

唐代時之于闐，有名爲實叉難陀（六五二——七一〇，學喜）者。時則天武后尊崇大乘，欲求《華嚴經》完整之梵本。據云于闐有所珍藏，遂遣使者至于闐，求《華嚴經》之梵本及翻譯者。時應機而來者即實叉難陀。

六九五年，始譯於東都大遍空寺，武后亦自臨御法座，撰寫序文。菩提流志與義淨讀誦梵本，復禮、法藏協助翻譯。六九九年完成於佛授記寺。此即新譯之八十卷《華嚴經》（唐經）。

唐經與晉經兩者比較，唐經文字較流暢，且內容亦自晉經之「八會三十四品」調整爲「九會三十九品」，形態上較爲整然。

七〇四年，實叉難陀爲探視衰邁之高堂老母，遂返回于闐；七〇八年應中宗之請，又至長安；七一〇年十月示寂，年五十九。火葬後惟舌不壞，遂將之送返于闐。又於長安城北門之外，古燃燈臺附近，建造七層寶塔，時人稱之爲華嚴三藏塔。

《華嚴經》爲不可思議之經典。不論晋經或唐經，其梵本皆存於于闐。于闐乃大乘佛教興盛、保存大量大乘經典之所。七九八年，般若三藏所譯之四十卷華嚴經，並非完本，僅〈入法界品〉而已。此四十華嚴經，係七九五年，南天竺烏荼國之師子王，將手書之《華嚴經》梵本呈送唐德宗者。

《華嚴經》之二種梵本皆在于闐被發現，此或顯示著《華嚴經》係於于闐編纂之可能性頗大。且如前所述有關于闐之傳說，所謂毗盧舍那羅漢，恰與《華嚴經》之教主同名。

沙漠中之綠洲于闐，即今之和田縣，雖昔時之城址及寺址皆成廢墟，然此地曾爲信奉大乘之佛教國，且藏有多數大乘經典，其中之一即《華嚴經》。此經之梵本雖歷三百年之久仍存在於于闐，一於四二〇年、一於六九九年分別譯成中國之語言。

讚佛之歌——世間淨眼品

天兵與阿修羅之戰

大戈壁沙漠之綠洲都市——和田（于闐），有一出家不久之沙彌，其名為般若彌伽薄（以下略稱「般若」）。般若頗能嚴守戒律，且時時讀誦《華嚴經》。據稱於于闐藏有不少經藏，如《華嚴經》之原本，若非至于闐則無法獲得。

般若亦於于闐之一寺內所藏經藏中獲得《華嚴經》，且於讀誦時頗有心得。《華嚴經》經文冗長，自始至終詳細讀誦，亦煞費周折。般若費時多年，一心讀誦，常感靈驗事跡。

一日，有不明之異形者二人，出現於般若面前，合掌、禮拜後，於般若之前就坐。般若直覺此二人並非人類，訝異地尋問來自何處。二異形者以手指天，答道：

『我倆本居天上，欲帶法師至寂靜之天界。』

稍事停頓後，又道：

『事實乃天帝遣我倆前來迎接法師。』

因事出突然，且不可思議，因此，般若甚感驚怖，忘然自失。時，聞空中有聲音道：

『不必恐怖，請閉上雙眼。』

般若不由自主地如言閉上眼睛。

一會兒工夫，般若已被帶至天上。但見宮殿華麗、樓閣連立，天帝端坐於寶座上。

天帝見般若至，隨即趨前跪下，說道：

『今，天衆與阿修羅戰鬥，卻屢敗於阿修羅，故想請法師誦讀《華嚴經》，引導天兵，以法力打敗阿修羅。』

般若聞言，遂應允其懇請。

於是，般若乘天車，手持天之幢幡，心中默念華嚴經典，天兵等皆勇猛地向强敵進攻。阿修羅衆見此情況，皆退散而去。

天衆見阿修羅敗退，大喜。對般若道：

『此皆汝之功勞，爲表示謝意，若有所需請直言無妨。』

般若道：『我並不需他物，僅想要「無上之覺悟」。』

天衆道：『汝之所言，非吾等薄力能及，有何吾等能達到之需求？』

般若仍言，除「無上之覺悟」外，並無所求。

不久，般若自天上返回人間之于闐國。所穿之衣服，因染有天上之香，故散發出馥郁之香氣。直至般若死亡，其香氣仍未消失。

般若自天上返歸人間後，經過數年，與佛同樣，右脇而臥，無疾而終。臨終時曾言：

『我將轉生於清淨之佛國土。』

永昌元年（六八九）二月四日，于闐國三藏法師因陀羅波若至長安，止於魏國東寺。時魏國東寺有華嚴宗之大成者賢首大師法藏。三藏法師向法藏提及般若至天上之事，此爲距今三十五年前實際發生於于闐之事跡。（《華嚴經傳記》）

上述之中，天之兵衆與阿修羅戰鬥，因讀誦《華嚴經》而擊退阿修羅之事，即顯示《華嚴經》有擊敗惡魔之力。此雖爲于闐國所發生之事件，由此可獲知《華嚴經》

與于闐國關係之密切。

此外，在韓國，有關華嚴之文獻（高麗均如之《釋華嚴教分記圓通鈔》、《法界圖圓通記》、《法界圖記叢髓錄》）中，有五重之海印三昧，此皆爲帝釋天與阿修羅戰鬥之說。發生於于闐國之天兵衆與阿修羅對戰之事，係住於中國長安之法藏所傳述；五重之海印所說帝釋天與阿修羅對戰之事，係華嚴宗第二祖智儼所說，而流傳於朝鮮半島。有關天帝與阿修羅相諍之事，亦載於《正法念處經》（卷十八）；然卻未言及五重海印之事。此實爲不可思議之事。

雜華莊飾

《六十華嚴經》爲三十四品所成，第一品爲〈世間淨眼品〉。即敍述以淨眼普照世間之佛陀出現於世，即於摩竭陀國尼連禪河畔，佛陀成道處之聚會。經文首先描述佛成道之處——寂滅道場之大地、菩提樹、佛座等情況。

其地金剛，具足嚴淨。衆寶雜華，以爲莊飾；上妙寶輪，圓滿清淨；無量妙色，種種莊嚴，猶如大海……

誠爲絢爛世界之描寫。此外，「以雜華爲莊飾」即華嚴之意。華嚴之梵語

Ganda-vyuha，漢譯爲「雜華嚴飾」。據日照三藏云：vyuha即西國所用以供養之佛具。其形狀，有六重，下寬廣，上窄狹，飾以華寶，一一重內皆安置佛像。（《探玄記》卷一）

以雜華莊飾，即華嚴之意。所謂雜華，即一切花之意。不論艷麗如牡丹，或令人憐愛之野菊等，皆屬雜華。即以一切花裝飾佛陀覺悟之道場。

此道場，不僅以眾寶、雜華莊嚴，且有無盡之寶如雨般紛紛而下，更有光明遍照一切處。佛座背後之菩提樹，亦放出毫光普照十方世界。其樹幹爲清淨之琉璃（青玉）所成，一切樹枝、樹葉、花等皆由寶石嚴飾。佛所坐之師子座，廣如大海，以寶華莊嚴，亦散放著光明。

于闐國般若於天上所見之宮殿樓閣，相信定與此經文中所述之莊嚴世界全然相同。即由寶華、寶輪、妙色、幢、香鬘、寶網、雨寶、華樹、佛力、奇特等十種之嚴淨裝飾而成。不論天上界之莊嚴，或地上界之莊嚴，實際上僅爲一種。

其國土之地下，以風輪、香海、蓮華等裝飾；地上則以妙寶、光明、香河、樹網等裝飾。昔時之綠洲都市于闐，自河中可出產寶石，綠洲之樹木蒼翠，爲旅人眼睛休憩之所。又出產寶石之香河中，時時可見太陽光燦然發亮。于闐之國土，或者的確如

經文中所述之情況。

開淨眼

佛於上述極其莊嚴之寂滅道場菩提樹下開悟。菩提樹之樹幹，由清淨之琉璃（青玉）所成，樹枝由妙寶所成，樹葉如雲般垂下，果實爲摩尼寶珠，自樹上放出亮光，普照十方世界。

佛今坐於師子座。佛爲人中之師子，不論坐於林中，或坐於地面上，其寶座皆稱師子座。佛坐此寶座，毫無所畏，如師子吼般宣示教法。

「不可思議之師子座，猶如大海」，此師子座之不可思議，即能包含一切人類及十方一切諸佛。

佛於此師子座成等正覺。智入三世，悉皆平等；其身充滿一切世間，其音聲響遍十方世界；其智慧遍於虛空，平等救護一切衆生；智慧之光普照闇夜，充滿著無限光明；大開方便門，普化一切衆生。

淨眼之明珠

佛之四周，此時有菩薩、金剛力士、龍神、地神、樹神、藥草神、穀神、河神、海神、火神、風神、虛空神、主方神、主夜神、主晝神、阿修羅神等天地諸神，及夜摩天王等世界諸王聚集一處。時，衆皆交相讚佛，吟唱讚歌。

首先，有善光海大自在天王讚道：

佛難思議無倫匹，相好光明照十方；
大聖世尊正敎道，猶如淨眼觀明珠。

天王之讚歌相續不斷，現僅舉其中較重要者列於後。首先，淨智天王之讚歌：

衆生愚痴瞽心目，無限輪迴生死中；
如來導以清淨道，開示無上最勝門。

衆生因愚痴之故，心眼被蒙蔽，而至於輪迴中轉生不已；佛對此類衆生，特開示清淨之道。

日月天子之讚歌：

痴冥衆生盲無目，爲斯苦類開淨眼；

爲彼示現智慧燈，得見如來清淨身。

如前項所述讚歌，佛爲迷盲愚痴之衆生開淨眼，令其能見如來之淸淨身。本品名爲〈世間淨眼品〉，乃佛爲普照世間而以淨眼示之。

自古以來，有「眼如鏡」之說，若見其眼，即能知其人品，故目光淸澈頗爲重要。此處所謂之淨眼，即指普照世間，救度衆生迷盲之佛。若不以宗教之意義言，即目光清淨者，其心亦淸淨；相反地，心地淸淨者，其目光自亦淸淨。于闐國般若之眼能見來自天上之二位使者，足見般若之眼確爲淨眼無疑。

法雨之雨

其次爲月天子之讚歌：

大慈悲雲靡不覆，佛身難思等衆生；

普雨法雨潤一切，是佛第一上方便。

佛身之應現與衆生之數相等，因此，不論對何等衆生，佛皆能爲之應現。佛身非衆生之眼直接能見，但不論於何處，凡衆生所在之處，佛皆能應現。此與觀音菩薩之應現三十三身完全相同。

何謂法雨？即喻佛之教法如雨。雨，能滋潤衆生及大地，能令草木生長；佛之教法亦然，爲利益衆生之法雨。普降法雨，滋潤一切衆生，乃佛之最上方便。「法雨」之名詞，中國亦用來作爲寺院之名稱，如觀音菩薩之道場普陀山，有法雨寺。

其次，持國乾闥婆王之讚歌：

衆生無量憂苦海，佛能除滅悉無餘；
佛以大慈多方便，能開衆生清淨眼。

所謂乾闥婆，爲gandharva之音譯，佛教天龍八部衆之一，即侍於帝釋天側，司奏音樂之樂人。此王亦說佛爲衆生開清淨眼。

接著金剛眼照力士之讚歌：

如來大聖自在力，充滿一切諸法界；
法身示現無涯際，悉現一切衆生前。

佛之自在力充滿於法界，法身更遍於無限世界，且示現於一切衆生面前。在〈世間淨眼品〉中，相續不斷之讚歌，至普賢菩薩始結束。金剛眼照力士之讚歌終了時，普賢菩薩環視位於佛四周之菩薩、天地諸神、諸天等一切大衆，然後詠唱讚歌。其讚歌之內容謂，淸淨之佛國土，聚滿淸淨之大衆。所有國內之佛弟子，常可聽聞微妙之

佛法，瞻仰師子座上之佛陀。佛坐於師子座上，更遍於一切處，以無限方便，示現菩薩行。並以法性之眼，普視世間；佛身亦充滿十方法界。能護十方諸國土，能除一切災厄難；現自在之身，以清淨音聲說諸菩薩行。見永劫之時於瞬間，觀變化之世相為眞實法性。佛如虛空，清淨無執；化現於世，菩提樹下，成等正覺。以一音聲，盡一切地；一一教法，亦悉無餘。

普賢菩薩讚歎後，從裝飾師子座之妙華、摩尼、寶輪、樓觀等諸莊嚴具中出現海慧超越菩薩等無數諸大菩薩，皆設諸供養。

時，有一切海慧自在智明王菩薩以偈言供養。當此菩薩之讚歎結束後，蓮華藏世界發生震動。此震動乃佛說法前之瑞相。以之令惡魔怖畏，令聽法大衆心安，並為衆多衆生示知說法場所。

於〈世間淨眼品〉中，乃淨眼之出現，即佛出現後，諸菩薩及大衆歡喜相迎，並讚歎佛之偉大德行。

佛未出世時，一切衆生無所依怙；皆如衆盲，於闇夜中行步。佛始出現，如現淨眼，故本品名為〈世間淨眼品〉。佛入涅槃，則言「世間眼滅」。

於于闐國，般若至天上界，因誦《華嚴經》而令阿修羅退散之事，可詳知《華嚴經》之威力；然而，究竟以何因緣而有此經之成立？例如《法華經》，敍述如來以一大事因緣而出現於世，爲開示佛之知見，爲令衆生悟入佛之知見，而說《法華經》。至於《華嚴經》，係以何因緣而示現？有關此事，法藏於《探玄記》（卷一）中，敍說十種緣由，要約如下：

㈠法爾之故：一切諸佛法爾皆於無盡世界轉無盡法輪，非待因緣而說。法爾者，即於自然之情況下說法。諸佛法爾常說，此即《華嚴經》。

㈡願力之故：因如來之本願力，此教法適應衆生之機故說。如〈盧遮那品〉：「十方國土中一切世界海，佛願力自在普現轉法輪。」

㈢機感之故：佛爲應衆生之機，故現身說教。如「佛身充滿諸法界，善現一切衆生前。」

㈣爲本之故：佛最初說此經法，是後再說其他經典，以《華嚴經》爲根本法輪。

㈤顯德之故：爲顯示佛果殊勝之德，令菩薩生信而得悟。

(六)顯位之故：爲顯示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以至佛地階位；又顯示一一階位，若皆能滿，則能至佛地。

(七)開發之故：爲開發衆生心中所具之佛性功德，而依此修學。

(八)見聞之故：爲令衆生能見聞無盡之法門。

(九)成行之故：爲令完成普賢之行。爲說一行即一切行；若能徹悟一行即能至究極。

(十)得果之故：爲令除障而得佛果，故說此經。

法藏以上述之十種緣由，爲佛說《華嚴經》之原因。無盡圓滿之法門，非極位之大菩薩不能理解；如吾等程度低劣，又不修行者，當然無法理解。因此，佛爲說《華嚴經》，令衆生能理解無盡圓融之教法，此爲《華嚴經》成立之因緣。

然而，不能受持《華嚴經》，不能信奉華嚴教示者亦不乏其人。法藏之《探玄記》（卷一）說有五種人：

(一)違眞非器：不發菩提心，不求出離，依傍此經，求名求利，自我莊飾者，非受持《華嚴經》之器，爲名利而說法者爲魔業。

(二)背正非器：詐現大心，僞修邪善，求死後感人天果報；恐墮阿鼻地獄，如提婆

達多者，皆非受持此經之器。忘失菩提心而修諸善根者是為魔業。

㈢乖實非器：依自我之見，以取經文之意，實無法理解高深之教法，此類人等，非受持此經之器。

㈣狹劣非器：不持廣大心，僅求自我之覺悟者，非受持此經之器。如聲聞、緣覺等二乘人，不聞此經之教法，何況受持！

㈤守權非器：未完成長遠之修持，即未入初地之菩薩，非眞正之菩薩，此種人亦非受持此經之器。

聽聞《華嚴經》之教法，且能付諸實行者，無有不信奉此經者。

「雖在於大海，及劫盡火中；
決定信無疑，必得聞此經。」（《十地經論》卷二）

如此，雖處於大海與劫火之中，而能信奉無疑者，方能聽聞此經之教法。于闐國之般若，實為《華嚴經》之「器」。般若能一心誦此經文，以其讀誦力而感應天上，以至帝釋天派遣二位使者至般若處。即使處於大海與劫火中，般若對此經之信心絕不退失。因此能至天上，令阿修羅敗退。又般若所求者乃無上之覺悟，於其他則一無所求。

此經第一品〈世間淨眼品〉中亦出現有阿修羅。雖身爲惡鬼，但對以世間之淨眼而示現之佛陀所具之智慧，亦不免要表示讚歎。以「惡魔身而讚歎佛陀」之形態出現者，即本品之所說。

從大菩薩、一切諸神，以及諸大王等之聚集，共爲讚歎佛陀智慧而開始之《華嚴經》，其構成之規模，堪稱龐大。

世間之一切森羅萬象，不論樹木、森林、河川、大海，聚集所有一切能生或所生而成之一大曼荼羅之世界，即此〈世間淨眼品〉。其中，以佛陀爲中心，相續不斷之讚佛歌聲，形成一龐大合唱團，《華嚴經》之序幕亦由此而揭開。

世界之莊嚴——盧舍那佛品

提雲般若與華嚴部經典

翻譯八十卷《華嚴經》之實叉難陀，係于闐國出身；於洛陽魏國東寺翻譯華嚴系經論之提雲般若，亦爲于闐人。不可否認的，于闐與《華嚴經》有著深切之關係。提雲般若（天智）學通大小乘教法，長於咒術，亦善禪觀，實非僅爲「學者」而已。於永昌元年（六八九）至洛陽，謁見則天武后，武后勅命住於魏國東寺。魏國東寺，係武后爲其逝於咸亨元年（六七〇）之母楊氏所建之寺院，初名爲太原寺。垂拱三年（六八七）改爲魏國寺，載初元年（六九〇）改爲崇福寺。太原寺因分設於東西兩京，故魏國寺亦成東西兩魏國寺，於洛陽者爲魏國東寺、於長安者爲魏國西寺。

提雲般若抵「魏國東寺」之前，地婆訶羅（Divakara、日照三藏）於其前身

——東西太原寺從事翻譯。東西太原寺（東西魏國寺）中設有譯場，於中從事譯經。如中宗神龍二年（七〇六），菩提流志（Bodhiruci）譯出《大寶積經》。是後，般若三藏譯出《四十華嚴》亦於此寺。華嚴部經典之翻譯與此寺之密切關係，實有特別注目之必要。

至於提雲般若所譯者爲何？與「華嚴」相關者有下列兩種：

《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佛境界分》　一卷（或曰二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　一卷

前者於永昌元年（六八九）洛陽之魏國東寺，後者於天授二年（六九一）同寺（時魏國東寺已改爲大周東寺）譯出。（《大周錄》卷二）

《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佛境界分》不僅提雲般若之譯本，實叉難陀亦有譯本。二人皆出身於于闐，同樣譯出與華嚴相關之經典，此實爲此經流布於于闐之證據。

此經與六十卷或八十卷之《華嚴經》之各品並未完全雷同。即敍述佛陀入於如來不思議佛境界三昧，於相好中示現十方諸佛刹，以及過去修行之種種情況。可說即相當於大本《華嚴經》之序品，亦可認爲係《華嚴經》之縮圖。

《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亦屬華嚴部之小經典，即敍說慈心之重要，並讚歎實

踐慈心者之德行。

莫高窟之盧舍那佛像

敦煌莫高窟之第四二八窟，爲代表北周之最大洞窟。此洞窟之南壁中央部分有一幅奇異畫像，即上至天界，下至地獄等三界六道之情況，全描繪於佛陀身上。即上邊肩部畫諸天，中央部分畫須彌山及阿修羅，下邊之衣服部分則畫人、畜生、餓鬼等。或有人謂，此佛像可能即華嚴教主盧舍那佛。

與此像類似者，於克葸（kizil）、龜茲等之壁畫中亦可獲見。又佛像頸部折返之通肩，與于闐之像相同。（石田尚豐《華嚴經繪》至文堂）

于闐出身之提雲般若，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佛境界分》中，敍述佛於菩提樹下，入不思議佛境界三昧，於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中，顯現佛過去修菩薩行時之種種情況。即自光照王之因緣開始，乃至究竟之寶光如來爲止之各種苦行。亦即顯現捨棄頭目、手足、身分、妻妾、男女、奴婢、僮僕、作使、大位、宮殿等等情況。

於佛陀來說，乃將其過去修行時之各種情況，示現於身相中；於毗盧舍那佛來說，則於身相中示現諸天以至地獄等三界六道之情況。

西域地方之毗盧舍那佛爲立像。長安常樂坊趙景公寺華嚴院中，眞鍮之盧舍那佛亦爲高六尺之立像。若雲崗石窟第十八窟之本尊之立像爲盧舍那佛，則知南北朝以至初唐，盧舍那佛之像皆爲立像；是後之唐代，以及日本之像則爲坐像，兩相比較，實爲耐人尋味之事。

毗盧舍那佛之「毗盧舍那」（vairocana），譯爲光明遍照。依據法藏之解釋，於光明中有智光與身光二種。「智光」中亦有照眞理之光與照一切衆生之光等二義；「身光」中亦有常恆不斷之光，以及依此光能令衆人覺醒等二義。又智光與身光爲一體無礙，充滿法界，且能於一切衆生前，自其身相中放出光明。

於華嚴中，毗盧舍那佛不僅爲報身，亦爲通於一切之法身。不論佛、衆生或國土，一切可視爲皆係毗盧舍那佛之示現。有關毗盧舍那佛之敍述，即《華嚴經》之〈盧舍那佛品〉。

蓮花之花瓣

於〈盧舍那佛品〉中，諸菩薩及世界諸王，向佛請問有關佛之境界、佛之光明、佛之音聲，以及世界海、衆生海、佛海等，究竟爲何？在一片請問之場面中，即展開

〈盧舍那佛品〉之敍述。

其時，世尊自口齒間放出無數光明，此爲淸淨無礙、充遍法界之光明，亦爲莊嚴法界之光明。自口齒間放出無數光明之形像，著實絢爛無比。此光明遍照於一切國土。

凡見此光明之諸菩薩，皆能洞見蓮華藏世界。有一菩薩於感激之餘，說道：

無量劫海修功德，
供養十方一切佛；
敎化無量衆生海，
盧舍那佛成正覺。

盧舍那佛經無限長之時間，修持功德，供養一切諸佛，救度一切衆生，始覺悟成佛。

接著又道：

盧舍那佛大智海，
光明普照無有量；
如實觀察眞諦法，

普照一切諸法門。

盧舍那佛放出無限光明，如實地觀察眞諦法，而說一切教法。

於此蓮華藏莊嚴世界之東方，有淨蓮華勝光莊嚴世界，南方有衆寶月光莊嚴藏世界，西方有寶光樂世界，北方有琉璃寶光充滿藏世界；又其東南方有閻浮檀玻瓈色幢世界，西南方有普照莊嚴世界，西北方有善光照世界，東北方有寶照光明藏世界，下方有蓮華妙香勝藏世界，上方有雜寶光海莊嚴世界。於此諸世界中，有佛國土，且各有其佛名、菩薩名，以及所有眷屬。

此諸世界及佛國土，其數無量；佛國土中菩薩亦無數。此無數諸菩薩，又各率其無數眷屬菩薩，於其間結跏趺坐。此時，結跏趺坐之諸菩薩，各從其毛孔中放出光明雲，又從其光明中生出無數諸菩薩。與此同時，現出無數佛國土；其佛國土中，又現出三世諸佛之形像。此時，諸佛各說諸種教法，教化衆生，以滅衆生之諸惡道苦。

其時，世尊自眉間白毫相中放出光明，遍照一切佛國土。其佛國土中，各生大蓮華。從大蓮華之莖中生諸寶石，蓮葉則覆住一切法界，蓮華之臺係由砂金所成。法藏解釋此蓮華道：

蓮華者，開敷之故，出三乘之水故，不染之故。爲衆聖之蜂，採證之所故。

（《探玄記》卷三）

蓮華之開花，能遍覆一切，故有開敷之義。蓮華能出三乘之水，其水最後亦歸於一乘。蓮華花色潔白，不受污染；其花有微妙之美，故爲羣蜂求蜜之所，此乃表示蓮華之受重視。

世界方圓如水

時，從佛之眉間生出一大菩薩，其名爲一切諸法勝音菩薩。此菩薩以偈文讚佛道：

佛身充滿諸法界，
普現一切衆生前；
應受化器悉充滿，
佛故處此菩提樹。

此即爲盧舍那佛遍滿法界之示現。佛身遍滿法界，同時又應現於衆生之前，甚且不曾離開菩提樹下正覺之座。

其次，有勇猛、不知怖畏之師子炎光奮迅音菩薩說道：

盧舍那如來，轉清淨法輪；
一切法方便，如來雲普覆。

此即敍述盧舍那如來之轉法輪。謂盧舍那如來說法，不僅爲衆生而已，同時普及於法界一切、山川草木等。能爲此世界之所有一切遍轉法輪者，即盧舍那如來。所謂法輪，即指佛之教法。佛之教法圓滿，且具諸功德，能破衆生之惑障，而令至佛果，故稱爲法輪。莫高窟盧舍那佛之腹中，所以能容納六道之世界，即盧舍那佛之教法遠及天界以至地獄之故。

時，普賢菩薩坐於獅子座，入一切如來淨藏三昧。諸佛皆讚歎普賢菩薩之進入三昧，並以智力加持之。十方諸佛更伸手爲普賢菩薩摩頂，衆中菩薩皆以偈文讚歎之。普賢菩薩承佛之神通力，欲爲大衆敍說諸佛清淨不可思議之智慧。

普賢菩薩自三昧起，時世界六種震動，一切如來大衆海中，雨十種寶王雲。普賢菩薩欲令大衆歡喜，以偈文說道：

諸佛深智功德海，
充滿無量無邊刹；
方便隨衆所應見，

盧舍那佛轉法輪。
接著，普賢菩薩更爲之說十種世界海。所謂十種世界海，即：⑴說世界海，⑵起具因緣世界海，⑶住世界海，⑷形世界海，⑸體世界海，⑹莊嚴世界海，⑺清淨世界海，⑻如來出世世界海，⑼劫世界海，⑽壞方便世界海。此十種世界海，已成、今成、當成。此諸世界海，以無數因緣具故成立。
時，普賢菩薩告諸菩薩道：
佛子！諸世界海有種種形，或方或圓，或非方圓，或如水之洄澓，或復如華形，或有種種衆生之形者。
即謂於世界海中，有方形者、有圓形者，亦有非方非圓者；有如水之廻轉者，有如花之形狀者，亦有如衆生之形者等等。
接著，普賢菩薩又說世界海之體、世界海之莊嚴、世界海之清淨、世界海之諸佛、世界海之劫等。所謂世界海之「海」者，法藏之說明爲「繁多奧積，深廣難窮，名海。」(《探玄記》卷三)
所謂世界海，即說世界海之深邃、廣大、無限。

佛國土者爲畫師之所造

普賢菩薩接著又告一切大衆道：

諸佛子！

當知此蓮華藏世界海，

是盧舍那佛本修菩薩行時，

於阿僧祇世界微塵數劫之所嚴淨。

即說蓮華藏世界乃盧舍那佛於修菩薩行時，經長時間所莊嚴之世界。此蓮華藏世界係由無數風輪所撐持。此世界中，有鐵圍山、香水海、香水河、寶樹等。此等或由想像而生出者，然亦或撰〈盧舍那佛品〉之處，有類似之山、河、池等存在。

普賢菩薩又道：

種種華香及幡蓋，

一切菩薩充法界；

能說一切語言海，

是盧舍那轉法輪。

即說諸多菩薩各持華、香、幡等，遍滿一切世界，其中，盧舍那佛以各種語言說諸教法。此實爲絢爛華麗之莊嚴世界。

此世界中有香水海。其海爲衆寶所飾，海岸由摩尼珠造成，地面上覆以諸寶羅網。海中充滿寶水，岸邊數滿花朵，栴檀之香更盈溢於水中，處處皆可聽聞佛之音聲，此即爲香水之寶海。

接著普賢菩薩又道：

盧舍那佛過去行，
令佛刹海甚清淨；
無數無量無邊際，
彼處一切自在轉。

此香水海之所以清淨，乃盧舍那佛過去之修行。以過去修諸菩薩行，而令香水海清淨，實爲一重大之事。可知以修行而令世界清淨，頗爲重要，因修行非僅爲個己之完成，實乃爲世界之完成。

香水海中有香水河。此香水河，乃自佛眉間之白毫相所流出。香水河所流經之

處，皆飾以金剛寶華，其地並以砂金鋪之。

經文中接著又敍說無數之香水海及世界。此諸佛國土，果眞乃現實存在之客觀世界否？經文接著又說道：

猶如工幻師，能現種種業；
如是衆生業，佛刹不思議。
如是彩畫像，知是畫師造；
如是見佛刹，心畫師所成。
衆生心不同，隨起諸妄想；
如是諸佛刹，一切皆如化。

此即說使用幻術，能造諸物；又如畫師所畫諸像，諸佛國土，皆由衆生心之所造。一言以蔽之，即由心所造出之諸佛國土，有各種形狀存在。

所謂佛國土，一方面係因盧舍那佛之清淨所成，一方面則因衆生心之所造，如幻之化現。即絢爛華麗之清淨佛國土，爲盧舍那佛之所造；餘諸國土則因衆生心之妄想所成。

精進之力——普莊嚴童子

清淨之佛國土，爲佛所造；汚染之國土，爲衆生所造。又國土之成立，以及國土之壞滅，皆由衆生之業所起。經文至此，則由敍說絢爛豪華之佛國土，轉而敍說暗闇之國土情況。

或有佛刹起，泥土不清淨；

離明常闇冥，罪衆生所住。

此即爲暗黑之國土。由闇至闇，爲晦冥所籠罩之國土，即闇夜之世界。爲犯罪衆生所住之世界。

或有泥土刹，煩惱大恐怖；

樂少憂苦多，薄福之所處。

此即爲泥沼之世界。爲煩惱所逼，受苦多，無幸福之世界。亦即閻羅王所處之地獄，爲受饑、渴等苦之處所。

接著，敍述苦樂共存之世界，以及光明輝映、寶香四溢之極樂世界。普賢菩薩所祈願之世界，即此清淨之國土，此即爲「佛國土」。

所謂國土，有各色各様之國土。

或國土無佛，或國土有佛；

或國土一佛，或有無量佛。

有佛之國土、無佛之國土、一佛之國土、無量佛之國土，可謂國土之形形色色。曾是佛教國，而又繁榮之于闐國，有無數諸佛存在。

其中，經文又敍述淨光普眼世界海。此世界海乃類似極樂淨土之殊勝世界。此國中有一林觀，林觀之東方，有焰光城；南方有樹華嚴城。此外，亦有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八部衆之城。

此中，焰光城有王名愛見善慧王。此王統率百億之城，擁有三萬七千夫人采女，二萬五千子。其次子名普莊嚴童子。此童子因善根深厚，能深入三昧中。其讚佛之音聲，能響徹國中。愛見善慧王聞悉，亦甚歡喜，更以偈文頌之。於是，令清淨城域，掃除街道，以衆寶莊飾之。而後與妻子、眷屬等共詣佛所。

其時，佛爲教化衆生，而說示教法。聞佛說法後之普莊嚴童子，復入三昧中，能見一切諸佛過去之功德海。普莊嚴童子又說偈文讚之，令一切衆生起道心。佛因此更爲童子說法，道：

解怠者不能，解深方便海；

精進力成就，能進佛世界。

此即謂依精進力能入佛之世界。

因佛之教法，普莊嚴童子得入一切法普門歡喜藏三昧，乃爲能令一切衆生歡喜之三昧。普莊嚴童子者，普莊嚴童子者，實爲修行者之代表。即童子深入三昧，爲自利行；以偈文將教法示之大衆，爲利他行。兼修自利、利他二行者，即此普莊嚴童子。〈盧舍那佛品〉，在最後敍述「一修行者」完成其修行後，即告結束。

無邊之光明——如來名號品・四諦品・如來光明覺品

換頭之求那跋陀羅

位於湖北省中南部之江陵，爲長江沿岸之都市，昔時稱爲荊州，爲中國南北交通之要地。今以荊州緞子、卷畫等器聞名。

此荊州之地，於西元五世紀中葉，爲南譙王義宣之轄地。義宣爲一佛教信者，有遠自錫蘭（斯里蘭卡）來中國之求那跋陀羅（Gunabhadra），義宣頗敬重之，特於辛寺增築房舍，供其安住，並推展經典之翻譯事業。求那跋陀羅於此譯出《過去現在因果經》等多數經典。弟子法勇亦協助翻譯，法勇曾留學印度，通曉梵語。

時，義宣曾請求那跋陀羅開講《華嚴經》，然因求那跋陀羅對於中國語言並不十分流暢，頗感困惱。因欲以異國語言開講，語言若不通順，實爲一大障礙。因「講

說」實比僅用眼睛閱讀，再做翻譯還要困難太多。翻譯經典時，有梵漢皆通之法勇協助，而講說則需獨自承擔，實非易事。

而《華嚴經》又是義理深奧。

求那跋陀羅爲中天竺人，婆羅門出身，幼時即學遍天文、醫學、咒術等，於偶然中涉獵佛教經典，即深自期許。然家人卻不允許其出家爲佛教沙門。無奈之下，便離家隱遁，後入佛門出家。

求那跋陀羅出家後，先學小乘經典，後欲進學大乘，其大乘師告曰：

『欲求大乘，先探取經匣。』

求那跋陀羅遂於經匣中，順手取出一部經典，是爲《華嚴經》，其師說道：

『汝與大乘之因緣頗深。』

求那跋陀羅於是開始研讀《華嚴經》，是後更能開講《華嚴經》。當然，求那跋陀羅於印度開講，係用印度語言講說。

如此，與《華嚴經》因緣匪淺之求那跋陀羅，遠來中國以後，又被邀請講說，難免心中躊躇不決。於是，求那跋陀羅遂向觀音菩薩祈求冥應。朝夕禮拜，祈求菩薩賜予神通力。

觀音菩薩，即《華嚴經．入法界品》所說之菩薩。於〈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至補怛洛迦山（Potalaka，光明山），於山之西側巖谷、金剛寶石上，謁見觀音菩薩，乞求菩薩垂示教法。時菩薩曾說道：

願諸衆生，若念我，
若稱我名，若見我身，
皆得免離一切怖畏。

求那跋陀羅於困惱中猝然憶起此事，即觀想觀音菩薩、稱念觀音菩薩，觀音菩薩，能除去衆生之一切怖畏及罣礙。於是，求那跋陀羅一心祈願。

一日夜裏，於夢中見一人來，其人身著白衣、手持利劍，並抱一「人頭」。至求那跋陀羅面前，問道：『因何事憂慮？』

求那跋陀羅遂將講說《華嚴經》之事說出。於是，白衣人口說：『不必多憂！』手中利劍已將求那跋陀羅之首級砍下，隨即將所抱人頭換上。白衣人於換好頭後，又令將頭左右轉動，並問：『痛否？』求那跋陀羅答以：『不痛。』

於白衣人消失之瞬間，求那跋陀羅豁然覺醒，心中甚感愉快。翌朝，即能以中國話開講《華嚴經》。

於求那跋陀羅夢中所現之白衣人，無疑地即爲觀音菩薩之化身。觀音菩薩爲求那跋陀羅另裝新頭，令之能以中國話講經。此實爲《華嚴經》所說，觀音菩薩之能托夢。求那跋陀羅至廣州時，爲元嘉十二年（四三五），作夢之事或爲元嘉末年（四五一）之時。時距至中國已歷十數年，或此時已能以中國話開講經典。

此外，求那跋陀羅曾於海中稱念觀音菩薩名號因而獲救，事載於《高僧傳・求那跋陀羅傳》中，由此可知求那跋陀羅與觀音菩薩結緣之深。且觀音之信仰並非緣於《觀音經》，乃緣於《華嚴經》中所說之觀音菩薩。

《華嚴經》之譯出，雖始於四二〇年，然有關《華嚴經》研究之盛行，或於二、三十年後之事。法業著有《華嚴旨歸》，其弟子曇斌亦爲《華嚴經》之研究者。曇斌於出家後，曾住江陵辛寺研究經論，或於初會求那跋陀羅時，始知其名，令華嚴之研究急遽展開者，求那跋陀羅之貢獻頗鉅。

佛名無盡——名號品

世界中，自娑婆國土開始，有無數世界。其無數世界中，佛之名號亦無數。此乃如來以身口意三業爲令衆生知如來教法所示現者。〈如來名號品〉，乃說如來之身業

遍滿一切處，普示一切衆生。「名號」者，係依如來之身業所成，故此品中敍說如來之各種名號。求那跋陀羅曾讀誦《華嚴經》，或者求那跋陀羅亦曾驚訝於如來名號之多。

「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初始得佛，普光法堂，坐蓮華藏師子座上。」由此經文開始，即爲〈如來名號品〉第三。

佛於普光法堂宣說教法，此即普光法堂會之始。普光法堂會計有㈠如來名號品、㈡四諦品、㈢如來光明覺品、㈣菩薩明難品、㈤淨行品、㈥賢首菩薩品等六品。華嚴宗大成者法藏將此六品分爲：前三品係爲「信」之對象——如來之身（名號品）、語（四諦品）、意（光明覺品），後三品則爲「信」自體之解（明難品）、行（淨行品）、證（賢首品）。

普光法堂蓮華藏之師子座上，佛端正地坐著，其四周集滿來自各世界之菩薩。其名爲文殊菩薩及覺首、財首、寶首、目首、進首、法首、智首、賢首等諸菩薩。此諸菩薩與無數諸菩薩皆遠自各國土參謁而來，禮拜佛足，虔敬供養後，皆於佛之四周結跏趺坐。可謂係來自宇宙盡頭之菩薩大集會。

此時，文殊菩薩承佛威神力，觀察大衆後感歎地說：

『何等殊勝之事啊！如此諸菩薩之大集會，可謂前所未有。』

衆生之能力、性質、想法各均不同，佛爲教化此此等衆生，而爲現各種身，以各種名而教化之。

此即佛之名號所以如此之多。例如佛又稱爲悉達、滿月、師子吼、釋迦牟尼、神仙、盧舍那、瞿曇、大沙門、最勝、能度等，其名號可及一萬之數。僅此一世界，佛之名號即有一萬種。至於其他世界之佛號亦有一萬種。此世界者，有善護國、難養國、佛慧國、師子言國、安寧國、喜樂國、堅固國、須菩提國、炎道國、持地國等，僅此娑婆世界，即有無數諸國，其國各自有無數種佛之名號。娑婆世界之東、西、南、北，亦有無數諸世界中，此諸世界，亦各有難以數計之佛名號。

如此，爲何國土及各場所不同，則佛之名號即相異？於〈如來名號品〉之結尾，有如下數語：

「是皆如來爲菩薩時，有因緣者爲度此故，種種方便，口業音聲，行業果報，法門權道，諸根所樂，令諸衆生，知如來法。」

此即謂佛於修行菩薩道時，因濟度衆生之因緣，爲救度各種不同之人，而用各種方便法，說各種法門，且改變各種形象，說淺易之法，應衆生之能力，令能理解佛之

教法，因此之故，佛之名號亦各有不同之稱呼。

四諦之不同名稱。即前品（章）中，爲說法者之不同名號，此品則爲所說之眞理之不同。

無量之眞實——四諦品

〈名號品〉中述說有關佛之無數名號，其次之〈四諦品〉，則詳明各世界中有關四諦之不同名稱。即前品（章）中，爲說法者之不同名號，此品則爲所說之眞理之不同。

佛陀覺悟後，最初之說法爲四諦八正道。四諦又稱爲四聖諦，即四種殊勝之眞理之意。諦者，即眞理，或眞實之意。四諦者即㈠苦諦、㈡集諦、㈢滅諦、㈣道諦。苦諦者，說明「人生是苦」之眞理。集諦者，說明「苦之原因乃爲無明」之眞理。滅諦者，說明滅除煩惱之理想境界。道諦者，說明達到滅諦之理想境界，應修持何種法門。又苦諦者，即受苦之現實人生；集諦者，即說明所以迷惑受苦之依據。苦諦與集諦乃凡夫流轉之形象，即述說迷惑之實相。相反地，述說理想境界，以及如何達到此理想境界之方法，即爲滅諦與道諦，此乃說明覺悟者之形象。

敍述此四諦有無數之名稱者，即爲〈四諦品〉；說此法者，爲文殊菩薩。

首先，說明娑婆世界中之苦諦，爲害、逼迫、變異、境界、聚、刺、依根、不

實、癰、童蒙行等。其中，變異者，即自身所愛者，或執著者，將起變化而至破滅。聚者，即生老病死等四苦，或八苦，聚集而成。依根者，依於苦而生一切惡，根爲苦之意。或謂依六根等感覺器官而生種種苦。癰者，即惡性之腫塊，生此腫塊，能令人痛苦，此乃苦諦之示現。最後之童蒙行者，即如童子無知之行，亦能致苦。此外有關苦諦之名稱，從字面上即能了知其意。

娑婆世界之「娑婆」者，爲梵語saha之音譯，堪忍之意，又譯爲忍土、堪忍土等。即出生於此現實世界之一切人等，堪於忍耐一切苦，故稱爲娑婆。說明苦諦之十種事項，確實詳細地顯現出忍土之一切苦。

上述之求那跋陀羅，遠自印度抵達廣州，又漂流至建康、荊州等地，於此「堪忍土」之狀況，想求那跋陀羅亦十足地體驗著。

其次之集諦，又稱爲火、能壞、受義、覺、方便、決定、網、念、順衆生、顚倒根等。全皆爲說明苦惱之原因之用語。

滅諦者，又稱爲無障礙、離垢淨、寂靜、無相、不死、無所有、因緣斷、滅、眞實、自然住等。此等名稱皆說明覺悟之境界，及滅除煩惱之狀況。

至於道諦之別名，有一乘、趣寂靜、引導、究極希望、常不離、能捨擔、至非

趣、聖人隨行、仙人行、十藏等。此十種名稱，皆說明如何達到覺悟境界之方法。能捨擔者，即能捨棄「擔」之謂。擔者，擔負、背負。生於忍土之一切人等，肩上擔負者「幾時方能卸下都不知」之重擔，甚至於需背負至死方休。有名之德川家康，其「遺訓」曾道：

人之一生，

如背負重荷行遠路，

急不得。

捨棄背負，即能「捨擔」者，亦爲說明道諦之用語。至於最後一項之「十藏」者，即《華嚴經・菩薩十無盡藏品》中說之十種「藏」，此項留待後面說明。

此娑婆世界中，有關「四諦」之名稱，有四十億百千那由他之數，實可謂爲「無數」。佛之名號爲無數，所說之眞理亦無數，由此可知《華嚴經》敎法之雄渾、之廣大。

何以《華嚴經》要說如此無數之眞理?乃因人生中有無數「事實」之故。若爲事實，內心平安爲事實，爲求幸福亦爲事實，可說人生之中，一切之一切皆爲事實之故。

如此，敍述無數之「事實」，當苦痛來臨時，則能認淸苦之事實而面對之。因此，吾等生活，不特定、且多數之各種需求，亦能因而獲得解決。身、語、意三者若能調和，則定能除去諸種惡行。

〈四諦品〉中所說之各種事實，可說即爲人生旅程中之各種顯現。或且能因述說各種眞實狀況，而令衷心能獲得安穩，能充實，於「忍土」之中，堪於忍受各種苦。於娑婆世界中，敍述各種四諦之名稱，相同地，東方之密訓世界、南方之最勇世界、西方之離苦世界、北方之眞實境世界等無數世界，亦各同樣敍述著無量之有關四諦之名稱。

光明無量——如來光明覺品

《華嚴經》除說如來之名號及四諦之名稱無量無數外，又廣說如來之光明亦無量，此即〈如來光明覺品〉。

時，佛自兩足千輻輪相放出無量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佛端坐於師子座，無數聖者圍繞四周。因佛之威神力，十方各有一大菩薩，率無數菩薩至佛所拜謁。此諸大菩薩即文殊師利、覺首、財首、寶首、德首、目首、精進首、法首、智首、賢首

等，各從金色、寶色世界等諸國土雲集而來。

時，文殊菩薩以偈文讚歎佛德。

文殊菩薩之讚歎結束後，佛之光明，更普照於十方諸國土；光明遍照後，各處之文殊菩薩，再以偈文讚歎佛德。如此數度反復，佛之光明遍及無限大千世界。讚佛之偈文有：

離愛諸煩惱，長流永不轉；
正覺解諸法，度無量衆生。

即讚歎如來已棄愛著與煩惱，永不再流轉生死，已眞實地覺悟，且能救度無量衆生。

接著又讚道：

非以相好爲如來，
無相離相寂滅法；
一切具足妙境界，
隨其所應悉能現。

此說明非以諸相好爲如來，眞正之如來乃無相、離相，入於寂滅。此無相離相之

如來，又具足一切微妙之境界，能應衆生之願求而示現各種身相。

何以佛陀需示現各種不同之身相？此乃因衆生墮於苦海受苦之故。

見彼苦衆生，孤煢無救護；

永淪諸惡趣，三毒恆熾然。

無間無救處，晝夜常火焚；

誓度斯等苦，是則佛境界。

於忍土中受苦之衆生，無可依賴，孤獨求生。既無能救者，又無保護者。僅各自墮於地獄或餓鬼道中受苦，心中更常燃著貪、瞋、痴諸毒。衆生如此晝夜不停受著毒火燃燒之苦。佛見此受苦諸衆生，即誓願爲救度之。此即爲佛之境界。

慧者見斯苦，爲之設法橋；

大悲演說法，是則佛境界。

此即說明佛因見衆生受苦，於是爲之建設「法橋」。法橋，即說由此岸渡至彼岸之法，且以大悲心演說之。

如此，吾等衆生應如何修持，方能達覺悟之彼岸世界？

從始供養佛，樂行忍辱法；

能入深禪定，觀察眞實義；
悉令一切衆，歡喜向如來；
菩薩行是法，速逮無上道。
若能依此偈文實踐，則必能至最高之覺悟。
即首先要供養佛。開講《華嚴經》之求那跋陀羅，「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高僧傳》卷三）經常手持香爐，以香供養佛。
其次之「樂行忍辱法」，求那跋陀羅亦爲修忍辱行者。彼自錫蘭（斯里蘭卡）來，欲至廣州，於航海途中，突遇海風停止，而船上所積飲料水又已用竭，船員及船客均不知該如何，似乎皆悉於大海中待死。時，求那跋陀羅告大衆道：
『大家同心並力念十方佛，稱觀音菩薩名。』
於是，大衆同聲稱念觀音菩薩，俄而，海風吹起，密雲湧至，而大雨傾盆。如此，大衆皆得九死一生。至中國上陸後，其難行之事，更非筆舌能盡。似非如此徹底修忍辱行，則翻譯事業亦難以完遂其事。
此外，深入禪定，觀察眞實義，更爲當然之事。屢見求那跋陀羅發揮神通之力，實即爲深入禪定、修鍊而來者。於深定中，能使氣統一，且能將氣放射於外。求那跋

陀羅所表現之超能力，不即為其結果耶？

文殊菩薩以偈讚歎如來之無量光明畢，此〈如來光明品〉亦告結束。

由〈如來名號品〉、〈四諦品〉、〈光明覺品〉中，可獲知佛之名號、佛所說之四諦法之各種名稱、佛之光明等，皆無量無邊。亦可知佛之身、口、意業亦無量。

如上所述，佛無量、說法無量、光明亦無量之世界，即《華嚴經》所說之世界。

無礙之境界——菩薩明難品

無礙之面具——新羅元曉

韓國慶尚北道之觀光地，古都慶州市之九黃洞，有國寶——芬皇寺石塔。芬皇寺爲創建於新羅善德女王三年（六三四）之名刹。爲現存新羅之古塔中，最古之建築物。原有七層之塔，現僅存三層。第一層之四周，有花崗岩所造之龕室，其左右各嵌有「刻著一尊矮小身材之仁王立像」之花崗岩，仁王像係作爲護法神之用。

芬皇寺原爲與皇龍寺並列之莊嚴寺刹。新羅出生，曾經注釋《華嚴經》之偉大佛教家——元曉（六一八——六八六），亦曾住於芬皇寺。元曉對於《華嚴經》中所說「無礙自在之思想」，頗有興趣。不論出家過持戒之生活，或著俗服過在家之生活，對元曉來說全皆自由自在。曾私通於瑤石宮孀居之王女，而生一子名薛聰。元曉自稱

非僧侶，而以居士自居。

曾經，元曉與一「歌舞伎」演員來往，其演員手持一演戲用之面具，其面具爲瓢所製成，頗大，面具之形狀甚怪，元曉即仿此而作一同樣之面具，並取名爲「無礙」。元曉帶著面具，邊歌邊舞。是後，元曉所唱之歌亦逐漸廣爲流傳。元曉帶著面具至各村莊歌舞，且弘傳佛教。因此，偏僻鄉下之村民，雖無學識，但卻皆知悉佛號，且皆能唱念「南無阿彌陀佛」。

元曉之名面具爲「無礙」，乃依據《華嚴經》之經文而來。《華嚴經》自此即敍述其內容，爲〈菩薩明難品〉。據賢首菩薩言：

「文殊法常爾，法王唯一法；

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

無礙之人，以一法（一道）出於生死，而得自在無礙。生死爲束縛；無礙之人，不爲一切束縛所縛。能得無礙者，即爲能悟。因此，元曉名其面具爲「無礙」，帶著面具，離去束縛與拘泥，而於舞踊中念佛。元曉者，豈非即〈菩薩明難品〉中所說之無礙人。

髑髏之水——唯心之道理

文殊菩薩所讚歎之「如來之光明」，無不令衆生生起淨信。爲開覺衆生之淨信，必須令能信之智慧顯現，敍說此理者，即〈菩薩明難品〉。實則〈明難品〉、〈淨行品〉、〈賢首品〉等三品，皆說明如何令「信」得以顯示。其中，〈明難品〉說明信中之「解」，〈淨行品〉說明信中之「行」，〈賢首品〉說明信中之「德」。（《探玄記》卷四）

〈明難品〉之品名中，所謂「難」者，即經中所說之「十種甚深」；「明」者，即顯揚之意。〈明難品〉，即顯揚十種甚深之意。所謂「十種甚深」，即下列所述之十種：

㈠緣起甚深，覺首菩薩說。
㈡教化甚深，財首菩薩說。
㈢業果甚深，寶首菩薩說。
㈣說法甚深，德首菩薩說。
㈤福田甚深，目首菩薩說。

㈥正教甚深，進首菩薩說。
㈦正行甚深，法首菩薩說。
㈧助道甚深，智首菩薩說。
㈨一乘甚深，賢首菩薩說。
㈩佛境界甚深，文殊菩薩說。

說明顯示此十種甚深者，即爲〈明難品〉之課題。

首先，第一項說「緣起甚深」。對於「心性是一，爲何能生種種果報？」之問題，覺首菩薩爲說「如實之性」。

譬如駛水流，流流無絕已；
二俱不相知，諸法亦如是。

水急速地流，流著流著，不曾停歇，前流與後流亦彼此互不相知，一瞬又一瞬地生滅不已。水之流動，依據華嚴學之解釋，即因「相由」之故。因後水之推動，而前水始能不停地流著；或因前水之牽引，而後水始能不停地流著。前水、後水互相依恃，故稱爲「相由」。或云因風動而水流，因風動而起浪；或云因地面之高低而水流。

觀此水之流動，恰如吾人心念之動轉，永不間斷地。

第二項之「敎化甚深」，乃文殊菩薩問：「如來如何敎化衆生？」財首菩薩爲之作答：

一切世間法，唯以心爲主；

隨樂取相者，皆悉是顚倒。

世間一切所有，皆由自心之變化所作，即以心爲根本。但因凡夫不明唯心之道理，乃隨欲樂等念之生起，而執著其相，此皆爲顚倒，實際上一切皆是空，又執一切空爲有。

「一切世間法，唯以心爲主」，此乃〈菩薩明難品〉中所說，新羅之元曉，對於此間義理定有深刻之體認。原因是，元曉本與義湘相偕赴中國（唐）遊學，途中，元曉突然改變志向，放棄入唐。有關詳細情形，據說：

元曉與義湘二人於入唐求法途中，有一夜晚，野宿塚間，因渴而索水喝。翌朝，見所飲之水乃髑髏中之水，頓覺不適而嘔心。因此，元曉即悟得一切唯心所造之道理。夜晚，毫無任何思慮而飲下之水，一旦得知係髑髏之水，則無論如何再也呑嚥不下，此實爲萬法皆由心生，元曉對此道理體悟頗爲深刻。

此時，或許〈菩薩明難品〉中，「一切世間法，唯以心爲主」之經文，正不由自主地在元曉口中朗朗而出。元曉於悟得唯心所造之理後，遂於國內，自唯心之立場，從事一切經論之研究。終於，不負所望，成爲不亞於中國佛教學者之「偉大佛教學者」，且爲一獨創型之思想家。

無量之說法

第三項說「業果甚深」。寶首菩薩之答話，有下列諸語：

如大地獄中，衆生受苦惱；
苦惱無來處，業性亦如是。

因自身所造之罪業，而獲報投生於恐怖之地獄中。有八大地獄、八寒地獄、孤獨地獄等。地獄中司職者爲閻魔大王，其屬下有冥官、獄卒等，負責拷問墮落地獄之人，並施加各種苦楚。《地獄草紙》等繪卷中，可詳見各種地獄之寫實狀況。

墮於大地獄中之衆生，須受各種苦惱，然此苦惱並非加諸於外，實乃衆生自身所造作者。即自身所犯之罪業所產生之果報。業，自體並無自性，而其果報卻必然存在。即「果報」乃爲自身之所招感。

其次說第四項之「說法甚深」。文殊菩薩曾問：佛陀僅覺悟一法，爲何能說無量法？且能以無量音聲教化衆生。針對文殊菩薩之質問，德首菩薩以偈答道：

猶如大地一，能生種種芽；

地性無別異，諸佛法如是。

此即說明大地僅爲一種，而自大地中卻能生出各種植物之芽；植物之芽多種多樣，而能培育此芽之大地卻僅一種，且土地之性質亦毫無變異。佛之教法亦然，教法即如大地，而所說之法卻無量無數。教法爲體，所說之法爲用；體雖僅爲一，而其用卻無數。若不能深刻徹悟「爲體之教法」，則亦不能說無量之法。聽法之衆生因根機、能力而有各種差異，或根機利者，或根機鈍者，因此，說示教法時，亦須觀衆生之根機，而說能夠相應之法。《無量義經》云：

以諸衆生性欲不同，

性欲不同種種說法；

種種說法以方便力，

四十餘年未曾顯實。

衆生之性質、欲望各不相同。對此不同能力之衆生說法，須採觀機逗教之方式，

此即所謂以方便力說法。

元曉一方面以帶著面具於舞踊中念佛、說法，一方面則著書立說。即對能力强者，爲說「二障義」、《金剛三昧經論》等較深入之思想；同時，對一般無學民衆，則教以唱念「南無阿彌陀佛」之名號。由此可說元曉亦能「說法無量」。

怨親平等之大悲

其次說第五項「福田甚深」。文殊菩薩問：爲何佛之福田僅爲一種，而布施之果報卻各不相同?目首菩薩爲之作答。目首菩薩者，凡見一法，即速能瞭解，故名爲「目首」。福田者，爲能生幸福之田，若播下布施或供養等之種子時，必能結幸福之果實。此乃以田地爲例所作之說明。

譬如淨滿月，普照四天下；
諸佛聖福田，平等無遍黨。

此即說明如皎潔之滿月，遍照世間；佛之福田，對於一切衆生亦平等無差別，且無絲毫之偏黨。經文中有「如來平等，無有怨親」之語，即所謂之怨親平等。怨者，爲能殘害自身者；親者，爲能保護、關愛自身者。對加害己身之敵者不懷憎惡，對關

愛自身之親友亦不執著，即不論敵者或親友，皆能平等地以慈悲待之，此即爲怨親平等，亦即佛之大慈悲。昔時，於日本，因戰爭而陣亡者，不論敵人或親友，凡所有陣亡者，皆爲之立碑祭祀，此乃「怨親平等」思想之表現。

〈菩薩明難品〉中之所說，即此思想之實踐。

第六項所說者爲「正教甚深」。即進首菩薩所說，衆生依如來之教法，能斷除煩惱。經云：

若欲求除滅，無量諸過惡；
應當一切時，勇猛大精進。

即謂若欲斷除煩惱，則須勇猛精進。此精進亦非偶而行之，須一切時中，不間斷地精進。又云：

譬品人鑽火，未出數休息；
火勢隨止滅，懈怠者亦然。

昔時，鑽木取火，當煙未出時，即數度休息，則火勢將永遠不能生成。即謂懈怠者永不能得火種。《長阿含經》有言：

今不勉力，後悔無益。（卷十・三聚經）

此即說明現今不精進努力，一味懶惰懈怠，將來即使後悔，亦無益處。可知欲斷煩惱，行大精進乃爲切要之事。其實，不僅斷除煩惱如此，不論任何事，若不精進，終不能實現。《長阿含經》又云：

若不計寒暑，朝夕勤修務；
事業無不成，至終無憂患。（卷十一・善生經）

即謂能不計寒暑，朝夕勤勉作務，則不論任何事情，終能成就，最後亦無任何憂惱。

此乃說明精進之重要。

行之重要

七之「正行甚深」，乃法首菩薩之所說。若僅聽聞正法，而不實行，則不能斷除煩惱，即僅多聞，不能入如來之教法中。

譬人水所漂，懼溺而渴死；
不能如說行，多聞亦如是。

此乃譬如一漂流水中之人，因懼怕溺死而拒不飲水，終至渴死。佛陀之教法，若

僅止於聽聞，而不依之實行，則亦不能得救。此即「如說修行」之重要。

日本日蓮上人曾說：若將佛教僅作爲知識之佛教，則不能獲得眞正之信仰。「世間之學者，若以佛法作爲學問，而欲求得智慧，實爲不可能之事。人生一行，徒然而過，如睡夢般，不知唯一之大事。切記於心，切記於心。」（《さだしげ殿御返事》）

僅在佛法上求理解，實爲一種錯覺；一生如夢囈般地虛擲，眞正之人生大事卻懵懂無知。若以佛教當成一種知識，則無法獲得眞正信仰與安心。日蓮上人又道：「行學二道必須勤勉精進，若不堪於勤奮，則無佛法可言。」（《諸法實相鈔》）所謂「不堪於勤奮，則無佛法可言。」實乃千鈞之言。佛法若不實踐，則佛法勢必衰滅。法首菩薩亦言不能只求多聞。

譬如貧窮人，日夜數他寶；

自無半錢分，多聞亦如是。

貧窮之人，只爲他人數財寶，自個兒半分錢亦無法獲得；多聞之人亦如貧窮人，僅在佛法上數說，自身絲毫無法獲得佛法之利益。又道：

譬如有良醫，具知諸方藥；

自疾不能救，多聞亦如是。

此即謂具足各種醫藥知識之名醫，當自身染病時，亦無法救癒自己。僅具醫藥知識而無法救己一命，恰如多聞而不實行者，得不到佛法好處，救度不了自身。

所謂佛之境界

第八項說明「助道甚深」，此乃智首菩薩所說。即敍述佛陀爲何爲衆生說六波羅蜜及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此即因爲適應衆生不同根機之故，例如：

慳者讚布施，毀禁讚持戒，

瞋恚讚忍辱，懈怠讚精進，

亂意讚禪定，愚痴讚智慧，

不仁讚慈愍，怒害讚大悲。

即爲慳吝不捨者，敍說布施之重要；毀壞戒律者，教以持戒之重要；易於憤怒者，勸誡多忍辱；懶惰懈怠者，教示須精進；心意散亂者，示以禪定之法；愚痴無知者，爲說求智慧。此外，缺乏慈愛心者，教其須具悲愍心；常害人者，說大悲之重要；憂鬱沈悶者，勸其生歡喜心；愛憎之念強者，教示怨親平等之重要。佛陀所以敍

說六波羅蜜及四無量心，乃爲導正衆生各自之缺陷。

第九項「一乘甚深」，爲賢首菩薩所說。即於敍述六波羅蜜、四無量心之重要後，接著闡明「一法」之重要性。元曉所引用之「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等經文，即賢首菩薩所說之最初偈文。闡揚「法王唯一法」者，即「一乘甚深」。

一切諸佛身，唯是一法身；

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

諸佛之身，爲一法身、一心、一智慧，於根本上說，即爲「一法」。因衆生之根機、修行不同，而各見不同佛國土之情況。有見佛之壽命、有見佛之光明、有見佛之神通力、有見大衆聚會等，雖所見各異，而其根本僅爲一法身，或一法。元曉於《華嚴經》中能著眼於此經文，足見其力非凡。

最後之第十項「佛境界甚深」，即文殊菩薩說「佛之境界」究竟如何？

如來深境界，其量齊虛空；

一切衆生入，眞實無所入。

佛之境界如虛空。衆生盡入其中，卻不見其入跡。如鳥飛於空中，卻不見其留下之跡，佛之境界亦然，唯佛能知、能言。

如來境界因，唯佛能分別；
自餘無量劫，演說不可盡。

佛之境界，唯佛能言；他人若欲言，即使費盡無限長之時間，亦不能言盡。因衆生不能知佛之境界，故佛乃隨順衆生，入衆生界，爲說種種法。

隨順衆生故，普入諸世間；
智慧常寂然，不同世所見。

佛爲救度衆生，乃隨順衆生之能力而說法，於任何衆生界，佛皆能隨緣示現，如地獄、畜生道等。佛雖入此衆生界，然佛之智慧卻常寂然，不爲所穢，且迥異於衆生界。即使於最污濁之中，亦絲毫不染佛境界。

佛之境界清淨無垢，絲毫不爲穢垢污染。佛之境界，不論至何處，皆是深邃、廣闊、清淨。元曉於此敍述佛境界之《華嚴經》，有著無限之親切感，因此，將舞踊念佛之面具名爲「無礙」，自身亦感受無礙自在。此乃因能體悟佛之境界、生於佛之境界、救度一切衆生之悲願所致。

生活中之佛教——淨行品

淨行品之實踐者——道璿

奈良縣吉野郡大淀町有一寺院名比蘇寺（吉野寺）。此寺院於奈良時代，爲神叡、護命等誦虛空藏菩薩眞言百萬遍、修求聞持法之所，屬自然智宗之寺院，頗負盛名。比蘇寺之本尊觀音菩薩，相傳爲欽明天皇十四年（五五三）時，以得自河內國茅渟海之樟木所造，因時常放光，故亦名現光寺。因其創建事蹟不詳，而又有此傳說，故可知其當爲一古寺。

天平寶字四年（七六〇）四月七日夜，有一信者得一不可思議之夢：即由唐（中國）傳戒律與華嚴之教法至日本之道璿（七〇二——七六〇），乘六牙白象、身著白衣，向東前去。翌日，道璿即遷化。蓋道璿於晚年時，隱棲於比蘇寺，書寫「發願

文」，並修禮懺法。

道璿曾於洛陽大福先寺師事定賓律師，修習律法。又於洛陽南方之嵩山，依普寂參禪。普寂爲北宗禪法系之大禪師，道璿亦依之修學華嚴。本來，始於神秀之「北宗禪」，又稱爲「華嚴禪」，與《華嚴經》因緣頗深。道璿下嵩山後，又返東都大福先寺，爲大衆宣講禪與華嚴。

在洛陽，有唐則天武后之離宮。武后曾於實叉難陀譯出八十卷《華嚴經》後，爲之撰寫序文；又曾令華嚴宗之大成者法藏，將法門寺之佛舍利迎至洛陽離宮供奉，武后爲一供養佛舍利之女皇帝。

在洛陽，有聞名之龍門石窟。被認爲是日本奈良大佛之原型的龍門奉先寺大佛，即《華嚴經》之教主——毗盧舍那佛。當龍門大佛塑造時，則天武后曾私自捐款，作爲塑造大佛之資金。

則天武后又於文殊菩薩之聖地五台山之中台建造鐵塔。五台山爲《華嚴經》中所說之清涼山，與《華嚴經》有甚深因緣。由此可知，武后爲一與《華嚴經》關係密切之天子。活躍於洛陽之道璿，其與《華嚴經》之關係亦頗深遠。道璿屢至位於伊河畔之龍門石窟禮敬奉先寺之大佛，當爲不容置疑之事。

道璿於戒律與華嚴之造詣，為衆所周知。時，有來自日本之普照與榮睿二人，風聞其名，乃抵大福先寺造訪，並邀請道璿至日本弘傳戒律，道璿隨即應允遠赴日本。唐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十月，道璿邀約來自印度之菩提仙那、佛哲等一同赴日。翌年，日本天平八年（七三六）五月，道璿等一行抵筑紫之太宰府；八月，至攝州之難波津，負責塑造大佛之行基，曾率僧衆百人迎迓。印度僧菩提仙那係一主張諷誦《華嚴經》為要務之高僧，於東大寺舉行大佛開眼法會時，任導師之職。道璿曾將法藏所撰之華嚴學綱要書——《華嚴五教章》，傳至日本。

道璿為傳授律學，止住於大安寺之西唐院，並任傳戒師。雖屢為日本人說法，亦從不覺疲倦。嘗謂「所以成聖，必依持戒」，此乃道璿之信念。常講《梵網經行事鈔》，並注釋《梵網經》。《梵網經》乃說大乘戒之根本經典，頗受重視。道璿更常勸人諷誦《梵網經》。

道璿於日常生活中，一切舉止言行，皆依《華嚴經》中之〈淨行品〉，常對學人說：

「汝等如說修行。經云：若人依此而行，一切諸天、魔、梵、龍神、八部、聲

聞、獨覺所不能動。」（《本朝高僧傳》卷二〈道璿傳〉）

以上所引之經文，爲《華嚴經．淨行品》卷末之文。經云：「佛子！是爲菩薩身口意業，能得一切勝妙功德，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人及非人、聲聞、緣覺所不能動。」此爲〈淨行品〉之結文，道璿實爲〈淨行品〉之實踐者。

無戀慕之心

〈淨行品〉中，有後世佛教徒所必須唱誦之「三歸禮文」。〈淨行品〉實爲佛教徒實踐清淨生活及修行時所必備德目之寶庫。

唐總章元年（六六八），有一印度僧自西域至長安。此印度僧通曉經律論三藏，高宗亦敬以師禮。時，華嚴宗之法藏尚未出家，曾至印度僧處求受菩薩戒。衆人謂印度僧言：『此青年能讀誦華嚴大經，且能理解其經義。』印度僧驚歎道：『華嚴一乘乃諸佛之秘藏，其經甚難值遇，何況能理解經中要義！若有人能讀誦〈淨行品〉一品，其人已具足菩薩淨戒，不須另再求受菩薩戒。』（《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

正如印度僧三藏法師所言，若能實踐〈淨行品〉，則如已實踐菩薩戒，因〈淨行

品〉實即爲大乘之菩薩戒。

在〈淨行品〉中，首先，智首菩薩問「淨化身口意三業之方法」，然後文殊菩薩說「百四十願行」。即說明如何將被煩惱所汚染之日常生活行爲轉爲清淨之行爲。其最初之願行，即菩薩在家時之願行。

菩薩在家，當願衆生，
捨離家難，入空法中。
孝事父母，當願衆生，
一切護養，永得大安。
妻子集會，當願衆生，
令出愛獄，無戀慕心。

家庭，確實爲治癒工作情緒之安樂場所，然而亦爲衆苦匯聚之處。捨棄家庭、家族纏縛之各種苦難及麻煩，而進入空法之中，實爲最重要之事。若欲捨離，則必須出家。

日本現今之寺院生活，實不異於在家生活。若欲進入空法，實難以想像。故不論是僧是俗，先捨棄家難及各種麻煩而住於空法之中，爲第一要務。

妻子確爲愛情之對象，然同時亦爲一種桎梏。桎梏能縛手縛足，令人失去自由。因此，經中說「出愛之地獄，捨棄戀慕之心。」

宮本武藏之〈獨行道〉云：

戀慕之道，無思念之心

武藏拒絕了女性之愛。捨棄一切執著之武藏，亦泯滅了戀慕女性之心。

人，獨自降生人間，亦獨自離開人間。自出生、生存，以至死亡，無能永遠成爲自己之伴侶者，即使夫妻亦然。不論二人如何恩愛，相會時獨自一人，別離時亦獨自一人。人生世間，不論何時、何處，永遠皆是獨自一人。所謂相會時、別離時皆係一人者，惟有能見到眞正孤絕之風光者，方能覺悟其中之奧義。

歸依三寶

其次，敍說出家時之誓願。

以信捨家，當願衆生，

棄捨世業，心無所著。

若欲出家，必須捨棄世間一切生業，因在一切世業中，必有執著。若欲斷除執

著，則須捨棄世間一切有關之生業。

求出家法，當願衆生，

得不退轉，心無障礙。

若出家，則須有不退轉之決心。欲求佛道，更不能生退轉心。不退轉者，實爲難事；常有稍事修行，或少求學問，即生退卻之心。

脫去俗服，當願衆生，

解道修德，無復懈怠。

若出家，則須勤修佛道、修功德，不能流於怠惰。因欲修佛道，不能不奉獻身心，努力不懈。

其次，再說三歸依。

自歸於佛，當願衆生，

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歸於法，當願衆生，

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歸於僧，當願衆生，

統理大衆，一切無礙。

此即爲有名之「三歸禮文」之原型。不論中國之佛教徒，或韓國、日本之佛教徒，舉凡以漢譯大藏經爲準之東南亞佛教圈之佛教徒，皆各以其國之發音，於各種儀式時唱誦「三歸禮文」。唱誦「三歸禮文」即應爲佛教徒之表徵。

於三歸禮文之後，凡求受五戒、十種禁戒，或具足戒時，所發之誓願如後：

以下六願，爲修禪定時之願。

結跏趺坐，當願衆生，

善根堅固，得不動地。

結跏趺坐爲坐禪之一種方法。即佛、菩薩之坐法，又稱如來坐、菩薩坐。道元禪師之《普勸坐禪儀》中，有：

結跏趺坐，先以右足安於左髀上，再以左足安於右髀上。

若曾坐禪者，當可知悉跏趺坐與半跏趺坐之坐法。若結跏趺坐而能端坐者，當能得不動地。

其次之六願，說出處進退時所發之願。即放下雙足時、著衣服時、結帶時、搭上衣時、披大衣時，所發之願，皆以不離佛道爲決心。

見諸自然風光

其次，於日常生活中，當持何種願？計說有十二種願行。

手執楊枝，當願衆生，

心得正法，自然清淨。

楊枝爲比丘十八物之一，淨口之道具。即以楊柳之細枝作成，細嚼後柳木自體有藥效，口中自有清涼感。並說手執楊枝，心中自然能得清淨；又說若嚼楊枝，如得調伏之牙能吞噬煩惱。

以水盥掌，當願衆生，

得上妙手，受持佛法。

此願即說以水洗手，以淨手受持佛法。

所謂生活中之佛教，於〈淨行品〉中表露無遺。弘傳戒律之道璿，其所以持誦〈淨行品〉，於此不難測知。

修學佛道，如同跨越道路。道路者，各有其異；於道路中行走時，亦各有不同之見聞。其中所發之願行，即其次所敘述之五十二項。此處僅列舉數項說之。

見趣高路，當願衆生，
昇無上道，超出三界。
若行於高路，或登高路時，則願登無上道，以拔三界之苦。
若見道路揚起灰塵，則發願道：
見道揚塵，當願衆生，
永離塵穢，畢竟清淨。
見道路中揚起灰塵，則發願遠離煩惱之塵而獲得清淨。
於道路中行走，若見樹、林、高山、流水、池、泉水、橋樑、田園等自然風光，則皆須各自發願。如見樹葉：
見樹茂葉，當願衆生，
以道自蔭，入禪三昧。
氣候炎熱之印度，綠蔭之處恰爲修禪定之最適當場所。見樹木開花，則願相好圓滿。見樹上結果實，則想像釋尊於菩提樹下成正覺，而發願完成無上佛果。
此外，若見流水，則願得正法之流，入佛智之海。若見泉水，則知善根之無盡，而發願提昇自己之境界。若見山中溪流，則願洗盡塵垢，獲得心淨。

若見橋樑，當願衆生，

興造法橋，度人不休。

橋，能渡衆人從此岸至彼岸。故見橋時，則願興造佛法之橋，廣度衆人。

以上所述爲步行於道路時，不論所見爲何物，皆須發願行。道璿於日本，當其目睹大和風光之美，及吉野川之淸流時，定將〈淨行品〉中之發願偈常掛於口邊朗誦；或亦因而時時記起故鄉洛陽附近洛河及伊河兩岸之景色。

與人相會——以完成佛道爲旨

〈淨行品〉中除見各種自然風物須發願行外，凡見各類人等亦須發願，如：

見苦惱人，當願衆生，

滅除衆苦，得佛智慧。

凡見受苦惱之人，須發願除去衆苦，得佛智慧。

見疾病人，當願衆生，

知身空寂，解脫衆苦。

凡見病苦纏身之人，須發願了知身之空寂，解脫衆苦。

人，形形色色，在〈淨行品〉中所說之人，有嚴飾華麗者、有素樸無飾者、有熱衷於樂者、有憂悽無樂者、有歡樂者、有強健者、有端正者、有醜陋者、有知報恩者、有背恩義者，凡此種種，若見身邊之人，即自我反省，自我立願，願自身能提高品質。

此外，凡見沙門，則願調伏煩惱。若見婆羅門，則願離一切惡。見仙人時，則願得解脫。見著甲冑之武裝軍人，則願自身常著法鎧，得最上之法。

於見帝王時，則願爲法王，恆轉正法。見王子時，則願爲佛子，以行佛道。

若見大臣，當願衆生，

常得正念，修行衆善。

即見大臣時，當願持守正念，以行衆善。如此，凡見各類人時，則須生起悲願，此悲願無非皆爲成就佛道。

道璿至日本，當見過天皇、王子及大臣等。常持誦〈淨行品〉之道璿，於會見各種人時，定能仔細體會此經文之奧義。舉凡各種有緣之人，皆成爲修學佛道之緣。

所謂生活即佛法

其次說入村落乞食時所發之願行：

入里乞食，當願衆生，

入深法界，心無障礙。

乞食時，心中不可有任何思慮或掛礙，當以自在之心境行乞。至其門戶時，須發願入總持（陀羅尼、咒文）之門，聞諸佛之教法。當進入其屋時，則發願入一佛乘，通達三世之法。

乞食時，若見空鉢，則願空無煩惱，心地淸淨。若見滿鉢時，則願具足成滿一切善法。

若得食時，當願衆生，

爲法供養，志在佛道。

若得飮食時，則願爲法供養，修學佛道之心更堅固。佛弟子於飯食時所唱誦之五觀偈，其第五爲：

爲成道業，當受此食

佛弟子受飯食，及爲成佛道之故，此思想與〈淨行品〉完全吻合。於受美食時，則當願能節制及少欲。〈淨行品〉中，僅飲食一事之願，已說得如此懇切，且鄭重其事。

繼飲食之後，又說於入浴時、洗浴時、盛暑時、嚴寒時，各當如何發願。其次，說於讀誦經典時、見如來時、見塔廟時、禮拜佛塔時、讚歎如來時，該當如何發願。

〈淨行品〉之最後，說睡眠始寤時所發之願：

昏夜寢息，當願衆生，

休息諸行，心淨無穢。

一日之行事終了時，當願以清淨無垢穢之心就寢；翌朝睡醒時，則須發願救度十方一切衆生。

〈淨行品〉之結尾，即「佛子！是爲菩薩身口意業」等句，如本文開始時所說。若人於一切日常生活中，能得佛道修行之功德，則不論惡魔或非人，皆不能動其道行。所謂生活即佛法，除此外已不再有如此徹底之解說者。《華嚴經．淨行品》，實爲詳明生活中之佛法、戒律之聖者道璿所不斷誦持之經文。

淨心之功德——賢首菩薩品

一念之淨心——五台山華嚴寺無著

山西省五台山之東台與北台間，有山谷名爲「樓觀谷」，谷中有洞窟，名爲「金剛窟」。相傳此金剛窟即爲文殊菩薩示現之處所。於五台山思陽嶺，有一文殊菩薩化身之老人，曾囑佛陀波利自印度攜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當佛陀波利攜此經再入五台山時，即進入金剛窟中。又據傳，五台山華嚴寺之無著，曾於金剛窟中聽文殊菩薩宣講《華嚴經》。

無著本於終南山雲華寺，依華嚴宗第四祖澄觀學華嚴。大曆二年（七六七）入五台山，欲見文殊菩薩。無著於是年五月至華嚴寺。

當無著行至金剛窟前時，遇見一老翁。問道：『從何處來？』

無著答道：『聽說此處有金剛窟，特前來尋訪。』

老人以指指向一處，無著見該處有一寺院。遂隨老人之後來至寺門。有一童子出而開門。入內後，見該殿堂皆爲黃金所成。無著並於該處以琉璃之茶具飲茶。當無著向老人表示希望留宿一夜時，老人勸其歸去，並於堂前以偈示道：

若人靜坐一須臾，
勝造恆沙七寶塔；
寶塔畢竟壞微塵，
一念淨心成正覺。

一瞬間之靜坐，勝於造作七寶塔，因寶塔畢竟會毀壞，而一念之清淨心則能成正覺。老人如此地開示無著。當童子送無著至金剛窟前時，告以剛才所見之寺院名爲般若寺。於分別時，童子亦以偈文說道：

面上無瞋供養具，
口裏無瞋吐妙香；
心裏無瞋是眞寶，
無染無著是眞如。

此偈即說面、口、心三者無瞋之重要性，因眞如者，乃無染汚、無執著。當無著低頭向童子禮謝後，再擡頭時已不見童子，且般若寺亦同時消失，只見荒涼之岩山；而適才見老人之處，則湧起無數白雲，披靡於谷間。

當無著於訝異時，但見文殊菩薩乘大獅子，無數眷屬隨後，俄而，自東方湧現一片烏雲，蓋住所有景象。無著將所見之不思議現象，說與來自汾州（山西省汾陽縣）菩薩寺之僧修政等六人知，其人等正於金剛窟前禮拜，衆人皆謂無著所見之老人，即文殊菩薩之化身。（《廣淸涼傳》卷中）

信爲功德之母

於〈淨行品〉中敍說淸淨行之文殊菩薩，接著請賢首菩薩敍述淨信之功德。此即普光法堂會之最後會〈賢首菩薩品〉，因係賢首菩薩所說，故以之爲名。賢首者，「當體至順調柔曰賢，爲顯吉祥勝德超絕曰首。」（《探玄記》卷四），即智慧賢明，其德殊勝之菩薩。

應文殊菩薩之問，賢首菩薩以偈答道：

佛子善諦聽，菩薩諸功德，

無量無有邊。我當隨力說，
菩薩少功德，我之所演暢，
如海一微渧。

賢首菩薩說：菩薩之功德無量無邊，我僅以自身之能力，敍述少許。

於佛及法僧，起深清淨信；
信敬三寶故，能發菩提心。

因信敬佛法僧三寶，於三寶起清淨之心，此即最初之發心。於五台山金剛窟，文殊菩薩曾對無著說「一念淨心成正覺」，所謂淨心者，即清淨之信。

因此，必須放棄自身之所有及五欲之樂。

不求五欲樂，寶貨諸財利；
亦不求自安，希望世名聞。

即說明不求五欲之樂，及寶石、財產、名譽等，更不僅爲自身求心之安樂。此實非一般世俗者所能奉行，因生存於現世中之衆人，正爲追求上述之欲望而受諸苦惱。欲拔除衆生之苦，而生起救度之悲願者，即菩薩之發心。此「發心」畢竟非凡夫所能辦到，乃菩薩方能如此發心。

深信諸佛及正法，
亦信菩薩所行道；
正心信向佛菩提，
菩薩因是初發心。

若欲發心，必先敬信諸佛及正法；若不信諸佛及正法，則不能發心。其次，須信菩薩所行之道，信向佛菩提，如此方能發心。

接著所說者，乃著名之傳言：

信爲道元功德母，
增長一切諸善法；
除滅一切諸疑惑，
示現開發無上道。

「信爲道元功德母」之語，乃有名之言，於後世常爲佛教徒所引用。《大智度論》中之「佛法大海，以信能入」，同樣地爲常被引用之名言。

接著，賢首菩薩又說：

信能捨離諸染著，

信解微妙甚深法；
信能轉勝成衆善，
究竟必至如來處。

信者，能捨離諸染著。五台山金剛窟之童子，曾向無著說「無染無著是眞如」，能捨離染著，即爲信，即爲眞如。如眞如超越性之實體等，無處可尋。心若能澄淨，即爲信。文殊菩薩所說「一念淨心成正覺」之「一念淨心」，即爲信。若以支配人類之超越者——神，或妄想爲宇宙根源之一心，而信仰眞如，則實非爲信。

心若澄淨，則能理解深奧之教法，亦能奉行衆善法，如此，欲達佛境界亦不爲難。

信永除滅一切惡，
信能逮得無師寶。
以此清淨之信，則能除一切惡，亦能體得無師之寶。

平等供養

其次說明「信」應如何實現？

若信恭敬一切佛，
則持淨戒順正教；
若持淨戒順正教，
諸佛賢聖所讚歎。

此即說明守持淨戒、隨順正教之重要。
戒是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淨戒。

戒者，無上菩提之本，若無戒則不能起信，亦因戒而心得清淨。

若能得生諸佛家，
則於諸法無所著；
若於諸法無所著，
則得深心妙清淨；
若得深心妙清淨，
則得殊勝無上心。

因守戒而獲得清淨心，則能投生於諸佛之家；如此，於一切事物即不生執著；能不生執著，則心更能清淨，即可得殊勝無上之心。

即得殊勝無上心，則得以修持波羅蜜。
若得無上殊勝心，
則修一切波羅蜜；
若修一切波羅蜜，
則能具足摩訶衍。

六波羅蜜爲大乘佛教菩薩之實踐德目。波羅蜜者，即梵語paramita之音譯，爲到彼岸之意，譯爲「度」。則六波羅蜜即六度。六種德目，即：(1)布施、(2)持戒、(3)忍辱、(4)精進、(5)禪定、(6)智慧。此中，第一項布施，尚可分爲：財施（施捨財物）、法施（教示眞理）、無畏施（令獲安心）。

欲實踐六波羅蜜，亦非易事，尤以在家生活者更難。惟有於可能之範圍內實行，或以現代化之解釋方式去實踐。若欲完全付諸實行，則非菩薩莫屬。

僅「布施」一項而言，對任何人平等施捨，實非易行之事。慈覺大師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有如下之記載：

入此山者，自然得起平等之心。山中設齋，不論僧俗男女大小，皆平等供養，亦不視尊卑大小。

即凡入五台山者，不論何人皆能生起平等心。一日，五台山華嚴寺設大齋會，凡俗、男女、乞食、貧困者等皆聚集而來。均想獲得少許餘惠。時，施主說：『於此設齋會，乃爲供養山中僧衆，如此施捨乞食者，並非本來意願。』

其時，乞食者中有一孕婦，除自己要求一份飯食外，更爲胎兒索一份。施主怒罵不給。孕婦哀求道：

『胎兒雖未降生，若計算人數亦應爲一人，請將此子之一份施捨吧！』

施主大怒，斥道：

『豈有此理！胎兒尚未誕生，如何能食？』

孕婦道：『既然胎兒之一份不給，則自己亦不能獨食。』

說罷，即起立步出食堂。

時，孕婦方步出食堂，即變成文殊菩薩之形像，並放出無數光明，照遍各處。隨即乘金毛獅子，於衆多菩薩隨從之下騰空而去。

此時，因齋會聚集而來之數千人衆，皆湧至戶外，茫然拜倒地面，放聲哭泣，悲歎，懺悔，熱淚滂沱而下，聲聲唱念「大聖文殊菩薩」。然而，儘管聲啞淚枯，文殊菩薩卻不再現。

時衆人皆無心飲食，同發願道：

自今已後，送供設齋，不論僧俗、男女、大小、尊卑、貧富，皆須平等供養。不論男女、尊卑、貧富，自此，於五台山設供時，皆能平等供養。慈覺大師訪問華嚴寺時，見食堂中男女排成一列，女衆中有抱持幼兒者，亦皆能獲得幼兒之一份。又如童子、沙彌、男僧、尼僧等，亦皆列隊成排，平等受供。圓仁所謂「入此山者，自然得起平等之心」，乃因目睹齋會之情況所致。僅「布施」之一項，欲對任何人平等施捨，其困難不難測知。

映現萬象──海印三昧

其次，〈賢首品〉中敍述十種三昧門。所謂十種三昧門，即：

(1)圓明海印三昧門
(2)華嚴妙行三昧門
(3)因陀羅網三昧門
(4)手出廣供三昧門
(5)現諸法門三昧門

(6)四攝攝生三昧門
(7)窮同世間三昧門
(8)毛光覺照三昧門
(9)主伴嚴麗三昧門
(10)寂用無涯三昧門

信之作用無限。此約攝十種三昧門而言。信之根本作用，即第一項之圓明海印三昧門，其餘九門皆爲作用中之作用。

圓明海印三昧門者，乃敍說佛菩薩之示現。

或有刹土無有佛，
於彼示現成正覺，
或有國土無有法，
於彼示現說法藏。

首先，無佛或無佛法之國土，佛即示現於彼國土。更有捨棄世間一切名譽與利益之菩薩，爲教化衆生而示現於十方。五台山之文殊菩薩，亦時時示現於各種場合，度化衆生。或示現老人，或示現乞食之孕婦，而救度衆生。

或現男女種種形，
天人龍神阿修羅，
隨諸衆生若干身，
無量行業諸音聲。

即謂佛菩薩爲度化衆生，示現男女、天人、龍神、阿修羅等諸身，或出諸聲。此乃觀音菩薩應現三十三身之說。

如上所述之佛菩薩所以能隨時隨處應現世間，即「海印三昧」之作用所致。至於，何謂「海印三昧」？如海中風浪平息時，一切歸於寂靜，則萬象皆現於海面；無明、煩惱之風波滅除時，清淨之心海中，即映現出三世一切諸現象。此即「海印三昧」。略而言之，即一念之淨心。內心澄淨時，即謂海印三昧。一念之「念」字，即「今心」。即說明「現今之心」若清淨，是爲海印三昧。於清淨之心中，即能映現一切。

上述之海印三昧，即敍述菩薩禪定時心之狀態。後世之華嚴教學，於解釋海印三昧時，說有三義。此處所說，即其中之一，自菩薩之定心而言海印三昧。心若澄淨，萬象映現時，即能生起大作用。因此，菩薩必須先入「海印三昧」之定。

財如夢如浮雲

其次說「華嚴三昧」。所謂「華嚴」者，即以華莊嚴佛果。華者，即修持萬行。以此定心莊嚴法身妙果，是爲華嚴三昧。經文接著又說。

不可思議莊嚴刹，
恭敬供養一切佛；
光明莊嚴難思議，
敎化衆生無有量；
智慧自在不思議，
說法敎化得自在；
施戒忍辱精進禪，
方便智慧諸功德；
一切自在難思議，
華嚴三昧勢力故。

此謂不論供養佛，或敎化衆生、說法，或實踐十波羅蜜，或智慧之運用，皆能自

在者，乃華嚴三昧之勢力所致。若不能得華嚴三昧，則亦不能隨意自在。僅說法一項，欲自在說法，亦非凡俗所能力及。《無量壽經》卷上云：

深入菩薩法藏，
得佛華嚴三昧，
宣揚演說一切經典。

欲自在演說經典之教法，必須能得華嚴三昧。以能入此行法，則能生自在之無邊行。

於敍述華嚴三昧之後，〈賢首品〉接著又敍說八種三昧。現僅列舉較具深意者於後：

八萬四千諸法門，
諸佛以此度衆生；
分別諸法無量門，
隨衆生性化導之。

所謂八萬四千法門，因衆生之根機各異，乃至有八萬四千煩惱，因此，佛說八萬四千法門，甚且說無量法門。如此，若能「說法自在」，則能說無量法門。

其次，第八之毛光覺照三昧，將光明之作用分爲四十四門敍述之。佛乃爲度化衆生而放諸光明。衆生若遇斯光明，則能獲得果報。光明能除一切闇冥，又燈明亦能供養佛。

光明之名爲「濟度」，乃因能度脫欲界之羣生。光明又名爲「除愛」，乃因以光明能捨除五欲之渴愛。光明又名爲「歡喜」，乃因衆生能因之歡喜發心，求證菩提。

又放光明名無慳，
彼光覺悟除貪惜；
解知財寶非常有，
悉能捨離無所著。

光明名爲「無慳」，能除衆生之貪欲與吝惜。因財寶並非能永久存在，而必至於消滅。五台山之無著，承文殊菩薩化身敎示「寶塔畢竟壞微塵」。經文中亦說須有「財如夢如浮雲」之覺悟。

又放光名忍莊嚴，
彼光覺悟瞋恚者；
捨離瞋恚增上慢，

常樂柔和忍辱法。

瞋恚、增上慢，及自以爲覺悟者，應先捨棄瞋恚與增上慢。爲求捨棄，則須實行柔和、忍辱之教法。無著承金剛窟童子教示之偈文中，說臉、口、心三者皆須離瞋，若能離瞋，即爲眞寶。

如上所述，佛放諸光明，說離惡法。因光明而令眼耳鼻舌身意皆悉清淨，甚且色聲香味觸法亦得清淨。此諸光明，乃出自佛之毛孔，而遍照一切衆生。

於敍述光明之後，有寂用無涯三昧，以三十五頌加以敍說。經典中曾不厭其煩地反復又反復地敍說，於日本人之直覺，或許會有「眞有能耐」之感。賢首菩薩說畢此品，十方世界六次震動，光明照於惡道，而令惡道滅除。其時，十方如來普現於賢首菩薩前，各伸右手摩賢首菩薩頂，並道：『善哉！善哉！眞佛子！快說是法，我隨喜。』

清淨梵行——佛昇須彌頂品．妙勝殿上說偈品．菩薩十住品．梵行品

大住聖窟——盧舍那佛之坐像

靈泉寺，位於河南省安陽市西南三十公里太行山脈之支脈——寶山之東麓。創建於東魏武定四年（五四六），初名爲寶山寺，隋開皇年間（五八一——六〇〇）改爲靈泉寺。

開皇十一年（五九一），住於靈泉寺之靈裕，應隋文帝之召請，至都城長安，被任命爲國統（統管僧尼之最高僧官）。後又返靈泉寺，並將靈泉寺之規模擴大，而有「河朔第一古刹」之稱。靈裕寂後，葬於靈泉寺，並建有墓塔，《續高僧傳》卷九有傳。

靈裕著有《華嚴經疏》、《華嚴旨歸》等計九卷，及其他各種經論之注釋書，不

計其數；並撰《光師弟子十德記》，爲諸大德之傳記。此外，靈裕更於寶山開鑿石窟。有關此事，於靈裕寂後約五十年，初唐之佛教史家道宣曾如此記載：

於寶山造石龕一所，名爲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面別鐫法滅之相。山幽林竦，言切事彰。每春，遊山之僧皆往尋其文理，讀者莫不歔欷，而持操矣。其遺跡感人如此。

靈裕於寶山營造石窟，並於岩壁鐫刻佛法滅盡之相。每至春季，凡遊訪寶山之僧人，於讀畢所刻之文章，皆歔欷不已，咸感其護法之熱忱。此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即位於寶山西側之大住聖窟。

西元五七四年，北周廢佛；五七七年，北齊廢佛，時寺院遭破壞，經典被焚燒，僧侶被迫返俗。靈裕親身體驗此悲慘之廢佛事件，於是撰寫《滅法記》一書，又爲求經法永遠流傳，遂將經文刻於石壁上。靈裕所營造之那羅延窟，稱爲大住聖窟，開鑿於隋開皇九年（五八九），於靈泉寺石窟羣中，爲最殊勝者。位於靈泉寺西側五百公尺之寶山南麓之石灰岩斷崖上，爲南向之雕造。門上之橫木，有「大住聖窟」之題字。門外兩側之石壁上，雕有淺龕，各有護法神之浮雕，右側爲那羅延神，左側爲迦毗羅神王。那羅延（Narayana）神爲毗濕奴神之別名，又稱爲堅固力士、金剛力

士，靈裕即以此神名，而取窟名為「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

又門外兩側之石壁上，刻有《法華經》、《大集經》、《摩訶摩耶經》等經文。

石窟內部之北壁、東壁、西壁各有佛龕，北壁之佛龕中供奉盧舍那佛、東壁供奉彌勒佛、西壁供奉阿彌陀佛。北壁佛龕中之盧舍那佛高一．○二公尺，結跏趺坐，左右各有菩薩之立像。又洞窟之南壁中，有「世尊去世傳法聖師」之類記，並有摩訶迦葉、阿難以下西天二十四祖之祖師刻像。

大住聖窟為靈裕所營造之石窟，其本尊為《華嚴經》教主盧舍那佛。至於營造大住聖窟之靈裕，究為何等人物？

華嚴經之菩薩——靈裕

道宣曾言：「衍法師伏道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衍法師者即大德曇衍，裕法師者即靈裕。曇衍雖受僧尼之信服，卻不得俗人之信賴。而靈裕卻廣得僧尼、俗人等之信服。如此偉大之靈裕，為定州、曲陽（曲陽縣）人，自幼，凡見沙門即生敬心，凡聞屠殺之聲則覺心痛。七歲時，不顧父母之反對，欲行出家，卻不果；至十五歲始出家。本欲師事北齊之高僧慧光律師，卻值慧光示寂，乃師事道憑，依之學《十

地經論》。道憑者，當時於鄴都被稱為「憑師之法相」，為一大學者。曾於靈泉寺石窟營造大留聖窟。靈裕之開鑿大住聖窟，或即受師之影響。大留聖窟亦被稱為「道憑石堂」。又靈泉寺之舊址，有北齊之石塔，其塔上書有「大齊河清二年三月十七日寶山寺大論寺憑法師燒身塔」等字樣，此墓塔迄今尚存。於華嚴、涅槃、地論、律等教法均有體悟之靈裕，於鄴都大開講筵，頗負盛名，故有「裕菩薩」之美稱。

一次，北齊之皇后得病，忽想聽講《華嚴經》。僧官們推舉靈裕為法主，擔任講師。時，有一隻雄雞，參與大衆聽講。演講結束後，雄雞鳴叫著高飛至西南之樹上，直至天明。不可思議地，皇后之病竟然痊癒。靈裕將獲贈之袈裟三百，分施於各人。

建有寶山寺之靈裕，因北齊之廢佛事件，而被迫改變境遇。廢佛後，靈裕與二十餘僧隱居於村莊中，白天讀俗書以為偽裝，夜晚則研習佛典；又為獲得食糧，乃作卜書，賣之以充生活費。

隋代時，文帝復興佛教，靈裕乃應文帝之召而入長安，頗得文帝之信任。後住演空寺，教化道俗。於臨終時，曾遺有偈言：

命斷辭人路，骸送鬼門前；

從今一別後，更會幾何年？

大業元年（六〇五）正月二十二日示寂，年八十八歲。佛教史家道宣曾評道：

自東夏法流，化儀異等，至於立教施行，取信千載者，裕其一矣。

靈裕寂後，葬於寶山靈泉寺，並建有墓塔。靈裕一生，講經、持戒，爲得道俗信賴之第一人，想今或仍靜眠於寶山靈泉寺附近。

吉祥之地——佛昇須彌頂品第九

〈賢首菩薩品〉第八，爲第二「普光法堂會」結束。其次，將進入第三「忉利天會」。佛於忉利天會中說〈佛昇須彌頂品〉、〈菩薩雲集說偈品〉、〈十住品〉、〈梵行品〉、〈初發心菩薩功德品〉、〈明法品〉等六品。其中，前二品爲本會之「序說」，後四品爲「正說」。

六品中之第一即〈佛昇須彌頂品〉第九。此品敍說佛陀昇於須彌頂之事。須彌（Sumeru）山又稱爲妙高山，此山頂之中央有帝釋宮。前一品說明「信」，此品將說明「行」與「位」。首先，〈佛昇須彌頂品〉之經文道：

爾時，世尊威神力故，不起此座，昇須彌頂，向帝釋殿。

世尊於菩提樹下，不離金剛寶座，而移向須彌山頂帝釋殿。法藏解釋爲「動靜無

礙，不去而進，故云昇。」（《探玄記》卷五）動靜一如，不起座而上昇，此乃佛陀之眞正姿態，因佛身遍於一切法界。

此宮殿，爲過去迦葉如來、拘那牟尼佛、拘樓佛、隨葉如來、尸棄如來、毗婆尸佛、弗沙佛、提舍如來、波頭摩佛、錠光如來等十佛所至之地，實爲吉祥之處所。此十佛乃諸佛中「諸吉祥中最無上」，如此吉祥之佛所至之處，而有「是故此地最吉祥」之說。

時，世尊昇於師子座，結跏趺坐。坐訖，此宮殿忽然廣博如忉利天處。

痴惑之網——菩薩雲集妙勝殿上說偈品第十

世尊昇於天上，即將說法，時聽聞說法之大衆最重要。大衆雲集，以偈文讚佛，此即〈菩薩雲集妙勝殿上說偈品〉。其時，有來自十方世界之菩薩，如以法慧、一切慧、勝慧等十菩薩爲首之無數諸菩薩，雲集於妙勝殿。世尊自兩足指放百千億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及菩提樹下之妙勝殿。

首先，法慧菩薩以偈文讚佛道：

諸佛大眷屬，清淨菩薩衆；

斯從十方來，跏趺正安坐。

即說明自十方雲集而來之菩薩衆，安坐於宮殿中，靜待佛陀說法。

接著，一切慧菩薩亦以偈文讚道：

無量無數劫，雖常見如來；

於此正法中，猶未睹眞實。

妄想取諸法，增長痴惑網；

輪迴生死中，盲冥不見佛。

雖於無數劫中常見如來，卻未能見其眞實。只因以妄想、痴惑見故。既有妄想、痴惑，則於生死中輪迴；以盲冥之故，則不能見佛。人之所以盲冥，乃因妄想與痴惑所致。

至於，如何方能遠離痴惑？

因緣故法生，因緣故法滅；

如是觀如來，究竟離痴惑。

一切諸法皆由因緣而有生滅。若能體悟此佛敎之根本眞理，則能遠離痴惑。

勝慧菩薩有如下之頌文：

如來智甚深，一切莫能測；
不知眞實法，世間悉迷惑。
如來之智慧深邃無限，非凡俗所能測度。因不能知悉如來之智慧，故世間凡俗皆迷惑。

於佛法中安住不動——菩薩十住品

時，法慧菩薩承佛神力，入無量方便三昧：以三昧之力，得見十方千佛世界之外，有千佛世界塵數之佛，其佛皆名爲「法慧」。

時諸佛告知法慧道：「法慧！汝善於入無量方便三昧。此乃因十方諸佛之加護、盧舍那佛之本願力，以及汝之善根力所致。爲令汝能廣說諸法，體得法界之理，特說菩薩之十住。」此〈菩薩十住品〉，即敍說十住，並說因十住而得佛果。

所謂十住，即一、初發心住，二、治地住，三、修行住，四、生貴住，五、方便具足住，六、正心住，七、不退住，八、童眞住，九、法王子住，十、灌頂住。此「十住」與後面〈十地品〉之「十地」相對應。

首先，說「初發心住」，菩薩於初發心，得十力分，菩提心堅固。靈裕立志出家

時年方七歲，初發心之重要不言可知。

「治地住」以下，菩薩各修十種法。於「正心住」中，有如下數語：

聞讚佛毀佛，

於佛法中心定不動；

聞讚法毀法，

於佛法中心定不動。

靈裕於一生之中，不論佛法廢絕或復興，皆能心定不動。因此，裕菩薩能獲得眞俗人等如「活佛」一般之敬信。於佛教復興時，雖得文帝厚遇，卻不因之驕奢；値北齊廢佛之難時，亦毅然堅守佛徒之道。曾撰有《華嚴經》注疏之靈裕，於〈菩薩十住品〉之字句，想必洞然銘記心中。於佛法中令心安住不動——靈裕確爲此法之實踐者。

其次，入「不退轉住」，即「其心堅固不動轉」。

聞有佛無佛，於佛法中不退轉；

有法無法，於佛法中不退轉。

此即說明不論有佛法、無佛法，皆不退轉。靈裕不論於廢佛時，或復佛時，皆能一心安住於佛法中，絲毫不退轉。又爲令佛法永不斷絕，堅毅地於石壁上刻鑿經文。

毀譽褒貶皆梵行——梵行品

其時，有正念天子問法慧菩薩道：「何者爲出家者之清淨梵行？」梵行之「梵」爲清淨之義。梵行者，爲斷除欲望之修行，即清淨之修行。時法慧菩薩告以須修十種法。十種法者，即：一、身，二、身業，三、口，四、口業，五、意，六、意業，七、佛，八、法，九、僧，十、戒。

〈梵行品〉乃說明完成十住之「行」。如有關「身業」，有下列數語：

若身業是梵行者，當知身四威儀則爲梵行；左右顧眄，舉足下足，則爲梵行。

所謂四威儀，即行住坐臥。左右顧盼，舉足下足，全皆爲梵行。即不論任何動作，皆須爲清淨之行。「立教施行，取信千載者，裕爲其一。」由此可知，靈裕非止於一學者，其行爲亦爲清淨之行。隋文帝召靈裕至都城時之敕命中，有「法師梵行精淳，理義淵遠，弘道玄教，開導聾瞽」等語。可知靈裕梵行清淨外，學問淵博，且能弘揚佛教，開導迷惑之衆生。

文帝對靈裕，更有下列之詔示：「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恆願闡揚大乘，護持正法。（中略）故遠召法師，共營功業，宜知朕意，早入京也。」

靈裕見此敕書，本欲拒絕，心想此或為一業緣，乃步行至長安。對於文帝派遣前來迎接之車馬，則決心不坐。時高齡七十四之靈裕，自洛州步行至長安，實非易事。若一般俗人，值貴為帝王之召請，必欣喜赴京；然靈裕卻拒乘車馬，步行前往，不奉承權勢，僅一味地守住佛教徒應有之梵行。

靈裕入長安城之後，住於大興善寺。於帝王之敕任國統，固辭不受，只願能返歸故里。對於文帝或高官之邀請，斷然拒絕，下野求去。《華嚴經・梵行品》中有言：稱譏毀譽，則為梵行。

此乃說明不論稱讚或譏毀，全皆為梵行。若值毀譽褒貶，自身能持守梵行不渝即可。

生死乃世之定論

一切行為若皆能持守梵行，則於事物之觀點必有所改變。〈梵行品〉最後，說道：

觀一切法，

如幻、如夢、如電、如響、如化。

即說一切法皆如幻、夢、電、響。

又說：

一切諸法，無自性故。

即說一切諸法無自性，乃因一切諸法皆依緣而起之故。緣起之諸法，亦皆無常。人身或生命，亦皆無常。《維摩經》之〈方便品〉，有如下之語：

是身無常，無强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

吾等人身，皆爲無常，非强非堅固；或身體不調，或疾病死亡。若恃自身强健者，實爲不可之錯覺。

對於「一切無常，生者必滅」等道理，能徹底感受之靈裕，於至親骨肉，亦能以非情視之。一時，靈裕於旅途中忽聞母親病重。心想，即使趕往母親住處，亦不能得見最後一面。因此，靈裕遂裹足未歸。自言道：「即使趕往一見母親，於母親之病，亦無所助；不如返歸鄴寺，爲母親祈求來生之幸福。」

靈裕於母子之骨肉親情，尚能捨之不顧；於世俗之一切煩瑣，更能毅然割捨，僅於佛道中求生存。

一生獻身於佛道之靈裕，即持有肉身，終不免無常到來。終於，靈裕已經年老不堪。鄴城中傳言「裕師將過世」。靈裕法師將不久於人世之傳言，於鄴城中議論紛

紜。

《長阿含經》云：

「夫生有死，自世之常。」（卷二《遊行經》）

即言「有生必有死」，此乃世之定論。

於靈裕稍後之三論大成者——吉藏，著有《死不怖論》，有如下之言：

「夫死由生來，宜畏於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見其初生，即知終死。宜應泣生，不應怖死。」（《續高僧傳》卷十一〈吉藏傳〉）

若能徹底悟知「死」，當能畏敬「生」，且更充實於「生」。

人，必須面對死亡之一事，應於時日流轉之生涯中，牢記不忘。若能不忘此事，則不論從事任何職業，各自皆能克盡本分。

如此，則身爲佛教徒者，當能獲得眞正之生存方式。因能自覺於「死」，方能獲知生存之重要性；如此，於日常之生活中，始能注意「生」之充實，欲充實其「生」，則須於日常生活中「發心」。

〈梵行品〉之結語：

初發心時，便成正覺；

知一切法，眞實之性，
具足慧身，不由他悟。
初發心之重要，自身應能自覺。至於有關初發心菩薩之功德，則將於〈初發心菩薩功德品〉中敘述。

初發心之功德——初發心菩薩功德品·明法品

五台山木瓜寺之靈韻

山西省五台山北台之山麓，有寺院名爲木瓜寺。自古以來，若有人欲登北台，此寺爲必經之地。木瓜寺創建於何時，已無從查考，只知其爲歷史長久之古寺。

木瓜寺內住一長髮老婆，名佛惠，約七十四五歲，貌似愚痴，百歲耆耋，而其形態卻少改於年輕時，佛惠經常駐守於木瓜寺，凡伽藍修葺，常爲導首。

五台山北方之繁峙縣，約住有三百餘村民，一次，跟隨佛惠登北台，偶而，遇天空降雹，遂又依佛惠下台側。佛惠嘗擲一菓（蔓草類）於空中，菓半空如室，佛惠及村民即入內同坐，悉能容受，村民不測其神，皆稱佛惠爲肉身菩薩。（《廣淸涼傳》卷上，大正五十一，頁一一〇七下）

於木瓜寺中，有一單身弔影，形覆弊衣之苦行僧，即五台寺之曇韻（《續高僧傳》卷二十，大正五十，頁五九二下）。曇韻住於木瓜寺，有二十餘年之久。木瓜寺附近，冬季氣候嚴寒，惟谷川溪流兩旁生長樹木；其他山峯上，值夏季，則高山植物蔓衍叢生。曇韻於木瓜寺內，晝夜坐禪。三十餘年前所謂之經文，能一字不漏朗朗再上口，並書寫之。曇韻於十九歲時出家，嘗登位於五台山北方五岳之一恆岳之蒲吾山，於該處讀誦經文，且持續不斷。

一日，值遇栖隱禪師，蒙禪師示諭道：「誦經，確爲修行方法之一，惟僅讀誦，未即至道；要在觀心離念，方契正道。」

曇韻聞之，即專精念慧，遂登五台山，入住於木瓜寺。

曇韻於五台山修行二十餘年，後又至比千山，仍不廢其禪業。曇韻以改誦經爲坐禪之初發心，貫徹其生涯，不論遭遇任何事情，皆不荒怠其禪業。即使蚤、虱聚集，亦不捐棄，任其噉之，如此行施四十餘年。至六十耳順時，終於蚤、虱亦自銷跡，蓋其時曇韻已成爲「佛體」，曇韻每年春秋二時，依佛名法修持，冬夏二季則減食坐禪。常別衆於另室坐禪。若坐禪時感覺昏悶，則起而拜佛。貞觀十六年（六四二），於太原郊外平遙山，於禪坐中遷化，春秋八十餘。

曇諝自十九歲入山修行，六十餘年間，從未追逐過名利，亦未使用過侍者，惟隻身坐禪。不攀附權門，不結交顯貴，故其名亦不見於公籍中。自十九歲入蒲吾山後，其所經歷之山，有五台山、比千山、平遙山等。十九歲時初發心之一念，即貫通其一生涯。

初發心之重要——初發心菩薩功德品

〈初發心菩薩功德品〉者，即敍述初發心菩薩之功德廣大。此品與〈明法品〉，爲忉利天會六品中最後之二品。

初發心菩薩之功德，大於任何修行所得之功德。經文中以各種譬喻說明之。如第二喻中所說：第一人具有於一念之間能過東方無量世界之超能力，但此人即使費無限量之時間，亦不能到達世界之邊際。第二人具有更廣大之超能力，但亦不能於一念之間到達世界之邊際。如此，第三人、第四人，各皆較前一人具有超大能力，但皆費盡無限量之時間，亦不能達世界之邊際。第十人亦如此。直至第一百人，具有最殊勝之超能力，始能達世界之邊際。然而，第一百人卻仍未能悉知初發心菩薩功德之廣大、深遠。此即說明初發心菩薩之功德，較此等人更殊勝、博大。

於是，法慧菩薩以頌文述說初發心菩薩功德之廣大，其中有：

菩提心無量，清淨法界等；

無著無所依，無染如虛空。

此頌文言菩提心無量，遠離一切執著，且無所依恃。須知無所依而能生存，並非易事。人，皆因有所依恃而生存；其實，若須依恃，即爲弱者。觀曇諰之一生，獨自禪坐。當然，法會或禪會時，隨喜布施結緣，但卻捨棄一切依恃，五台山北台中之修行或即如此。

四年前，作者（鎌田先生）登五台山之中台時，聞吉祥寺之一僧，於三千公尺高之北台，冬季時，獨自攜帶八個月份食糧，入於岩室中，專心坐禪、誦經。於零下三十度以上，寒風凜凜之山頂生活，毫無依恃地獨自修行。如經文中所敍：

彼修衆勝行，寂滅無所依；

其心常安住，不動如須彌。

曇諰亦如此，無所依恃之心，不動如須彌山。除法布施之外，一切毫無執著，禪定之心紋毫不動。四十餘年之道心，所以能撐持者，惟其初發心之一念。經文接著說：

勇猛勤精進，速發菩提心；

欲求最勝樂，應疾斷諸漏。

此即謂發勇猛心、精進之重要。一個人在生活中何者爲最勝之安樂？可謂「坐禪」即安樂之法門。日常中之一切所爲，係爲自己，或爲別人，或爲出世，或爲名利，總之，所有一切皆有其目的，或因素。而坐禪，卻不爲開悟，亦不爲有所成就，惟以坐禪爲最殊勝之安樂。而欲求此最殊勝之安樂，則必須斷除諸漏，即斷除一切欲望。已斷煩惱之曇韻，時已六十高齡，即連蚤、虱亦不侵擾。

有關初發心之重要，經文中又說道：

三世人中尊，一切功德業；

無上菩提果，皆由初發心。

三世之中最尊貴之人，即指佛陀。佛、無量功德及無上菩提，皆由初發心而獲得。說明初發心之重要者，即〈初發心菩薩功德品〉是也。

心無憂喜——明法品

其時，精進慧菩薩問法慧菩薩道：「如何修清淨之行？」

法慧菩薩即就清淨之行加以詳說，此乃〈明法品〉第十四。

所謂清淨之行，第一爲不放逸，即不懈怠。有十種法得不放逸，十種法即：一持戒清淨。二、遠離愚痴，淨菩提心。三、捨離諂曲，哀愍衆生。四、勤修善根，得不退轉。五、常樂寂靜，遠離在家出家一切凡夫。六、心不願樂世間之樂。七、專精修習諸勝善業。八、捨離二乘，求菩薩道。九、常習功德，心無染汚。十、能善分別，自知己身。

上述不放逸之行若能實踐，更有十種淨法必須修持。經文中又云：

心常寂定，未曾散亂；

聞好聞惡，心無憂喜；

猶如大地。

即言能將心置於禪定之寂靜中，絲毫不散亂，以無限定力令心安住不動。如此，則不論聞好或聞惡，心皆能不起憂喜。一般人，若聞厭惡之事，心即不喜；若聞歡喜或恭維之詞，則生喜悅。若能住於不動心中，則不論聽聞任何言語，皆不爲所動。六十餘年間，一味坐禪之蘊韻，或其境界即如此也。

一個人若朝既定之目標，全力以赴，或亦能得不動心之境地。若稍有怠惰，或執

疑，或迷罔，則隨他人所使。禪宗有言「驀直去」，即謂勇往直前，毫不右顧左眄地前進。

其次，說能令諸佛歡喜之十種法：

一、所行精勤而不退轉。

二、不惜身命。

三、不求利養。

四、修一切法，猶如虛空。

五、巧方便慧，觀察諸法，等同法界。

六、分別諸法，心無所倚。

七、常發大願。

八、成就清淨忍智光明。

九、善知一切損益諸法。

十、所行法門皆悉清淨。

此十法中之前三項，即不退轉之修行、不惜身命之修行、不求利益及名譽等，曇諳四十餘年中所修持者即此是也。因如此修行，故能得清淨，連蚤、虱亦不集之清淨

無垢身體。

克服煩惱之教法

〈明法品〉中，於敍述十種清淨行、十種清淨願、十種無盡法藏之後，接著說教化衆生之法：

貪欲多者，教不淨觀；
瞋恚多者，教大慈觀；
愚痴多者，教令分別一切諸法；
三毒等分，教以具足勝智法門；
樂生死者，教三種苦；
著諸有者，教空法門；
懈怠衆生，教行精進；
我慢衆生，教平等觀；
心諂曲者，教菩薩心寂靜非有。

此即對於貪欲多者，教其觀身體之不淨。如執著於女色者，觀想其人死時，身體

次第腐壞，而終至變成白骨。能如此觀想，則可捨棄其執著之心。

瞋恚心較重者，教以修大慈觀。愚痴者，則教以世間一切無常，凡事多變化。若能覺悟地位、財產等皆不能永恆相續，則一旦失去時，亦不爲所苦。

又爲貪瞋痴三毒所腐蝕者，宜勸之修殊勝智慧行。浸沈於人生之樂者，教以三種苦，即苦苦、壞苦、行苦。苦苦者，即爲饑餓、疾病所纏之身心苦楚。壞苦者，自身所執愛者壞滅時所感受之苦惱。如失去所愛之人或親生子女等，內心所受之悲苦，則非局外人所能體驗。行苦者，世間一切事物皆悉無常，當其遷流變化時，所感受之苦。此三苦，凡生存中之任何人，皆無法免除。所謂「人生是苦」即此也。耽著於享受快樂者，若教以此三苦，相信定能從沈迷中覺醒。

又有一類人，即執著於一切事物皆永恆、持續不變者，教以諸法皆由因緣和合而成，令之覺悟空理。怠惰者教以精進之重要；貢高我慢者，教以人人平等之理；內心諂曲者，教以保持平衡、寂靜之法。

如此，對於執迷煩惱者，教以克服之道，此即菩薩之謂。

清淨之十波羅蜜

其次，說清淨之十波羅蜜：

一、檀波羅蜜——因一切眾生故，捐捨內外諸物，不起吝惜之心。

二、尸波羅蜜——受持戒律，且不囿於戒律。

三、羼提波羅蜜——修持忍辱行，堪忍一切苦，聞好聞惡，心不起憂喜，如大地之不動。

四、毗梨耶波羅蜜——精進修持，勇猛不懈，專注一心，永不退轉，以完成智慧。

五、禪波羅蜜——入於清淨三昧，漸具諸佛智慧之地。

六、般若波羅蜜——聽聞教法，並確實詳加觀察，知悉諸法本無自性。

七、方便波羅蜜——應眾生之願，而現身教化。

八、願波羅蜜——願度一切眾生，願供養諸佛，願修持、獲得智慧。

九、力波羅蜜——離煩惱得清淨，具足自利利他之力。

十、智波羅蜜——知諸法眞實義，且能解佛之智慧。

如上所述清淨十波羅蜜，依之教化一切衆生，遠離惡道，精進不懈，而離諸苦。於是：

貪欲多者，教離欲觀；

瞋恚多者，教平等觀；

邪見多者，教因緣觀。

即貪欲心重者，教以離欲；瞋恚心重者，教以人人平等之理；邪見衆生，則教以因果及諸法因緣生之理，以令知之。

特別於初發心時，見衆生墮於惡道中，則必須大作師子吼：「我當知其心病，以諸法門濟度之。」知衆生之心病者，即菩薩是也。以之而濟度衆生。

六和敬之實踐

如上所述，能行清淨之十行者，即能興隆三寶。

菩薩摩訶薩教化衆生，發菩提心，是故能令佛寶不斷。

開示甚深諸妙法藏，是故能令法寶不斷。

具足受持威儀教法，是故能令僧寶不斷。

三寶者，佛法僧三者是也。皈依三寶，乃佛教徒之基本條件。其次又說發大願能令佛寶不斷，解說十二緣起能令法寶不斷，實踐六和敬能令僧寶不斷。十二緣起者，爲原始佛教之教法，此乃有名之教法。此處則就「六和敬」略加解說。

六和敬又作六和合，即修行佛道之僧衆，於六項原則下，彼此和合，互敬共修。即：

一、身和敬（身業同）——如禮拜等有關身體之所爲相同。
二、口和敬（口業同）——語言相同。
三、意和敬（意業同）——思想看法相同。
四、戒和敬（同戒）——受持之戒法相同。
五、見和敬（同見）——正確之見解相同。
六、利和敬（行和敬，同施）——衣食等利益相同。

依此六和敬實踐，能令僧寶不斷。此乃修學佛道之僧團生活中所必須遵循之根本法則。

接著，經文又說：

下佛種子於衆生田，
生正覺芽，是故能令佛寶不斷。
不惜身命，護持正法，
是故能令法寶不斷。
善御大衆，心無憂惱，
是故能令僧寶不斷。

佛陀之種子播植於衆生之心田中，令生正覺之芽，則佛寶可不斷絕。由此可知播植佛種之重要，否則佛法將滅亡。

其次，欲令法寶不斷，則須不惜身命，護持正法。曇諦爲成就梵行，立志坐禪，與同參共闡禪法。時值北周武帝廢佛，佛法慘遭毀滅之後，爲護持正法，毫不退轉之決心充盈於大衆中。

爲令僧寶不斷，則須統理大衆。須令大衆能安心修持，無任何煩惱罣礙之事。

於〈明法品〉之最後，法慧菩薩重蒙佛之威神力，以偈文總結教法：

菩薩所修行，眞實無虛僞；
度脫衆生類，離諸煩惱垢。

成就如是法，除滅愚痴闇；
降伏一切魔，究竟得菩提。
即謂菩薩修持十種清淨行，眞實無虛僞，救度衆生，令離諸煩惱苦。又修清淨行，能除滅愚痴之闇夜，令見光明。
欲除愚痴之闇，實非易事。五台山木瓜寺之曇韻，於二十餘年間，孤身修持，終於得以拜見文殊菩薩之靈相。然而，僅此並未能去除愚痴之闇。又經四十餘年之修行，計約六十餘年，方達不求名利之境界。
若能除滅愚痴之闇，則能降伏一切惡魔。世間上有無數惡魔存在，並有各種誘惑方式；若不愼爲惡魔所誘，則辛苦累積之功名富貴，將毀於瞬間。是故必須養成不爲惡魔所誘惑之不動心。

唯心之風光——佛昇夜摩天宮自在品・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

受「唯心偈」之竹林寺法照

中國四大靈山之一五台山中，有唐代法照所創建之竹林寺。據唐開成五年（八四〇）五月至竹林寺參拜之日本慈覺大師圓仁之記述，當時之竹林寺有律院、庫院、花嚴院、法花院、閣院、佛殿院等六院，每一寺院約住四十名僧人。（《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現在之五台山竹林寺，位於台懷鎮西南六公里竹林寺村之西側。我（作者鎌田先生）於一九八五年夏至竹林寺時，僅剩創建於明代高約二十五公尺之白塔與石碑。於登中台之途中，遙望白塔，可見塔身聳立於花叢中。現在於塔後建有莊嚴之佛殿，但卻遠不及圓仁所見唐代竹林寺之莊嚴。

開創竹林寺之法照，於唐大曆二年（七六七）二月十三日，於南岳衡山祝融峯雲峯寺之食堂用粥，忽見鉢中映出五台山佛光寺之影像，其寺東北約一里處之山下有谷川，並見有石門，法照且有穿越石門之感覺。前行五里處，有一寺，門額書有「大聖竹林寺」字樣。法照驚訝之餘，影像忽不見。二十七日晨，又於鉢中見華嚴寺等五台山諸寺院，更見文殊菩薩爲首之一萬菩薩形像，於飯食後即不見。法照爲此不可思議之事，驚訝不已！遂告知其他僧人，有嘉延、曇暉二僧，曾住過五台山佛光寺，皆言確如所見。

位於湖南省衡山縣之祝融峯與五台山遙遙相隔，我亦曾經攀登祝融峯，只見雲霧迷漫，氣流橫溢，一公尺外不復見景物，實堪稱爲靈山。於此山中寺院之食堂內就食，而於鉢中浮現五台山風光，究竟何所暗示？

法照於大曆四年（七六九）夏，於湖南省衡陽縣湖東寺之高樓，望見五色之雲中浮現樓閣，其中有文殊菩薩及一萬菩薩，瞬間即逝。

是晚，法照遇一老人，年七十餘，問法照道：『阿師！嘗發願向五台山，今何不去？』

法照答道：『因去五台山之路途險峻，故難去。』

老人道：『師可急去！』

於是，法照決意不論有何困難非登五台山不可。

八月十三日，法照與南岳衡山同志十人出發向五台山，翌年四月五日，迢迢抵達五台縣。忽見有白光數十道來自佛光寺，翌日，行至佛光寺，見寺景與祝融峯鉢中所見相同；又至大聖竹林寺，其景亦如鉢中所見。（《廣淸涼傳》卷中）

法照於大聖竹林寺，得遇文殊與普賢二菩薩。

文殊菩薩敎示法照道：「念佛爲諸法之王，汝等應當常念無上法王。」並說偈道：

諸法唯心造，了心不可得；
常依此修行，是名眞實相。

普賢菩薩則說：「忍辱即是菩提因，無瞋必招端正報。」

法照承二位大聖之敎，異常歡喜。文殊菩薩又敎法照自菩薩院依次巡禮。

於大聖竹林寺承二聖敎示之法照，遂往華嚴寺、金剛窟、東台、中台等地，依次巡拜。是後，法照於遇見文殊菩薩之大聖竹林寺處，創建竹林寺。本爲淨土敎信者之法照，承文殊菩薩賜示「唯心」之偈文。

吉祥之寶莊嚴殿——佛昇夜摩天宮自在品

自〈佛昇夜摩天宮自在品〉第十五爲第四夜摩天宮會。於第四會中，有四品。此乃佛昇天上之寶殿——夜摩天宮之所說。〈佛昇夜摩天宮自在品〉爲第四會之請佛序，即迎請佛至夜摩天宮之事。

佛陀安坐於夜摩天宮之師子座，響徹天際之音樂，隨即寂然靜止。時夜摩天王自憶念於過去佛所所種善根，並說偈文。即「諸吉祥中最無上」之十如來，及其所入之「最吉祥之宮殿」。十如來及其所入宮殿之名稱如下：

名稱如來——摩尼莊嚴殿
寶王如來——甘露上味殿
喜王如來——雜寶莊嚴殿
慧眼如來——殊特最勝殿
饒益如來——清淨寶山殿
無師如來——微妙寶香殿
天人中尊——輕微妙香殿

無去如來——明淨普眼殿
分別如來——娛樂莊嚴殿
苦行如來——等色普照殿

如此十如來，爲世間之燈，智慧無量，爲世間所最尊，無上之師，諸如來皆曾入最吉祥之宮殿。如此，夜摩天王以偈文讚歎如來之德畢，世尊即於夜摩天宮寶殿之師子座上結跏趺坐。

十如來爲諸吉祥中之最上者，其所入之宮殿亦最吉祥。夜摩天王承佛神力，如此憶念。則今世尊所坐之寶殿，亦爲吉祥中之最無上。換言之，於無上吉祥之寶殿開始第四會之說法，即〈佛昇夜摩天宮自在品〉第十五。

而法照於大聖竹林寺所見之景觀，據《廣清涼傳》卷中所載：

「中有一百二十院，院中皆有寶塔莊嚴。其地純是黃金，渠流、花果充滿其中。」

黃金之大地上，有寶塔，且充滿溪流與花果，此似即淨土之景觀。《華嚴經》所說之最吉祥道場，或即法照所見大聖竹林寺之風光。

見佛難甚——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

世尊於夜摩天宮寶殿之師子座上結跏趺坐，時，世尊周圍集滿來自十方世界之佛菩薩，各皆結跏趺坐。寶殿中集滿諸佛菩薩，佛之名號爲常住眼、無量眼、眞實眼、不動眼等，各有一「眼」字；菩薩之名號爲功德林、慧林、勝林、無畏林等，各有一「林」字。菩薩之名號所以有一林字，即表示行法界之行，完成法界之德；其德之高如樹，其行之廣如林。此十位菩薩，各以偈頌讚佛德。

首先，功德林菩薩以偈文讚歎，其中有一偈，道：

一切諸世界，莫能思議佛；

隨彼衆生願，一切皆悉見。

佛陀非普通一般所能思能見，惟依其「願」能見之。法照發願至五台山覲見文殊菩薩，其願甚切，故遠於衡山祝融峯，於飯食之鉢中，悉見五台山佛光寺之風光，及文殊菩薩爲首之一萬菩薩形像。

夜摩天宮師子座上之佛陀、十如來，以及法會中雲集而來之無數菩薩之形像，並非一般普通人所能見，除非有深切之願望。試看法會中十如來之名號，常住眼、無量

眼等，皆有一「眼」字。即表示須有嚴峻之眼、透徹之眼，方能見佛。

其次，慧林菩薩以偈說道：

不可思議劫，天人師難值；

離垢諸大人，此會亦難遇。

天人師者，即指佛陀；離垢諸大人，則為十如來。不論佛陀，或十如來，於此夜摩天宮之法會中，得以值遇，實為難事。因此，慧林菩薩不禁要發出感激讚歎之言。

心佛眾生本為一——唯心偈

排列第九之如來林菩薩，其有名之唯心偈，曰：

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

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造。

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

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

諸佛悉了知，一切從心轉；

若能如是解，彼人見眞佛。

心恰如工畫師之能繪畫，不論迷失之凡夫心，或已覺悟之佛心，皆爲心之動作，故心佛衆生，實無差別。心若迷時爲衆生，心若悟時即爲佛，不論衆生或佛，皆爲心之造作。佛，由心所造，故心與佛無分別；心若迷惘則爲凡夫，故心與凡夫無分別。

如上所引偈文，自「心如工畫師」，至「是三無差別」，古來稱爲「唯心偈」，或「如心偈」。日本鎌倉時代明惠上人所著《華嚴唯心義》二卷，即此唯心偈之注釋。

法照於五台山大聖竹林寺，蒙文殊菩薩授記，其教示中，有「諸法唯心造」之語，即凡一切事物皆由心之造作。不論是佛是凡夫，皆因心之作用所致。或言惡魔與神亦同，人心可於瞬間成爲惡魔，亦可於瞬間成爲神；惡魔、神與人平凡之心，並無差別。無須如哲學者另立一心之必要，僅吾人平凡之日常心，即可爲神，或成爲惡魔。

破地獄之偈

繼「唯心偈」之後，最後如來林菩薩又說道：

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
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

即言若欲知三世一切諸佛，應觀心能造一切佛。此偈文於《八十華嚴經》作：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此偈文古來稱爲「破地獄之偈」。爲何有此名稱？有如下一段因緣。

唐文明元年（六八四），都城中有一王姓者，旣不行善，亦不守戒。一日，因病而亡。二獄卒引至地獄門前，値遇地藏菩薩，敎以一偈文，即《六十華嚴經》之偈：

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

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

地藏菩薩又道：『念誦此偈文，得不墮地獄。』

王姓者因畏懼墮落地獄，故一心持誦此偈文。終於被獄卒帶至閻魔王前，閻魔王問道：『汝有何功德？』

王姓者答道：『我僅一心持誦此偈文而已。』

終於閻魔王不究其罪，王姓者亦因此得以不墮地獄。三日後，王姓者復甦，偈文仍緊記於心。於是，至一寺院，告知僧人事情原委，並請代爲查尋偈文出處，終於知係出自《華嚴經》。王姓者並將自身之體驗，詳告空觀寺之僧定法師。（《華嚴經傳記》

卷四)

如上所述，此偈文即被稱爲「破地獄之偈」，且被人們不斷稱念、記憶，因衆人確信持誦此偈得以不墮地獄。

如今，禪宗於施餓鬼時所誦之經文，冒頭即：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最後「一切唯心造」之語，即《華嚴經》唯心思想之精簡表現。或此經文即由「破地獄之偈」蛻變而來。文殊菩薩爲法照所說之偈文「諸法唯心造」，與「一切唯心造」可謂意義完全相同。

心淨則衆生淨

上文所引用之「唯心偈」，其最初「心如工畫師」者，即喻心如工畫師之能自在作畫。此喻亦可見於《雜阿含經》卷十：

長夜種種，貪欲、瞋恚、愚痴種種，心惱故衆生惱，心淨故衆生淨。譬如畫師、畫師弟子，善治素地，具衆彩色，隨意圖畫種種像類。(〈無知經〉)

此謂畫師及其弟子，於整備之畫紙上，能隨意作畫，不論圖像或色彩，皆能自由運作。即喻凡夫之心，爲貪瞋痴等煩惱所染汚，亦如沾滿各種色彩。心若惱悶，則衆生苦；心若清淨，則衆生淨。此心淨衆生淨者，即《華嚴經》「唯心偈」所謂之衆生心淨則成佛。心惱則爲衆生，心淨則成佛，心、衆生與佛，並無分別。《雜阿含經》亦如此說。

心若清淨則成佛，心若汚染則爲衆生。法照承文殊菩薩賜示「諸法唯心造」之偈文前，菩薩尙有如下開示：

汝等欲求解脫者，
應當先除我慢心；
嫉妒名利及慳貪，
去卻如斯不善意；
應專念彼彌陀號，
即能安住佛境界；
若能安住佛境界，
是人常見一切佛。

此謂欲求解脫，應當先除我慢心。更除嫉妒、名利、慳貪等煩惱，專念彌陀名號，則能安住佛之境界，能常見一切佛。《華嚴經》云：若能了知一切唯心造，則能見眞佛。兩者說法雖異，其意相同。斷除煩惱則如何？文殊菩薩繼續說道：

若能速斷諸煩惱，
即能了達眞如性。
在苦海中而常樂，
譬如蓮華不著水；
而心清淨出愛河，
即能速證菩提果。

能斷煩惱，則能見眞如月。生長於泥淤中之蓮華，能不著污水，而開出清淨花朵。相同地，生存於苦海中之人們，亦能入於安祥境地，其心明澄、清淨，出愛欲大河，證菩提果。

所謂一切唯心造者，即吾人之心若清淨則爲佛，心若爲煩惱所染污則爲衆生。《雜阿含經》之「心惱故衆生惱，心淨故衆生淨。」與文殊菩薩對法照之開示、《華嚴經》之唯心偈等，可謂完全相同。

佛之音聲深妙

〈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之最後，以智林菩薩之偈文結束。

雖聞如來聲，音聲非如來；

離聲復不知，如來等正覺。

雖聽聞佛之音聲，而音聲並非如來；然若離佛音聲，則不知佛之所悟。佛之音聲並非僅爲音聲，其中含蘊著佛陀之慧命。法照於大聖竹林寺聽聞文殊與普賢二菩薩之開示，然其開示非僅爲音聲，因此「法照聞已，歡喜踊躍，疑網悉除，法照禮謝已，合掌而立。」文殊、普賢二聖之開示，並非僅爲音聲，法照聽聞其開示後，心中之疑網頓然消除，朗朗如秋空之不留雲點。

智林菩薩之偈文最後：

是處甚深妙，若能分別知；

莊嚴無上道，遠離諸虛妄。

一切諸如來，無有說佛法；

隨其所應化，而爲演說法。

佛陀音聲之不可思議，甚爲深妙，若能了知其理，則能覺悟，遠離迷妄。佛應衆生之能力而爲說法，即應衆生心願，佛爲之說法敎化。

法照於南岳衡山祝融峯時，其鉢中映現出五台山之風光，及以文殊爲首之一萬菩薩，此乃法照深願之感應。若無求心及願心，則佛菩薩不出音聲，亦不顯像。

無盡之寶藏——功德華聚菩薩十行品・菩薩十無盡藏品

石窟之行者——樊玄智

中國陝西省中部黃陵縣、宜君縣一帶，地域並不廣闊，卻有數個石窟。黃陵縣雙龍鄉之香坊村，有香坊石窟。此石窟位於陳家山之斷崖，面臨沮河。不太寬之洞窟中，正面有彌勒菩薩結跏趺坐，其上有飛天之彫像。石窟中有男性供養者十人、女性供養者十二人之彫像，每一供養者之姓名均詳列其上，此爲其特徵。

自香坊石窟之入口，右行約五公尺，有高約五公尺之石龕，其內有高約四公尺之摩崖大佛，兩側有二脇侍菩薩，手持蓮華，肅然而立。

宜君縣福地水庫之斷崖亦有石窟，其內有釋迦佛結跏趺坐，周圍端坐無數男女供養者。類似此一佛二菩薩之較小石窟，散布於宜君縣。

此等石窟，究竟彫刻於何時，雖不能確知，但據傳，其樣式類似龍門之東魏石窟，和鞏縣石窟之供養人禮佛圖，或可測知此等石窟當彫造於南北朝末葉。

今之黃陵縣、宜君縣，唐朝亦稱爲坊州。坊州赤沙鄉有一華嚴行者，名樊玄智。離村莊三里處，有一石窟。或此石窟亦如現存之小石窟，不僅爲禮拜之對象，亦爲修行者坐禪之處所。

樊玄智住此石窟達二十餘年，晝間讀誦《華嚴經》，夜間則坐禪。每於讀誦經典時，林間鳥獸皆聚集而來，凝神聽經。誦經者，並非僅出聲讀誦，其音聲中須同時具有音德。

虎豹等猛獸，慕誦經之音德，而俯伏於樊玄智之旁。一次，一惡人將樊玄智推落崖下，然卻宛然無恙。唐永淳元年（六八二），村人見石窟中放出光明，怪而探之，見樊玄智已坐亡。村人將屍體移出窟外，光明隨即消滅；村人將屍體火化後，建塔供養。時樊玄智七十餘歲。

樊玄智以居士身盡其生涯。十六歲時，離家至長安，依華嚴宗開祖杜順禪師修行，專誦《華嚴經》。後又至終南山至相寺，學習《華嚴經》教理，然樊玄智始終致力於《華嚴經》之讀誦。據云，樊玄智於誦經時，曾自口中不斷出現舍利，其數約百

餘粒。樊玄智除自己供養外，更分送多人供養，此乃以舍利布施。（《華嚴經傳記》卷四）

樊玄智自口中出舍利、供養舍利、以舍利布施，因此，人們皆知舍利之功德，皆知供養舍利之重要。華嚴宗之大成者法藏，自長安遠至西方扶風法門寺佛舍利塔前，燃指發願，時年僅十六歲。至晚年，奉則天武后之命，將法門寺之佛舍利迎至東都內宮。樊玄智爲居士身、供養舍利之華嚴行者。

菩薩之十行——功德華聚菩薩十行品

第四夜摩天宮會序論之後，進入本論，即〈功德華聚菩薩十行品〉與〈菩薩十無盡藏品〉。〈十行品〉中，功德林菩薩說十種行；〈十無盡藏品〉則說無盡之寶藏。

功德林菩薩承佛神力，進入善伏三昧。諸佛爲功德林菩薩摩頂，功德林菩薩自三昧起，說菩薩之十行。

佛子！何等爲菩薩摩訶薩行？菩薩有十行，三世諸佛之所宣說。何等爲十？一者歡喜行、二者饒益行、三者無恚恨行、四者無盡行、五者離痴亂行、六者善現行、七者無著行、八者尊重行、九者善法行、十者眞實行。

一、歡喜行者，平等惠施一切衆生，施後不後悔，不求報，不求名譽。如樊玄智自口中出舍利，且將之布施別人。菩薩修歡喜行，令一切衆生心中充滿歡喜，是爲歡喜行。即施者、受者、施物等三者皆空，遠離一切執著之行。

二、饒益行者，即守持佛戒。守持淸淨佛戒，遠離一切煩惱。樊玄智一味誦經、坐禪，雖爲在家居士，當能守持戒律，否則誦經時，將無音德令猛獸俯伏。即使魔王或天女，亦不能誘惑之。「心淨如佛」者，即實踐此行者。欲實踐此行，必須能覺悟「一切法如夢如電」之理。

三、無恚恨行者，即忍辱行。和顏愛語，不加害於人。即使刀杖加諸於身，欲有所危害，亦不瞋恚。

四、無盡行者，即精進之行。樊玄智於石窟中誦經、坐禪，一住二十餘年。精進者，即持續不斷。大凡一件事，若能持續三十年不斷，則當能有所成就。

五、離痴亂行者，即修禪定。依禪定而住於正念，令心不散亂。若能住於正念，則「聞好惡聲，心無憎愛」。住於正念中之樊玄智，雖爲惡人推落山崖，仍能身不受損。

六、善現行者，即觀一切諸法無相之智慧。若能知諸法無相之相，則能入無縛無

著之法門。

七、無著行者，即遠離一切執著，且隨順一切世間。不論遇見何物，皆能心不執著。心不執著者，即爲自由人，或自在人。「見彼佛國，心無所著；若去佛國，心無餘戀」者，即修無著行之人。即使得見淨土，亦無往生之執著；遠離佛國淨土，亦無念慕之心。

八、尊重行者，即願救度衆生、完成覺悟之行。尊重行之實踐者，必須「不自求己安，但欲調伏一切衆生，淨一切衆生，度一切衆生。」更須有「怨親等觀而無差別，欲令究竟至於彼岸，具足成就無上菩提」之心。「怨親平等」者，說來容易，實際上，卻爲極困難實踐之事。

九、善法行者，即成就十種身，利益一切衆生之行。即爲衆生之家、救護、歸依、尊導、師、燈、明、炬、光，以及各種燈。簡而言之，即爲衆生之依賴、光明。自口中出舍利之樊玄智，實即爲衆生之光明。

十、眞實行者，即學諸佛眞實之敎，濟度一切衆生之行。此眞實之實踐者，即依本願令衆生得淸淨。本願者，乃宇宙，或大自然之生命，即爲令其生命存續所行之道。

功德林菩薩說完十行之後，又以偈文重說，其中有：

見者悉不虛，所修皆眞實；

業行不可壞，最勝之所行。

所修皆眞實者，即華嚴所說「舉體全眞」。樊玄智自口中能出舍利，其音聲中具有音德，能感鳥獸來集。即音聲即佛聲，此乃「舉體全眞」之謂也！而其行、其言、其思，實即佛之行、佛之言、佛之心也！

十種無盡藏——菩薩十無盡藏品

其次，功德林菩薩述說十種無盡藏（無盡之大行），此即〈菩薩十無盡藏品〉。〈無盡藏品〉之冒頭云：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藏，三世諸佛之所演說。何等爲十？信藏、戒藏、慚藏、愧藏、聞藏、施藏、慧藏、正念藏、持藏、辯藏，是爲十。

藏者，含藏之意。即將一切收藏，又從所藏中出之。

一、信藏者，即信諸法空、無相、不生，心中澄淨。信藏若成就，即能得不退轉之信、不亂之信、不壞之信、不著之信。若對《華嚴經》無不退轉之信，則不可能持

續誦讀數十年，故知樊玄智已確立信藏。

二、戒藏者，即持守十種清淨戒。十種清淨戒者，即饒益戒、不受戒、無著戒、安住戒、不諍戒、不惱害戒、不雜戒、離邪命戒、離惡戒、清淨戒等。

饒益戒，即利益眾生、令眾生得安樂。

不受戒，即不受外道之戒。

無著戒，不執著欲界之戒。

安住戒，不造五逆罪（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

不諍戒，即互不爭執。

不惱害戒，不因持戒，學諸咒術、藥草，惱害眾生。

不雜戒，離斷常見，不持雜戒，但觀察十二因緣，受持清淨之戒。

離邪命戒，受持清淨戒，以求一切智。

離惡戒，不自言持戒，不惡口向破戒者。

清淨戒，遠離殺、盜、邪淫、妄語、惡口、粗言、兩舌、雜語、貪瞋恚、邪見，守持十善，即持清淨戒之意。

三、慚藏者，離無慚之行，而得覺悟。如「自惟我身及餘眾生，去來現在行無慚

之法。」人於自我反省時，思惟自己或他人，去來現在所行無慚之法。無慚之行者，即由三毒、虛僞等所爲之不善行，因毒念而致人我間互相危害。

四、愧藏者，懺悔一切貪行，以完成佛道。人，爲貪求財寶、妻子、名譽、心無厭足。若仔細思考，人與我之貪欲心，實無分別。

五、聞藏者，即多聞藏。聽聞佛之教法，以完成無上佛道。

衆生長夜流轉生死，
童蒙凡夫不知修道；
我當晝夜精勤學問，
受持一切諸佛法藏，
究竟成就無上菩提，
廣爲衆生說眞實法，
普令一切成無上道。

由此可知，衆生長時流轉於闇夜中，迷惘不知修學佛道。因此，我當晝夜精進學道，成就無上菩提，爲迷惘於闇夜中之衆生，說眞實教法。

六、施藏者，即十種布施：修習施法、最後難施法、內施法、外施法、內外施法、一切施法、過去施法、未來施法、現在施法、究竟施法。

第一修習施法，即平等施。自己不貪著，平等施一切。「我身饑苦，彼亦饑苦。」施食予人，餘者自食，謂之修習施法。此實非普通人所能辦到。人，在饑苦時，人肉尚且要嚼食。戰爭時，見兵士們受饑苦之慘狀，則可了然人類之駭相。故知於極限之狀況下，「修習施法」，實乃難以實現之教法。

第二最後難施法，即爲他人犧牲自身性命。此乃「菩薩之最後難施法」，非凡人所能爲。敦煌莫高窟第二五四窟南壁，北魏時代之壁畫中，有薩埵太子捨身飼虎之圖，及供養薩埵太子之塔。如此，以自身餵動物或他人，實非普通人所能爲。能如此實踐者，即佛陀也！

第三內施法，若有求血肉、腦髓者，隨即歡喜施與。即捨己命，以救他人之布施。

第四外施法，若有求地位、財產者，以歡喜心與之。即凡擁有財產，或位極人身

者，能歡喜布施別人。「富貴無常，必歸貧賤」，此乃名言也！地位、富貴皆無常，吾人實宜銘記於心。

第五內外施法，乃內施法、外施法合併實行，即有求身體、財寶者，皆能歡喜施與。然於「我身財寶，俱非堅固；無常危脆，磨滅之法。」等語，若不能悟知，則無法實踐此布施行。

第六一切施法，即捨一切愛著，將之施予請求者。

第七修過去施法，於過去之所行，一切不執著，而教化衆生。人，若將過去之事執著不忘，則凡事難成。「過去諸法，皆悉捨離。」即謂捨離過去諸法之重要。捨棄過去，不思未來，而以今生爲主，乃爲重要之事。因過去不再來，而未來尚未到之故。

第八修未來施法，不思未來，一味以現在爲主，致力於教化衆生。此乃與第七之修過去施法同時修持。口頭言之，較爲容易，即第六、第七，亦不易實行。

更困難者乃第九之修習現在施法。雖今世現存，實亦不易。

知悉現在所行之一切行爲，皆如夢，皆不眞實，此乃重要之事；若不能悟知，則將流轉惡道。

第十究竟施法，思惟此身不淨，難以爲賴，依衆生所願，一切施與。

聽聞誦經之音聲

以下再依十藏之順序，繼續說明：

七、慧藏者，即知一切諸法之眞實相。一切諸法皆依業報、因緣所成；故須知一切諸法無自性、不堅固、不眞實，一切皆空。能悟知一切諸法皆空，而說眞實之教，即爲慧藏。

八、正念藏者，正念藏也，即念持諸佛之法藏。若能念持法藏，則能斷除一切執著。

九、持藏者，聞持藏也，即聞持諸佛之教法。聞持諸佛之教法者，即絕對否定自我。若能如此，則能「唯佛境界，餘無能及。」因若執著於自我，則不能聽聞佛之教法。

十、辯藏者，體得智慧，爲衆生說法。不違諸佛之教法，逐日說一句一味之法，而無盡期。樊玄智盡其生涯，讀誦《華嚴經》，即爲辯藏之一法；以其音德感動鳥獸草木，則爲辯藏之極致。

說上述十種無盡藏者，即〈菩薩十無盡藏品〉。無盡藏者，即此十藏無盡。無盡，即無盡期。如泉水湧之無盡。無盡，又為不斷之精進。因不斷精進，能自十藏無限地吸取眞實。於石窟中二十餘年，不斷坐禪、誦讀《華嚴經》之樊玄智，可謂即不斷精進之實踐者。於《華嚴經》之〈十行品〉、〈十無盡藏品〉、不知讀誦多少遍；於數度誦讀中，或已將文全部記住。然樊玄智並非僅限於暗記，而能將十行與十藏，付諸身體全部實行。

於石窟中讀誦《華嚴經》之樊玄智，其心中究竟何所思？或即施藏之教法。捨棄一切愛著及過去、現在、未來之樊玄智，於生涯中，一心實踐坐禪、讀誦行，於寂然無聲之森林中，鳥獸聞其誦經音聲，亦因之陷於沈思。

華嚴行者之誦經音聲，於今似仍於耳際間迴盪。

無量之迴向——如來昇兜率天宮一切寶殿品・兜率天宮菩薩雲集讚佛品・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

於兜率天之慧遠與僧休

於西安市（長安）有一規模雄偉之寺院，即大興善寺。現在被稱爲大興善寺公園。公園內樹木蓊鬱，竹林青翠；中心部有山門樓、天王殿、鐘鼓樓、大雄寶殿、觀音殿、法堂、方丈等建築物，寧靜肅穆。大興善寺係由隋文帝所命名，爲一有來歷之寺院。

隋開皇十七年（五九七），曾經開講《華嚴經》之靈幹，因染病而致悶絕，亦因悶絕而意識盡失。身體逐漸冷卻，惟心臟猶溫，故未予埋葬。數日後忽覺醒，曾說出下列不可思議之事故。

有二從者佇立於門前，招呼靈幹一同往空中行去，至一大花園。其中有七寶之樹林，枝葉繁茂。瞬間，忽不見二從者蹤影，靈幹獨自進入花園，只見樹林、水池、山峯等等皆爲珍寶所嚴飾，珠光閃爍，令人目眩不能正視。忽見一樹下端坐一人。說道：『靈幹！你也來了。』仔細端詳，乃馳名之淨影寺慧遠法師。

靈幹探問道：『此爲何處？』

慧遠答道：『兜率天是也！我與僧休法師同生於此，南邊樹下端坐者即爲僧休法師。』

靈幹朝南一瞧，不正是僧休法師耶！

再仔細觀察，但覺二人皆非原來之生身，二人頭戴天冠，身著朱紅及紫色衣服，惟說話仍用生前之語言。慧遠又道：『是後，汝與我諸弟子等皆得生於此。』

以上乃靈幹於悶絕後體驗死後世界之事實。至兜率天花園之靈幹，與地論宗大家慧遠、僧休等相會後，知悉自身死後亦能往生兜率天。

受勅入住大興善寺之靈幹

靈幹幼時，年僅十歲即歡喜至寺院遊耍，及參與法會、聽聞佛法。十四歲，依鄴

都大莊嚴寺曇衍出家，研修佛法。每於入講堂時，有如入兜率天宮之感受。十八歲即能開講《華嚴經》，資質秀逸，令人驚異。

北周武帝廢佛時，曾暫時避難。迨隋朝復興佛教後，又積極展開活動。曾有海玉法師者，指導華嚴經結社之修持，靈幹亦應請爲之開講《華嚴經》。

隋開皇七年（五八七），奉勅命入住長安大興善寺，並任譯經、證義。值闍那崛多翻譯經典，靈幹乃協助其事。

仁壽三年（六〇三），隋文帝勅於全國百十三州建立舍利塔，靈幹亦曾奉勅命迎舍利至洛州漢王寺安置。大業三年（六〇七），又奉勅任大禪定寺上座。大業八年正月，以七十八世齡示寂，遺體火化後葬於終南山。

靈幹一生參究《華嚴經》，曾依經本著《蓮華藏世界觀》及《彌勒天宮觀》等書，並盡畢生之力求生兜率天。臨死時，又蒙青衣童子二人出迎，行至兜率天城外，未能進入城內。即擧足，目朝上方，欲睹城中寶樹之景象。其時，靈幹弟子童眞，守護師旁，見臨死之靈幹，眼朝上方，似有所視。入兜率天宮爲靈幹之願望，當靈幹瞑目時，不知是否進入兜率天宮？

宮殿之莊嚴——如來昇兜率天宮一切寶殿品

《華嚴經》第五會「兜率天宮會」，係說十回向之法。此會中說有〈如來昇兜率天宮一切寶殿品〉、〈兜率天宮菩薩雲集讚佛品〉、〈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等三品。初二品爲本會之序文，第三品爲正宗分。兜率天宮者，即兜率天之宮殿，據傳彌勒菩薩即於此說法。靈幹所著《彌勒天宮觀》，正與兜率天有關，靈幹曾進入兜率天宮，故能詳述天宮之樣相。

首先，〈如來昇兜率天宮一切寶殿品〉說迎請佛陀之事。佛陀並未離去夜摩天宮之寶莊嚴殿，而直入兜率天宮之一切寶莊嚴殿，安坐於刻意嚴飾之師子座上，此宮殿係以各種珍寶莊嚴具裝飾而成。此由百萬億妙寶所裝飾之宮殿，與靈幹所見由珍寶所飾之林地山池等景觀，無甚差異。

宮殿中，百萬億天神、龍王、夜叉、阿修羅王、金翅鳥王、化樂天王等諸天諸王，皆恭敬禮拜於佛。並道：

如來出世，甚難值遇；

功德具足，智慧無礙；

平等正覺，我今得見。

此乃表示能值遇於佛之歡喜，並以香華、抹香等供養佛。

兜率天王更讚歎道：

無礙如來猶滿月，諸吉祥中最第一；

來入衆寶莊嚴殿，是故此處最吉祥。

即謂猶如滿月之佛陀，爲吉祥中之大吉祥；佛所居住之寶殿，亦爲最吉祥之處所。

菩薩之讚佛偈—兜率天宮菩薩雲集讚佛品

其次以爲金剛幢菩薩爲首之十位菩薩，各率領其世界之菩薩，來詣佛陀，並禮拜供養。時，世尊自兩膝放出百千萬億光明，普照一切世界。十位菩薩各以偈文讚歎佛德。

首先，金剛幢菩薩說道：

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

以本大願力，顯現自在法。

即使佛不出世，亦無涅槃，宇宙之生命力，亦任運自在，出生成長。即謂不論有佛無佛，大自然之生命力，能於任何處所生成。《華嚴經》之本尊毘盧遮那佛亦然，故有「色身非如來，音聲亦如是」之謂。其本願力者亦即法身之力。

夜光幢菩薩接著說道：

譬如一心力，能生種種心；
如來一法身，出生諸佛身。

一心之力、意志之力，或願力之力等，能生各種不同之心；相同地，如來之法身，能出生諸佛身。法身無形，非眼能視，此即大自然之生命力，其生命力能出生諸佛。

三世一切佛，法身悉清淨；
隨其所應化，普現妙色身。

法身清淨，其清淨之生命力，能出生佛之色身。即以肉身示現於世之佛，乃宇宙之生命力所成。《華嚴經》將此宇宙之生命力，即佛之法身，稱爲「毘盧遮那佛」。

佛之法身，何處可見？寶幢菩薩說道：

法身無處所，充滿十方界；

佛身難思議，如空無分際。
宇宙生命力之作用，即如來之法身，非凡夫雙目能見，亦無存在之處所。但並非不存在，且充滿於十方世界中。如來之法身，亦非吾人淺陋之知識所能瞭解。因其恰如虛空（太空）之無限無際，廣大無邊。
接著，眞寶幢菩薩說道：
若解眞實法，無佛無世界。
衆生虛妄故，是佛是世界；
吾等衆生生於迷妄中，故分別此是佛、此是世界。若自眞實之法身世界觀之，則佛與世界皆不存在；僅衆生於迷妄中，妄加分別而已！
如此，諸菩薩各以偈文讚歎佛德。

十種迴向——金剛幢菩薩迴向品

其時，金剛幢菩薩承佛威神力，入於明智三昧中，得睹百萬諸佛。此等諸佛皆名爲「金剛幢」。諸佛語金剛幢菩薩道：「善哉！善哉！佛子！乃能入是菩薩！明智三昧正受。」此實乃盧舍那佛本願力之緣故。諸佛各伸右手爲金剛幢菩薩摩頂，且促其

快說迴向之法。

於是，金剛幢菩薩說十種迴向如下：

一、救護一切衆生，離衆生相迴向
二、不壞迴向
三、等一切佛迴向
四、至一切處迴向
五、無盡功德藏迴向
六、隨順平等善根迴向
七、隨順等觀一切衆生迴向
八、如相迴向
九、無縛無著解脫迴向
十、法界無量迴向

有關十種迴向，經中有詳細敍述。所謂十迴向，即菩薩將所修之善根，迴向衆生、菩提與眞如。迴向之迴者，即迴轉之意；向者，即趣向之意。

此十種迴向可分爲三類：一衆生迴向，以大悲救度衆生。二、菩提迴向，是正善

根，趣於無上正覺。三、眞如迴向，捨棄執相，而證入眞理。敍述以十種大行迴向衆生、菩提、眞如等三者，即十迴向法門。

第一、救護一切衆生離衆生相迴向者，即迴向個己所修之善根，決意爲衆生之舍、護、歸、趣、安隱、大明、炬、燈、導、主寶臣等，以救度衆生。

衆生之狀況，究竟如何？從下文可以窺知：

衆生常爲愛網所纏，無明覆蔽染著有愛，爲之走使不得自在，縛在苦獄隨諸魔業，於諸佛所心生疑惑；不得出世道，不見安隱處，常馳無量生死曠野，受無量苦。

此乃謂衆生爲愛欲所纏，爲無明所覆，更爲地獄之苦所繫縛，心生疑惑，不知何處爲安隱之境地，奔馳於生死曠野中，受無量諸苦，此爲衆生現實之寫照。菩薩爲救度受苦諸衆生，而迴向所修之善根，是爲第一迴向。

第二、不壞迴向以下，先有一段長行說明內容，接著則爲金剛幢菩薩以偈文再敍之。下文則先列述重要經文，再逐次說明其內容。

迴向至彼岸

第三迴向中，經云：

若在家時，與妻子俱，未曾暫離菩提之心……雖與同止，心無所著，以本大悲故，處在家屬；以大慈故，隨順妻子，於菩薩淨道，無所障礙。

雖居在家生活，與妻子共住，隨順妻子，但卻能堅守菩薩之淸淨道。此處所述即爲在家佛教之根本。

第四、至一切處迴向，謂以一切善根功德之力至一切處。因此，須先具足至一切處之身業、口業、意業等善根功德，然後能至一切處，而獲得一切。此即所謂「一即一切」之教法。

第五、無盡功德藏迴向者，即迴向一切善根，莊嚴一切佛刹。由此迴向可得十種無盡功德藏。

菩薩一切虛妄見，已滅已棄，永無餘；

遠離世間煩惱熱，得到究竟淸淨趣。

進入第五迴向之後，即能捨去一切虛妄之我見及煩惱。靈幹之所以能至兜率天，或即處於已捨去煩惱，惟心臟仍跳動之狀態。

第六、隨順一切堅固善根迴向中，即述說一切施行，特別是淸淨之布施。又此段中，更詳述有關迴向之種種：

迴向者何義？永度世間生死彼岸故說迴向，度諸陰彼岸故說迴向，度語言道彼岸故說迴向，度衆生相彼岸故說迴向，度身見彼岸故說迴向，度不堅固彼岸故說迴向……度諸世間法彼岸故說迴向。

此乃謂迴向者，即爲度一切彼岸之故。行布施行，亦爲度彼岸之故。

第七、等心隨順一切衆生迴向中，述說菩薩修習無量善根，爲衆生之無上福田，令衆生得清淨。

勤修精進無懈怠，於一切願不退轉；
菩薩迴向到彼岸，能開清淨妙法門。

精進不懈怠，爲達成一切願望，決意不退轉，則能迴向到達彼岸。靈幹於進入兜率天，會見慧遠、僧休以後，較以前更精進修持，所謂「端然觀行，絕交人物。」即端然不動而住，拒絕一切人際交往；因若不如此，則不能昇入兜率天。即謂捨棄世間煩雜之交際應酬，一心坐禪精進，乃爲必要之事。

無限迴向

第八、如相迴向者，即以所修善根迴向於眞如。如相，即眞如相。菩薩若安住於

此迴向：

迴向一切法自性無有自性，如相如善根亦爾。迴向一切法無相眞實相，如法如善根亦爾。

一切法無自性，故眞如無自性，善根亦無自性。一切法無相，故能知眞實之相。雖迴向，但並不因此而增長善根；不迴向，亦不因此而減少善根。因無相之善根、無功德之善根，乃眞正之善根。靈幹得知海玉法師組織華嚴經結社，即發心開講《華嚴經》，然卻並非爲積聚善根之故，實爲不求一切報酬之無功德善根。

第九、無縛無著解脫者，即以不爲相所繫縛、不執著於見之解脫心，迴向善根。以無縛無著解脫心，得普賢自在；

於一華中，令一切嚴淨世界皆悉安住。

以無束縛、無執著之心，能至普賢菩薩自由自在之境地，亦能於一華中徹見一切嚴淨之世界。所謂嚴淨之世界，即如靈幹所見之兜率天宮，或如蓮華藏世界之景象。甚且其世界之景象，能於一華中悉見無遺。

第十、法界等無量迴向者，即以見法界等無量諸佛、調伏無量衆生之善根，迴向一切衆生。

住此迴向中，能見法界等無量諸佛，能調伏法界等無量衆生，能莊嚴法界等無量佛剎。所謂法界等者，即謂如虛空之無限大世界。無限大之迴向者，乃宏大、雄渾，非人類淺智所能測知之無限大。

至於如何迴向善根？即積聚功德，再如上述之迴向法界等，則迴向之善根，及受迴向者，皆爲無限大。《華嚴經》所言者，誠爲無限大之世界。

生存於如此無限大世界中之衆生，其所爲著實微不足道。若自法界觀測衆生之所爲，恰如芥子般渺小。人，若能悟知此理，則於自身之所爲，當能心懷謙虛。

靈幹曾於氣絕時獲見兜率天宮之景象，是後又再甦醒。終於，靈幹亦面臨眞正之死期，曾一時失去意識，不久又回復，弟子童眞問道：『見到何物？』

靈幹答道：『見大水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

靈幹自見坐於大水遍滿之華上，又說道：『所願足矣！』終於氣絕而逝。

坐於大水遍滿之花上，乃因願力不足之故。不能得生蓮華藏世界，僅生於大水遍滿之中。如淨影寺慧遠等所住之兜率天宮，亦不得往生。雖一度因悶絕而得見天宮之莊嚴，然眞正臨終，卻不得往生，此乃因願心不足之緣故。

靈幹畢其生涯，一心奉持《華嚴經》，開講《華嚴經》，亡後卻不得上昇兜率天

宮。靈幹願生彼處，曾撰有《彌勒天宮觀》，然卻未能如願。吾等凡夫，又如何得生兜率天宮？佛陀於兜率天宮所說之〈昇兜率天宮一切寶殿品〉以下三品，即曾詳述，其深邃、其靈妙，若細思之，即能獲知。

歡喜之妙道——十地品㈠

得見天宮之大覺寺慧光

位於嵩山山麓之少林寺，以少林寺拳法聞名；又爲達摩大師隱棲之道場，而爲人所知曉。少林寺乃北魏孝文帝爲佛陀禪師所建之道場。

佛陀禪師爲印度之禪者，於遊歷中央亞細亞、西域等諸國後，來到北魏都城——平城（大同市）。平城有聞名之雲崗石窟。或許，佛陀禪師於進入雲崗石窟時，見到類似北魏帝王之巨大佛像，曾驚訝不已。此乃現存之雲崗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之佛像。遊牧民族匈奴王之長相雄壯、魁偉，有令見者折服之威力。

平城城內擁有百萬資財之康家，爲一佛教信者，曾爲佛陀禪師建一別院，禪師即住此專修禪定。

孝文帝遷都洛陽時，佛陀禪師亦隨至洛陽，住於嵩山，時或回洛陽禪院。時，有慧光者，年十三歲，隨父親來洛陽。慧光，即後來之律宗大德，亦爲研究《華嚴經》之權威。

慧光隨父親至佛陀禪師之禪院，於四月八日，依禪師受三歸戒。禪師見慧光眼光炯炯發亮，知非普通孩童。誦經時隨即記憶，至夏間，即爲之剃度出家。才能非凡之慧光，於禪師教示下，致力於戒律之研修，終至成爲律學泰斗。

其時，自印度來洛陽之勒那摩提，將世親注釋《十地經》之《十地經論》，譯爲漢語，慧光亦參列譯場。當然，慧光因此精通《十地經》、《十地經論》等內容。《十地經》者，即《華嚴經》之〈十地品〉，以獨立經典流傳於印度。精通《十地經論》之慧光，更從事《華嚴經》、《十地經》等大乘經，以及《四分律》之注釋。當時名流儒者等，皆重視慧光之學德，且尊爲聖人。

慧光非僅爲一佛教學者，更爲一靈能者。有一年，久旱不雨，人們來到慧光處，請求爲之祈雨。慧光乃至洛陽西南嵩山附近之池旁，向山神燒香祈雨；不久，洛陽原野一帶，大雨滂沱。

北齊時，被召請至鄴都，任國統，即宗教大臣。有關宗教行政，手腕卓越。示寂

前日，乘車至事務所，甫出大覺寺之門，忽然屋脊斷裂；於事務所執筆作務時，忽有土塊掉落於筆前，但慧光卻泰然自若，宛如平素。

臨終時，於氣息將絕之片刻，忽見天宮降下。此天宮爲兜率天宮，或爲〈十地品〉所說之他化自在天宮？卻無人知曉。或許慧光已因此受迎往生天宮，時年七十歲。華嚴宗大成者法藏所撰《華嚴經傳記》卷二中，有慧光之傳記，並盛讚其遺德。

具大悲心——第一歡喜地

於《華嚴經》中佔頗有重要地位者，即〈十地品〉。此即分階段敍述菩薩修行之境地。自〈十地品〉第二十二至〈寶王如來性起品〉第三十二之十一品，爲第六會於他化自在天宮之說法。他化自在天宮爲欲界第六天，即欲界最高天。世尊於他化自在天宮之摩尼寶殿說法。或許慧光於臨終前所見者，乃他化自在天宮莊嚴之景相。

時，金剛藏菩薩承佛神力，述說十地法。十地者，即：一歡喜地、二離垢地、三明地、四焰地、五難勝地、六現前地、七遠行地、八不動地、九善慧地、十法雲地。解脫月菩薩代表諸菩薩述說十地之重要性。

十地者是一切佛法之根本，菩薩具足行是十地，能得一切智慧。

並請求說明其內容。金剛藏菩薩應解脫月菩薩之要請，而詳述十地之內容。

第一歡喜地者，即生大歡喜之所。此乃憶念諸佛、諸菩薩之心，所生之法喜。生大歡喜者，乃因「以大悲為首」之故。所謂「悲心乃智慧之首」，若無悲心則不能救度眾生，此即說明僅具智慧實仍不足。

慧光於出家後，被譽為「聖沙彌」，因其能「所獲利養，轉以惠人」。利養者，即所受之物品或金錢。凡受人供養，必再轉施他人；或將所學之經典內容，轉述於他人。簡而言之，即實行財施與法施。受持《十地經》之慧光，即極力實踐進入「歡喜地」之菩薩行。

常行慈悲心，恆有信恭敬、慚愧功德備，晝夜增善法，樂功德實利，不樂於諸欲。

此乃謂常具慈悲心之重要。以信心恭敬諸佛菩薩，自知慚愧，晝夜只願積聚善功德，不為自己求安樂。此實即住歡喜地之菩薩之所行。然今世人之所行，恰與此教法完全相反。對他人無慈悲心，但求充足自己之欲望與快樂，若如此，則必墮落地獄；常持慈悲心，乃歡喜地之所行。因此，發大願、具願心，實為重要之事。

三聚淨戒——第二離垢地

其次爲第二離垢地。此乃離煩惱垢，持淸淨戒之所。首先說三聚淨戒，即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攝律儀戒者，即斷除一切惡，而守持戒律。具體而言，即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攝善法戒者，即積極實踐善法。攝衆生戒者，即攝取一切衆生，普遍施予利益之利他行。經文中有關不淫，有云：

離於邪淫，自足妻色；
於他女人，不生一念。

即以在家之立場，受持不邪淫戒。

於攝善法戒中，極重要者，即爲他人說善法，而自身更須能確實實踐。

若人自不行善，爲他說法，
令住善者，無有是處。

自身不能行善，卻向他人教以善法，欲其行善，此實乃行不通之事也！故必須首先從自身做起，然後以此敎化他人。其善法之內容，即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等四攝法。此乃大乘菩薩之實踐德目，其重要性不必再贅言。故言善行爲者，即實踐此四

攝法是也！

於第二離垢地中所說之三聚淨戒，確實爲重要之法。佛陀禪師教示慧光當先修習戒學，即因此也。禪師曾對慧光說道：

此沙彌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聽律。（《續高僧傳》卷二十一〈慧光傳〉）

洞悉慧光具有異常才能之佛陀禪師，教導慧光須先學律。律爲智慧之根本，若不具才能，實難理解。因若僅研習經論，易致忽視戒律；若蔑視戒律，則佛法將危，且爲修道之障礙。

隨順禪師教示之慧光，於道覆律師處修習律學。慧光於修學《四分律》條文之餘，更付諸於實踐。自年幼時即修習律學，而爲慧光人格完成之奠基，此實不容置疑。

惟佛法爲貴——第三明地

明地又稱爲發光地。首先說明欲入第三地，須具有十種深心。即淨心、猛利心、厭心、離欲心、不退心、堅心、明盛心、無足心、勝心、大心。此乃離煩惱、求佛道所必須之十心。無足心者，即無厭足之心，無限之向上心。

如說行者，乃得佛法；

但以口言，無有是處。

此謂若不能依所教付諸實行，則不能獲得佛法。僅口頭言說，或限於思考，不能得利。故知惟實踐勝於一切。於十波羅蜜而言，則特重視忍辱波羅蜜與精進波羅蜜二者。

為求佛法，堪忍任何苦楚。經文云：

為欲求法故，備受阿鼻苦；

何況於人間，小小諸苦惱。

阿鼻之苦者，即墮阿鼻地獄所受之苦。阿鼻地獄乃極惡之人受報之處，為所有地獄中最苦之地獄。即不堪其苦而哭泣喊叫之「叫喚地獄」。為求佛法，即使受阿鼻地獄之苦，亦能忍受。與阿鼻地獄相比較，人間之苦楚已不足為言。若仍不能忍受，則將無法求得佛法。

其次，經文又道：

日夜常精進，聽受無厭倦；

讀誦愛誦法，唯法以為貴。

此即說明日夜精進不懈，聽聞、讀誦經文之重要。慧光年輕時，於佛陀禪師處，

一心不亂研究經典，其寧靜安祥之擧止，彷佛仍隱約可見。摒棄一切，僅以佛法爲貴，此乃學道者必備之心緒。

眞妙之明珠——第四燄慧地

其次爲第四燄慧地（燄地）。智慧之火能燒諸煩惱，故稱爲燄慧地。於此須修持四正勤、四如意足、八正道。四正勤者，即欲得覺悟所須之修行法之一。即：一、未生之惡、不善，令不生，而發心精進。二、已生之惡、不善，努力令之斷除。三、未生之善，努力令之生成。四、已生之善，令不失卻，且更努力令之增廣。比四行即稱爲四正勤。口頭言之似爲容易，實際上，則須下大工夫努力，方能實現。四者之中，即使僅任何一種，欲令之徹底實踐，已非易事。

四如意足者，又作四神足。即依禪定能令之生起之神通力。足者，原因是也。即如己意能現各種神通力之原因。於此又說「欲定」。如「欲定斷行成就」，除去不善之強烈願望，即爲「欲」；令心集中於某一對象，即爲「定」。依此定力而斷除煩惱，稱爲「斷行」。誓願退治煩惱，而致力修持禪定，令心統一，此即爲「欲定」。因修習禪定而能發揮神通力。祈雨成功之慧光，其神通力即因修禪定而獲得。當

時有軍閥欲向僧尼徵稅，以寺院財產充當軍備，並公布「敢反對者斬」。時慧光任僧官，極力反對徵稅。主張絕對不可向僧尼及寺院徵集稅金，其強烈之不退轉力，即因禪定而來。於「反對者斬」之氣勢下，一般普通人當即失去反對之力量。能拚著性命提出抗議者，乃因修禪定所獲致之力量。

菩薩住於第四地，即使千億惡魔，亦不能破壞其清淨道。「如眞妙明珠，不為水雨敗」，即說住於第四地，其智慧清淨，喻如明珠，不為汚泥、雨水，壞其清淨、明澄。

超越無明之闇路——第五難勝地

於第五難勝地中，說能勝難斷之無明。進入此階段，即能悟知苦集滅道之四聖諦、世諦、第一義諦等眞理。諦，即眞理。

於悟知世諦（世俗諦）之同時，欲知第一義諦，實為困難。世諦，即屬於世俗範圍之眞理；第一義諦者，則為最高之眞理。經文云：

菩薩隨衆生意，令歡喜故，

知世諦；

究竟一乘故，知第一義諦。

即謂菩薩爲令衆生歡喜之故，而知世俗之眞理。如慧光之祈雨、中止徵稅、行布施行等等，皆爲能識世俗眞理之故。

人，爲生存於世間，則不得不從事世俗之事。如爲求生存，飲食、睡眠爲不可或缺之事；爲求飲食、生活場所，則須有經濟來源，方能營生。如慧光，被任僧官，晚年更任具有崇高社會地位之國統，其辛勞可想而知。當慧光爲俗事勞心時，佛陀禪師曾對慧光說道：

吾之度子，望傳果向（四向四果）於心耳。何乃區區方事世語乎……道務非子分也，如何自累？

即謂禪師之度慧光爲弟子，乃希望傳其禪修及境地，如僧官之俗務，非汝之本分，何苦如此爲俗務所累？然慧光於僧官之俗務，及禪定之實踐，皆能妥善處理。此實即「十地品」第五難勝地所說教法之實踐。

於第五難勝地中所薰修之智慧及善根，皆爲救度衆生之故。經云：

所作一切善根，皆爲度衆生故，

爲一切衆生求安樂故，

爲利益一切衆生故。

爲救度一切衆生之苦惱，今得解脫，而積聚善根者，乃住於難勝地之菩薩。

菩薩住此難勝地，稱爲念者、智者，或堅心者、隨慧者、得神通者。善於記憶諸法之故，稱爲念者。「決定智慧故，名爲智者。」即能以智慧決定一切事物之故，稱爲智者。「不捨持戒故，名爲堅心者。」持守戒律者，即稱爲堅心者。如慧光之持戒者，即爲堅心者。慧光「立志貞靜，堅存戒業。」自出家後，即持守戒律，以持戒貫徹其貞靜之一生。慧光實即經文所說之堅心者。在日本，則如栂尾之明惠上人，一生持戒不犯。

經文又云：「善修禪定故，名爲得神通者。」如上文所述，慧光又可稱爲得神通者。

菩薩住於難勝地，立誓願道：

我當於一切衆生，爲首爲勝，

乃至於一切衆生，爲依止者。

爲救度衆生，誓爲主人公，爲殊勝者，爲一切衆生之所依止處。「衆生甚可愍。墮在無明闇，愛因緣所繫。」爲救度此類衆生，菩薩須爲照亮闇暗之燈火。衆生徬徨

於無明之闇路中，爲愛欲之網所繫縛，菩薩能明見及此，知衆生之危險處境。吾等凡夫，自陷於無明闇路中，絲毫不知其實際之狀況。

經文又道：「爲利世間故，造立經書等。」慧光終其一生實踐利他行，曾有多種著書。《續高僧傳》列有慧光之著書云：「凡所撰，勝鬘、遺敎、溫室、仁王般若等，皆有注釋。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紙。」此外，尚有《大乘義律章》、《僧制十八條》等多種。撰文著書皆爲利益衆生，並非爲提昇自身聲望。《華嚴經》謂「所作諸善業，皆爲利衆生。」依此敎法實踐者，即慧光之利他行。

甘露之法雨——十地品㈡

雁聽華嚴經——大覺寺僧範

北齊文宣帝（五五〇——五五九在位）建國於華北地區，其都城鄴（今河南省臨漳縣），有寺院多處。

據《續高僧傳》（卷十〈靖嵩傳〉）載，鄴都有大寺四千、僧尼八萬、講座數二百餘，聞法之在家信者約一萬人。

鄴都有一大寺，名顯義寺。膠州刺史杜弼嘗於此舉辦講經法會，應請而來者，爲大覺寺之僧範。僧範爲研究《華嚴經》之第一人。

當僧範於冬期講座講《華嚴經》，講至〈十地品〉第六地時，有一雁騰空而至，自寺塔之東迂迴而入講堂，面對臺上開講之僧範，伏地聆聽。講經畢，則自寺塔之

西，展翅而去。

至夏間，講座開始後，有雀鳥飛來，凝神聽講。又曾於濟州講經時，有烏鴉前來聽經。蓋雁雀溫和，歡喜近人聽講；而烏鴉者，惡性殘忍，被喻爲凶惡之物，如此，凶惡之烏鴉尚且前來聽僧範講經。

僧範自幼嗜讀羣書，至二十三歲，已遍讀中國古典，以至印度各種咒術等，以學識淵博知名於當時。後立志學佛，曾燃指供佛。是後《華嚴經》之大成者法藏，亦於出家前燃指供佛。欲燃指供佛，若無堅强之願心，則於事難成。

僧範二十九歲時，因聽一僧開講《涅槃經》，獲悉佛法之奧祕，遂於鄴都一寺中出家。出家後，專研《法華》、《華嚴》二經，更師事當時之大學者慧光。是後，於鄴都大開法筵，常有聽衆千餘人聚集。時有大儒者徐遵明、李寶頂等依之受菩薩戒。儒者發心求受菩薩戒，足見僧範之感化力。在僧範之著述中，幾乎遍及大乘經典，又撰有多種注釋書。如此衆多著述，若能有一二種流傳至今，則不難獲知北齊時代佛教研究之水準。

僧範自儒入佛，崇信者與日遽增，且被譽爲「高僧」。所有供養物品，皆隨手分施門徒，自身不留一物，於衣食等物質上從未有不滿之顯露。喜怒不形於色，嚴持戒

法，始終如一。此外，更一心專注於《華嚴經》之研究，晝間開講經典，夜裏則禮拜千佛。天保六年（五五五）三月二日，因疾而終，世壽八十歲，如其英悟之資質，後來者亦難尋覓。

專修唯心行之捨身行者——法喜禪師

僧範於開始講解《華嚴經》〈十地品〉之第六地時，有雁子前來聽講。第六地「現前地」乃重要之修行階段。於第六現前地中，般若智慧現前，即說有名之「唯心偈」。第七地說廣大心，第八地說神通力，第九地說智慧光遍照，第十地說承受諸佛法雨。

於說第六現前地之始，敍述菩薩之讚歎世尊。更有天女，作天衆伎樂，讚歎世尊功德。有：

常行於布施，利益諸衆生，
本來雖清淨，持戒而堅心。

如此讚歎之語，恰如敍述僧範之生涯，雁子前來俯伏聽經，亦爲當然之事。

解脫月菩薩請求金剛藏菩薩說明第六地之風光。金剛藏菩薩答以進入第六地，須

具十種平等。即覺悟一切法無性、無相、無生、無滅、本來清淨、無戲論、不取不捨、離、幻夢、有無不二等。

進入第六地之菩薩，於觀十二因緣之同時，並觀：

三界虛妄，但是心作；

十二緣分，是皆依心。

此即「唯心偈」之謂。即說明世界乃因妄念所造作，十二因緣亦依心而成立。「唯心偈」一文，於偈頌中之表現，如後：

了達於三界，但從貪心有；

知十二因緣，在於一心中。

如是則生死，但從心而起；

心若得滅者，生死則亦盡。

二者所言相同，即謂因貪心、妄心，而有三界之幻影形成。生死者，即迷之世界，或流轉之世界之所有物。而「迷之世界」，實亦由貪心所成。

唐初，長安附近藍田縣之津梁寺，住有法喜禪師者，因病而自覺生命將不長久，因此，不再服藥，謂門人道：『無常至矣！勿事諠擾，當默然靜慮，津吾去識，勿使

異人輒入房也。』

法喜獨自於房中，一心誦念「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之「唯心偈」，泰然迎接「死」之來臨。是時，門人皆聞北方林中，有音樂與車馬聲響起，衆知此乃自極樂世界之來迎者，隨即告知法喜禪師。禪師道：『我已捨棄世間一切果報，又何復再思生極樂世界，那僅是麻煩之事罷了！』

說罷，即端然進入禪定，且不再發一言，房中充滿香氣，至五更，於端坐中逝去，顏色鮮明，如平常入定般。

法喜於生前，曾預示弟子道：「將遺體曝置山野，布施鳥獸；再將死骸置於幽谷。」然而，於禪師逝世後，弟子們見其顏貌端詳，欲將之曝置山野，皆感猶豫。於是，便決定鑿造岩窟，將遺體安置。然而，是日夕時，卻值暴風雪不停，雪積一尺高，將山路全部覆住。當遺體搬運途中，卻聞已經死亡之法喜之聲音，說道：『我本欲將屍體曝置山野，布施鳥獸，爲何欲將之埋葬，此乃違我本願。大雪已將荒野埋覆，可立刻停止葬列。』大衆聽悉法喜所說，卻無視於其所願，仍將遺體安置於岩窟內。

隔不久，一信徒至窟內拜見遺體，見其容貌仍未改變，神色泰然。又隔不久，仍

未見容貌改變，大家皆爲其遺體不壞感到訝異。有人將覆住全身之衲衣掀起，一看！身體部分已不知爲何物啃食，僅見枯骨鮮明，而頭部卻完好如初，容貌未變，頭部以下僅剩骸骨，此實即符合法喜之本願。（《續高僧傳》卷十九〈法喜傳〉）

有「青溪禪衆，天下最稱」之美譽之荊州青溪山寺，法喜自年輕時即於此修行，其示寂之事確實不可思議。示寂前，直念「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即使極樂世界亦不願前往之法喜，竟示現如此奇蹟。以屍體布施鳥獸，爲法喜之本願。而死後屍體被埋葬，後又達成其願望之强烈意志，或即對儒夫之一種彈劾。此與一心念佛求往生極樂者，實如天壤之別。

「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之道理，若能即此體悟，則死後之世界亦不在乎其有或無。因凡事皆由人之貪欲心所示現。死後若心不執著，則極樂、地獄皆不存在。所遺屍體布施鳥獸乃爲最上妙方。如法喜之禪者，實爲「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之實踐者。葬儀或墳墓皆不執著之法喜，實爲生於空法中，死於空法中之行者。捨棄世間一切果報，不求往生極樂之法喜，其心中對於去來之看法如何？於終南山之暴風雪下，其遺體又何所見？人，獨自來到世間，又獨自悄悄地離去；獨自一個人，於死時，即使極樂世界亦不求生，而捨棄一切之法喜，實即爲一捨身之行者。

願力與神通力——第七遠行地

進入第七地之菩薩，能遠離聲聞、緣覺二乘之境地，故稱爲遠行地。自第六地進入第七地，必須實踐十種妙行。其中有：

遠離三界，而莊嚴三界。

求道者，必須能遠離三界。僧範自儒入佛時，「空門寂想，不緣世務」（僧範傳），即捨去一切世俗之生計，一心禪坐，覺悟一切皆空之理，不以世間雜務及人際關係困擾自心。然而，若僅捨棄三界，則不名爲菩薩。菩薩者，須立誓度化衆生、莊嚴三界。若欲莊嚴三界，則須於現實世界中實踐菩薩行。

第七遠行地中，有如下數語：

佛子！譬如二世界，

一定清淨，一定垢穢。

是二中間，難可得過。

此世界中，有清淨世界與垢穢世界二種，欲圓融此二世界，並非易事。一般人僅能偏於某一邊。若生存於清淨之世界，則無法救度陷於汚濁泥沼中之受苦者；而生存

於汚濁世界中，則窮其一生亦無法得救。惟有菩薩越陷於汚濁之泥沼中，其清淨世界之意識越須强烈。

欲過此界，當以神通及大願力。

即謂欲莊嚴三界，令汚濁之世界成爲清淨之佛國土，須具有神通力及大願力。若無神通力，則不能深入汚濁之世界中。經云：

菩薩亦如是，行於雜道，難可得過。

以大願力、大智慧力、

大方便力故，爾乃得過。

欲行雜道，實爲困難之事。行雜道者，即莊嚴三界。如講經、註疏等即爲雜道，若非具大願、大智、大方便力，則實難行雜道。其中特別重要者，即大願及願心。於行住坐臥中，皆能生起救度衆生之願心者，即爲菩薩，而菩薩須具足十波羅蜜。實踐十波羅蜜之菩薩，如經云：

我當於一切衆生爲首爲勝，

乃至於一切衆生爲依止者。

爲救度衆生須發揮其勇猛心而後行事。

不壞之境涯——第八不動地

修行完成而不爲所動，能自然實踐菩薩行之地，稱爲不動地。入不動地之菩薩，即爲深行之菩薩。此菩薩能遠離一切世間相，及一切貪著，住於絕對不爲聲聞、緣覺所破之不動境地。

不動者，並非易事。或有經二三年之修學，於藝道、武道上下功夫，然不久即停止。不論任何事，欲求達到不退卻之境界，實不容易。

入不動地名爲深行菩薩，

一切世間所不能測，

離一切相、離一切想、一切貪著，

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壞。

此乃謂入不動地之深行菩薩，住於深遠之境地中，非世間一般常識所能測知。已斷除一切想念、妄念、貪著、執著之菩薩，其境涯非他人所能破，故稱爲不動地菩薩。僧範「喜怒不形，洗穢奉禁，始終一如」，可謂即住於不動之境地中。

喜怒哀樂不形於色，洗去一切污濁垢穢，住於清淨之世界，持守戒律，始終如

一，此境界或可謂即不動地之菩薩。雁雀尚且來聽聞十地之法，可知僧範之於〈十地品〉，並非僅口頭之開講，乃全身實際之行動。即不動之「講筵」。

諸佛子！

菩薩此地不可壞故，名爲不動地。

智慧不轉故，名爲不動地。

如金剛之不壞，故稱爲不動地；智慧亦堅固不壞，故稱爲不轉地。此外，第八地又可稱爲威德地、童眞地、自在地、成地、究竟地，名稱雖多，然其根本仍於「不動」。所以能支撐其不動者，即禪定力堅固之緣故。

說法無盡——第九善慧地

進入第九地之菩薩，智慧殊勝，不論至何處，皆能敷演妙法。欲入第九地，須具備十種智慧，其中有「欲入如來深密法藏」，即深入經藏之謂。若不入經藏，則不能了知佛之教法。僧範曾致力於研學法華、華嚴、十地、地持、維摩等大乘經典，堪稱爲深入經藏之奧祕。

講解經論時，並非僅止於自身之深入修學，於聽講之大衆，更須把握其根機，所

謂「對機說法」。於高名之儒者、教養深邃之高階層人物，和一般普通農民等，須有應其根機而說法之能力。經云：

菩薩住是地，悉知衆生心，

諸根及欲樂，種種差別義；

深心善思惟，隨宜而說法。

住於第九地之菩薩，須知悉衆生之心、能力與願望，因各聽講者所具之能力皆不同。經云：

菩薩爲法師，猶如師子王，

牛王寶山王，安住無所畏。

菩薩即法師，宣說大法時，猶如百獸之王——獅子王，或如牛王、寶山王，大發師子吼，毫無畏懼。僧範之說法，或即如師子王，因雁、烏鴉等皆前來聽法。

住第九地之菩薩，以四無礙智說法。即：一、法無礙智（說法時毫無滯塞），二、義無礙智（所說之義理流暢，毫無滯塞），三、辭無礙智（說法時之言辭無礙），四、樂說無礙智（以上述三種智慧，能自在爲衆生說法）。此間，若缺任何一種，則不能得說法自在。被稱爲「明匠」之僧範，或已具此四無礙智而能說法自在，

因於聚集千餘聽衆之場合，並非一般人所能爲。

智慧之完成——第十法雲地

如智慧雲之漫佈，如甘露雨之遍灑，此即法雲地。其說法，如灑眞理之雨，如雲之瀰漫，故稱爲法雲地。

住法雲地，於一佛所，能受大法明雨，二佛、三佛，乃至不可說不可說佛，於一念中，皆能堪受如是諸佛大法雲雨，是故此地名法雲地。

菩薩住於法雲地，堪受無數諸佛之大法雨。又第十之菩薩，能具自在力。是菩薩住此地，於智慧中，得上自在力。或以狹國爲廣，廣國爲狹；或以垢國爲淨，淨國爲垢。如是一切世界，皆有神力。

即於智慧中，能得自在力。能變狹土爲廣土，或變垢穢國土爲清淨國土。曾範於開講《華嚴經》時，不僅如雀、雁之溫和鳥前來聽講，凶惡不祥之烏鴉亦前來聽講。垢穢之鳥，亦能改變成爲極樂世界能發出美妙音聲之迦陵頻伽。曾範之法音響徹法堂，此世界亦如佛國淨土般，而於法堂內外聽聞說法之鳥，亦即成爲極樂世界之鳥。

〈十地品〉之最後，總結說明初地至十地之要點。於初地，發廣大願心；於第二

地，嚴持戒律；於第三地，修習禪定；於第四地，專一修道；於第五地，琢磨方便智；於第六地，知甚深因緣；於第七地，修廣大心；於第八地，發莊嚴世界之神通力；於第九地，以智慧光普照一切；於第十地，承受諸佛之大法雨。

能住於十地之菩薩，實非尋常之輩。即使初地之歡喜地，眞能進入此境界者，或乏其人。然而，以此十種境界，用來激勵自己，勉爲適用，亦屬必要。人，若能加功修持，必能達於某種境界。如僧範、法喜，與吾人無異，然彼等能盡心盡力精進修持，且能發大願心，終能獲得常人所不能得之神通力。願心並非不能生起神通力，由願心而發願力，終能發起神通力。

華嚴力之發揚——十明品・十忍品

於華嚴力有所體驗之慧悟

聳立於中國西安市南方之終南山，爲佛教、道教之聖地，至今仍殘存有隋代所建之寶塔。隋代有名之寺刹——聖壽寺，即位於終南山之南五台山。欲至聖壽寺，須經由五台山管理所大門右側狹窄之山道，再渡溪流，首先呈現眼前者，爲五佛殿。五佛殿前，有唐代之石棺，安置於此。自五佛殿至聖壽寺，須攀登山道之急坡；登急坡時，於其前方左側，可見一佛塔，此即隋代建築之寶塔。寶塔附近，雖雜草樹木叢生，但仍不減其身負悠久歷史之巍巍雄姿。

自五台山管理所前，乘車穿越於山間羊腸小道，可抵曾爲達官要人避暑之地「終南山莊」。從展望台向遠處眺望，但見終南山層巒疊嶺，嶙峋峻巖。自山莊徒步而

上，可至紫竹林（寺名）。再往上攀登山峯，但見各處皆有廣大平台，建築物之基壇，或散置之瓦塊，隨處可覓，此原爲寺院之舊址。據傳此處曾有七十餘所寺院，終南山原爲佛教聖地之一。

隋代時，於終南山隱棲者，有禪定道場之慧悟。慧悟係與道友同隱於此，慧悟專學《華嚴經》，道友奉持《涅槃經》。二人皆以菓子爲食，棲於岩洞之中，有數年之久。二人各誦華嚴與涅槃，朝暮不懈。

一日，有一信者出現於前，禮拜二人後，說道：『欲請汝等其中一人至家裏供養。』

二僧互相推讓，道：『請你去受供。』

時，信者說道：『請誦華嚴之法師來受供。』

因此，慧悟隨信者前去。

行不久，慧悟問道：『府上位於何處？』

信者道：『於正南方。』

慧悟疑惑地問道：『正南方皆山巒與溪流，並未見有村落人家。』

信者答道：『實不相瞞，我乃終南山之山神，以岩窟爲家，請不必驚怪。』

慧悟著實吃一驚，隨之於奇岩怪石間行進，但卻遲遲未達目的地。

山神問道：『師日誦華嚴經，不知得神通力否？』

慧悟道：『未曾得神通力。』

於是，山神托住慧悟，騰空而行，不久，至一莊嚴堂皇之殿堂。但見庭院中，備置許多珍饈美食，山神請慧悟就高座，慧悟自覺就高座之資格不夠，辭退之。

山神道：『師誦持《華嚴經》，堪受尊敬。』

時，但見約五百餘僧，手執錫杖持鉢，緩緩自空來下。慧悟大驚，即欲禮拜，衆僧謙辭道：『師既受持《華嚴經》，即是我等所尊敬處。』

大衆默然受食，食畢又飛向空去。

宮殿住處之庭園中，約十餘童子正興緻勃勃地遊耍著。山神命童子前來供養慧悟。

於是，一童子走向慧悟，請慧悟開口，並仔細端詳，告知慧悟汝身有病。童子順手抓取爪中之垢，投入慧悟口中。稍後，又請慧悟啓口，視之，謂病已略盡。是時，童子踊身躍入慧悟口中。此童子者，乃藥精是也。至此慧悟遂得成仙。

告別山神後，慧悟歸返原處所，跏坐空中，告知修行之同道：『自己以誦持《華

嚴經》之力，而獲得仙藥。人與神仙有別，以後不能再同處共住；長久以來之相處，特此致意，但望當來之世，相見於佛前。』說罷即消失於空中。平時讀誦之《華嚴經》經本亦隨之同往。有關慧悟之華嚴力，親口傳述者，爲禪門高僧五衆禪師道樹是也。（《華嚴經傳記》卷四，大正五一，一六五頁）

明見過去與未來——十明品

第六他化自在天會中，有〈十地品〉、〈十明品〉、〈十忍品〉、〈心王菩薩問阿僧祇品〉、〈壽命品〉、〈菩薩住處品〉、〈佛不思議法品〉、〈如來相海品〉、〈佛小相光明功德品〉、〈普賢菩薩行品〉、〈寶王如來性起品〉等十一品，此間，〈十地品〉已詳述於前，今將敍述〈十明品〉與〈十忍品〉二品。

〈十明品〉以下之五品，一言以蔽之，即有關「十地」之補述。

〈十明品〉中，由普賢菩薩說明「十明」。「明」者，即佛之智慧運用自在，能普照一切物，故名爲「明」。〈十明品〉即敍說如下之十明：

一、善知他心智明

二、無礙天眼智明

三、深入過去際劫無礙宿命智明
四、深入未來際劫無礙智明
五、無礙清淨天耳智明
六、安住無畏神力智明
七、分別一切言音智明
八、出生無量阿僧祇色身莊嚴智明
九、一切諸法眞實智明
十、一切諸法滅定智明

以上「十明」，皆爲超越常人之智慧，簡而言之，即爲神通力。亦即慧悟所體悟之華嚴力。能得此十種超能力，即能知曉衆生之一切心念。譬如善心、不善心、惡心、勝心、龍心、夜叉心、地獄心、畜生心、菩薩心等，舉凡所有一切心之作用，皆能知悉，此即第一、所謂善知他心之智明。亦即「六神通」中之他心通。若欲知他心之動向，首先自心須是「無心」，於「無心」中自然能映現他心之動向。

第二、無礙之天眼智明，即「天眼通」是也。此神通力，如經文所述「知無量種種衆生死此生彼」，即能知一切衆生之死，以及死後投生於何處。人，不能預知自己

之死期，而鳥獸皆能預知，當知自己死期將近時，即尋覓一隱避之處，將自己之身體隱藏，以免屍體爲他物所見。作者之書齋鄰接一森林，林中雜居衆野鳥。雖常於森林公園中散步，卻從未發現鳥獸之屍體；偶而，或見一屍體，即爲野貓所襲之小綬雞。從未見有自然死亡之鳥獸屍體。然而，人類卻不能預知死期，即使末期癌之患者，亦無法獲知自己將於明日死亡。

而獲得無礙天眼智明者，卻能知悉他人之死期。此乃以清淨天眼所見之故。清淨天眼，能徹見人類之各種業及其果報。

第三、深入過去際劫無礙之宿命智明，即「宿命通」是也。即能清楚記憶自己或他人，有關過去之苦樂、飲食生活、姓名等一切事之能力。即於無限之過去，能任運知曉。一般人對自己之過去，頂多能記憶今生之事，對於脫離母胎以前之種種，則完全不復記憶。然而，若能獲此神通，則於過去事物，能明明白白瞭然不失。現在有關分子生物學之研究，於遺傳子之解明甚有進展，確能將過去之情報，遺傳於子孫。

第四、深入未來際劫無礙之智明，即能知未來之「天眼通」是也。有關衆生未來生死流轉時之業與果報，或衆生之善、不善等，盡未來際皆能知曉之神通力。此與第二之「天眼智明」略同，惟第四之智明，不僅能知衆生之未來，更能洞悉未來諸佛及

諸佛國土之狀況。即能知悉未來諸佛之出生及正法之久住等。一般凡夫即使明日之事尚且不能確知呢！惟能知衆生及佛之未來情況等，乃因獲得無礙智明之故。

獲得華嚴力之慧悟，能飲仙藥，能預知於未來世與同僚相見於佛前，而上昇空中消失於無形，亦即能確信未來諸佛之存在。

無礙之智明

第五、無礙淸淨之天耳智明，即六神通中之「天耳通」是也。具有無礙天耳能力之菩薩，能悉聞十方遠近之一切音聲。如經文所述：

欲聞不聞，自在隨意。

即於一切音聲，皆能聽聞。隨自己心意，欲聞、不欲聞，皆能自在分辨。若有欲聞者，即使聲音細小，亦能淸楚地聽聞。特別是其數無量之諸佛音聲及諸佛之教法，皆能聽聞。吾等凡夫，不能聽聞佛陀之音聲，乃因凡夫於諸佛之教法，不能信受奉行之故。

若衆生能具有無礙淸淨之天耳智明，則能悉聞諸佛音聲及其教法，不論距離之遠近。

慧悟以誦持《華嚴經》，生活於讀誦三昧之中，故能聽聞山神之語言，能隨山神進入終南山之深山中，獲得神通力及遇不思議之現象。如此能分辨山神招請之音聲，乃因華嚴力而獲無礙天耳之緣故。

第六、安住於無畏神力之智明者，即「神足通」是也。得此智明之菩薩，能具足自在無作之神力、平等之神力、廣大之神力、無依之神力、不退轉之神力、不可壞之神力等。

自在無作之神力者，即能自由自在發揮神通力，此乃無作、自然之現象，並非蓄意或勉强作力而求神通力。乃係自然、無爲而發出之力也。

然此並不限於神通力。若不能無作，則不能發揮眞正之力。從武道之修練上則可明瞭其理。若自肩上使力，則不論劍道或合氣道，皆不能成技，若欲斬人亦不能隨意。欲達無所作之自然狀態，非朝夕鍛鍊則難以成就。

自在無作之神力，雖經文中所說看似簡單，但僅其中任何一項，皆非容易獲得。經中之所云，實皆非輕易能體得之言，此即惟佛所能說之經也。

再說「無依之神力」，無所依恃，僅憑自力；甚至連所依之自力亦須捨去，此即捨身之神通力、無心之神通力。若能如此，則亦可獲得不退轉之神力。有此神力，則

不論於何時、何處，皆能見佛。

第七、爲分別一切言音之智明。菩薩之所以能夠理解衆生之音聲、言語，乃因具此神通力之故。不論印度之語言，或周邊諸國之語言，乃至天、龍、阿修羅、人等各種語言，全皆能理解。若能如此，則不論至何處，於其國，皆能與國人之思想溝通，此亦爲非等尋常之超人能力。

第八、爲出生無量阿僧祇色身莊嚴之智明。菩薩能悉知一切，包括有形與無形。因能知悉一切，故能教化之。以神變不可思議之教化而救度一切衆生者，即依此智明。

第九、一切諸法之眞實智明者，即見「一切法不生不滅、一切法眞實」之智慧。亦即敍述絕對否定一切事物及絕對肯定之大乘佛教的立場。

第十、一切諸法滅定智明者，即說菩薩入於三昧，得不退轉。

若安住於此十種智明中能如何呢？經云：

菩薩摩訶薩安住此明，一切天人不能思議，一切世間不能思議，聲聞、緣覺不能思議。

即謂天、人、聲聞、緣覺、菩薩等皆不能知，惟佛能悉知。

十種忍智──十忍品

其次之〈十忍品〉，敍述十種「忍智」。忍者，即認，而有智之意。十種忍智即：

一、隨順音聲忍
二、順忍
三、無生法忍
四、如幻忍
五、如燄忍
六、如夢忍
七、如響忍
八、如電忍
九、如化忍
十、如虛空忍

若能完成上述十種智，即能得一切無礙之智慧，及得諸佛無盡無礙之法。

首先，第一隨順音聲忍者，即聽聞眞實之法，並信解、受持、安住之。聽聞眞實

之法，而能不怖、不驚，實爲重要之事。眞正之教法中，無盛意之情，亦無眷顧之意。無常之法者，不論誰人皆教以「死」。人自出母胎，即逐漸步向死亡，此乃最眞實之教法。若於聽聞此教法之際，能不驚不怖，如實受之，即謂隨順音聲忍。

第二順忍者，即以淸淨之直心修持平等觀。即知一切諸法悉皆平等。

第三無生法忍者，即知不生不滅之法性，住於離垢、無壞、不動之寂滅地。如經云「若不動，則寂滅地；若寂滅地，則離欲。」若能入於一切煩惱悉皆寂滅之境地，則能離欲。

第四如幻忍者，即觀諸法皆悉如幻。如經云「於一法中解衆多法，衆多法中，解了一法。」即知一即多、多即一。觀察「一切世間悉如幻」，即爲如幻忍。若觀世間如幻，則知人之一生亦如幻。

第五如燄忍者，即知一切世間皆悉如陽燄，無實性可得。陽燄（陽炎）者，即虛幻之謂，並無實體存在。

第六如夢忍者，即知一切諸法皆悉如夢。日本江戶時代之澤庵禪師，死前曾書一「夢」字，並歌云：

尚未覺醒，於此世之夢中作夢，

而此虛幻無常之身，又將何往耶？

以七十三歲之生涯，置一「夢」字示人而辭世。

第七如響忍者，即知一切諸法皆悉如響，無實性可得。

第八如電忍者，知如來之正法如電，能照明一切，遊行無礙，而得無量清淨之色身。

第九如化忍者，知一切諸法皆悉如化，無實體可得，而不執著。

第十如虛空忍者，即悟知一切諸法悉如虛空。

一切法如幻

普賢菩薩於說畢十種忍之後，爲欲重明其義，而以偈頌再說明之，其偈頌有言：

諸色從心造，示現猶如幻；

虛空非眞實，一切有如幻。

譬如工幻師，四衢現衆像；

衆生見歡喜，而實無所有。

即謂一切諸法，皆由心所造，如幻無實體，虛妄不眞實。恰如善使幻術者，於四

罐中幻現種種像，見者皆表歡喜；其實該像並無實體，瞬間即消失於無形。

慧悟上昇天宮，於宮殿中，與五百餘僧聚會，實則此皆爲幻化。庭院中之十餘童子亦當爲幻化。而其中一人入於慧悟口中，亦屬幻化之事。然入於慧悟口中之藥精，或爲事實。

此等諸事若從客觀言之，或爲幻化；然於慧悟而言，當爲事實。此乃由幻覺所生之事，實甚容易明瞭，然於慧悟，卻爲確實體驗之事實，且爲不可或忘之不思議事。僅慧悟一人有此不思議事之體驗，乃因慧悟爲一不斷誦持《華嚴經》之華嚴行者，因此，由《華嚴經》力而感此不可思議之事。

慧悟誦持《華嚴經》，其所獲之華嚴經力，較讀誦《涅槃經》之僧更强而有力。山神見讀誦《華嚴經》之慧悟，較讀誦《涅槃經》者更具潛在之神通力。

《華嚴經》之〈十明品〉、〈十忍品〉中，曾詳盡地敍說著不可思議之神通力。於〈十忍品〉之結尾處，經云：

眞佛子善學，超成智慧力，
法力定智力，隨順修菩提。

此乃謂佛敎之修行者，宜愼重修學之事。隱棲於終南山，木食巖棲多年，一心誦

持《華嚴經》之慧悟，即如此朝鍛夕鍊，而致獲有卓越之智慧力、法力、定力。智慧力者，如具足十種智明，或〈十忍品〉中所說之智慧即可；或善於理解〈十明品〉與〈十忍品〉中之教示，且能確實身體力行亦可。

法力者，乃依佛法修持所體悟之力。即如慧悟之讀誦《華嚴經》所獲得之不思議力。慧悟之法力感應於山神，而獲得神通力，以及種種不思議瑞應。

如「讀誦三昧」者，即謂因讀誦而體得三昧，此即定力是也。定力者，一般皆由修習禪定而獲得；慧悟則因讀誦三昧而得。具足神通力，而又體悟智慧力、法力、定力如慧悟者，因此能獲致華嚴力，而得於彼方世界與佛相見。

無量數與壽命——心王菩薩問阿僧祇品·壽命品

太白山之華嚴行者——法藏

自陝西省西安寺出發，經過咸陽市，車行約三小時餘，即抵達扶風縣。於扶風縣西面有寺院名法門寺。西約六十公里即鳳翔，南約二十五公里可抵渭河（黃河之支流），北有美山，東有美水，向南遙望，即秦嶺山脈。秦嶺山脈之主峯，即太白山，高約三七六七公尺，突兀高峭，聳入長空。

法門寺最近之所以倍受矚目，乃因自倒壞之眞身寶塔之地下宮殿，發現釋迦佛之舍利指骨及多數唐代寶物。作者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日法門寺紀念館落成時，曾至法門寺參拜眞身舍利。法門寺之舍利塔前，於唐時，有一少年發心燒指供養。此少年即華嚴宗之大成者賢首大師法藏（六四三——七一二）是也。

時十六歲之法藏，尙未出家，爲一普通之貴族少年。此少年爲何於釋迦佛之眞身舍利塔前燃指供養？其祖先出身於中央亞細亞，其身中流有西域人之血，當他自長安抵法門寺時，於釋迦佛之眞身舍利前，燃指供養，或曾許下誓願，或許其時法藏即發願研讀《華嚴經》之眞義。

翌年，十七歲之法藏，於都城之諸大德處受教，但卻未能滿足其求知之願望。於是，決然離別父母，深入太白山。聳立於法門寺前之太白山，爲一深山。法藏於此山中，日食草根及果實，刻苦地度過數年。於太白山中可能有仙人或隱遁僧居住。於道教，太白山被譽爲第十一洞天之聖域。山頂終年積雪，甚至「疾風呼雨」。法藏於是後，曾顯現各種神異，其神異之力或許即隱居太白山數年中所養成。

因親人罹疾，法藏乃下太白山返歸長安；聞雲華寺有智儼開講《華嚴經》，遂師事智儼。而法藏「多不由他悟，不如自知」，決以自身之力去體悟《華嚴經》之奧義。

於《華嚴經》之深旨有所體悟後，法藏前後開講三十餘遍。特別於天册萬藏元年（六九五），法藏講新譯之《新華嚴經》，講至〈華藏世界品〉華藏海震動之一段時，突然，講堂、寺院震動不已，聽者皆異口同聲歎未曾有。

法藏曾多次因久旱不雨而祈雨得雨。於神功元年（六九七）契丹叛變時，奉勅命

建立十一面之道場，供奉觀音像，行道數日後，契丹軍曾見征討軍中，顯現無數神王像及觀音像，衆皆驚駭，遂降伏之。

法藏曾奉武后之命，至法門寺迎請舍利，於舍利塔前行道七晝夜，於開啓舍利盒時，但見舍利神輝燦然，大放光明。時法藏爲大崇福寺住持。

如此，常有瑞象顯現之法藏，實不僅爲一有學者，可謂亦爲一有神通力之行者。《華嚴經》之經義雖甚深奧，但法藏卻能契應聽衆之根機，說無盡之妙法；且能善於利用各種巧喻，簡明幽玄之理論。

譬如，曾應則天武后之召，於長生殿說六相圓融之哲理。時，法藏即指鎮殿之「金師子」爲喻，說「金」爲法界之體，而「師子」爲法界之用，如此以「金師子」之喻，令其理解《華嚴經》幽玄之義理。

法藏又曾爲理解力遲鈍者，取十面鏡子，分列於八方，上下亦各置一面，各面鏡子皆面面相對；再於中央置一佛像，於其後燃一炬照之。於是，光影互相映現，重重無盡。如此，衆人皆能理解華嚴無盡之深理。

無限之數——心王菩薩問阿僧祇品

於此有限之世界、有限之壽命中生存之人類，對於無限之數、無限之生命，於觀念上，多少或能理解，但於實感上，卻無法知悉。

說此無限之數者，即〈心王菩薩問阿僧祇品〉第二十五，而說無限之壽命者，即〈壽命品〉第二十六。

心王菩薩請問佛陀道：

世尊！所謂阿僧祇、不可量、無分齊、無周遍、不可數、不可稱量、不可思議、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世尊！云何阿僧祇，乃至不可說不可說耶！

於是，佛爲之說無限之大數。首先，先說百千，即十萬；十萬之十萬，名一拘梨（koti）；拘梨之拘梨，名爲不變；不變之不變，名爲那由他（Nayuta）；其次，又依其倍數求無限。即使最初之「拘梨」，亦爲巨大之數。拘梨，又作俱胝，即數目之單位十乘七，或作一億、一京。俱胝劫者，即爲不可數知之長時間，或謂百億劫。更甚者，「那由他」則爲千億，即無限之數。如此無限大之數，依序相乘，至第百二十一之數，爲最終之數，於此稱爲「一不可說轉轉」。經云：

無數無數名一無數轉，無數轉無數轉名一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名一不可稱轉，不可稱轉不可稱轉名一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名一不可思議轉，不可思議轉不可思議轉名一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名一不可量轉，不可量轉不可量轉名一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名一不可說轉，不可說轉不可說轉名一不可說轉轉。

人們之頭腦所不能數、不能思者，故爲不可說；然此所說者，爲更超越於此之無限數、極大數。

於自然數中，若加「一」則可成爲無限大之數，此乃爲衆所周知之事。而說明於一微塵中具足無限數者，即爲〈阿僧祇品〉之特徵。如：

悉能善於一念中，說不可說諸世界；

不可稱說諸劫中，念念次第而演說。

於一念之中，說無限之世界；於無限之時間中，一念一念次第演說。即說「一瞬即無限、無限即一瞬」之時間論。亦即於「一瞬」中見「無限」，於「無限」中見「一瞬」。則有關時間性之「一即多」即告成立。又於有關空間性中，如「不可言說微塵中，悉有不可說衆生」，即說明於一微塵中，有無數衆生存在。其實，並不僅無數之衆生，於微細之毛孔中，有無量諸佛國土存在。經文中對此更有具體之描述。如

從一身體放出無數光明，自一光明出無數寶蓮華，自一寶蓮出無數華葉，自一月中出無數月等。其中尤以光明特別受矚目，經云：

攝取不可言說轉，出生光明不可說；
於彼一一光明中，出生諸佛不可說。

無數光明燦然輝耀，其一一光明中出生無數諸佛。於法門寺舍利塔前燃指供養之法藏，又奉則天武后之命奉迎舍利，其對於舍利之放出光明，當有深刻之感受。於舍利塔行道七日，得見光明燦然，即爲「放出無數光明」之佐證。經文又云：

一毛端處無量剎，而於其中不迫迮；
微小毛端亦不大，悉容彌廣諸佛剎；
不令佛剎有雜亂，形相如本而無異。

一毛端中有無量國土，互相鄰接又不擠迫。如此，於一微小之毛端，容有廣大之佛國土；佛國土整然配置於其中，絲毫不紊亂，且其形相亦不受損。於一般人之常識中，此實爲不可能之事。然而，據現今分子生物學等之說明，人體構成之主要成分——細胞與分子，其存在情況，恰如上述之狀態。

於《華嚴經》中，佛之光明遍照一切，而自佛眼視之，此處所描述之狀況亦映現

於佛眼中。自佛眼所見，不論供養之道具，或信心、施心、精進、智慧、神通力等等，皆爲不可說之無限大。

華嚴之數論

不厭其詳地解說無限數量之〈阿僧祇品〉，其所說之「阿僧祇」（asamkya），爲無數，即數之極致。法藏於《探玄記》卷十五中（大正三十五，頁三八九中），列述五種數法，即：

第一、人類之數法，爲最低下之數。此乃人類所能計算之數。

第二、諸天之數法，較人類之數法殊勝。譬如自在天王能知一念中大千之雨滴數。

第三、舍利弗能知超越人天之數法。

第四、菩薩之數法，依各菩薩位之不同，於所知數法亦有異。如〈入法界品〉所說之善知識釋天主童子，能數沙數；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等，則能知刹塵，即無數國土之數。如此菩薩之數法，實非居下位之人天所能理解。

第五、佛之數法，佛所知爲最極自在，因佛能知無極之數，故佛能說無限之數。

爲說明佛能知恆河之沙數，法藏引用《大智度論》卷七（大正二十五，頁一一四中）之文：

一切算數所不能知，

唯佛及法身菩薩能知其數。

如此，以此文爲前置，

然後繼續說法。

一時，佛於祇洹精舍外之園林下靜坐，有一婆羅門來質問佛陀，道：『此林中計有多少樹葉？』

佛陀即時便答有若干葉。

婆羅門頗懷疑佛陀之回答。於是，密藏數片樹葉，又至佛所尋問林中之樹葉有多少？

佛陀答道：「今已較前少了數片樹葉。」即婆羅門所藏之葉數。婆羅門驚異佛陀之悉知一切，由是生起恭敬，而隨佛出家。

上述乃說明佛能確知無數之數之譬喩。

依法藏之說明，得以理解佛與菩薩能知無限大之數，此能力實非人之所能及。即

「無限數」惟佛智方能知曉。而〈阿僧祇品〉中所說之無限數，乃惟佛與菩薩方能確知之數。

法藏於《華嚴五教章》中，於「數論」亦有所敷演。爲說明「法界緣起」，特引用一至十錢之譬喩，以敍述「相入」與「相即」。所謂「相入」，即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所謂「相即」，即說「一即多」、「多即一」。

依普通常識，一加一等於二；其實，此乃錯誤之想法，爲不可能之事。因一加一，僅爲兩個「一」之集合，即多出一個「一」而已，並不成爲「二」之自然數。新自然數可因加「一」而成立，但卻不僅爲加「一」，乃於加「一」後之全體所同時產生之直感，而有「二」之自然數產生。

如此，其直感又如何能形成？此乃因「一」中具有「二乃至十」之意義，故「一」能成就「二乃至十」。即「一」中具足「二、三、四、五」。因此，若僅擧其「一」，並非將「二」以下割離而單獨存在，乃其與「二」以下相對，故有「一」成立。法藏認爲此乃「因緣所成故一」。爲成立「一」之自然數、「二」之自然數，於其他自然數相關之同時成立。甚且，於說「一」之當時，「一」中即包含其他全體自然數，此即所謂之「相入」。

其次，任舉一自然數，其任舉之自然數即表示全體之自然數，由此，任意之一自然數與自然數全體「相即」之道理即可明瞭。如舉「一」，「一」爲絕對之主體，「二」以下則爲依存從屬之關係。此時，「一」爲有力，「二」以下爲無力。因此，一即二、一即三……一即無限數則能成立。

設若以「二」爲主體，則「一」及「三」以下，與「二」則爲從屬之關係。「二」爲有力時，則「一」及「三」以下爲無力，即爲「二」所吸收。因此，二即一、二即三……二即無限數亦能成立。

依此關係，則一即十、十即一之顯示，即所謂之「相即」。「華嚴」以「十」爲圓滿完全之數，而以十錢之喻說明無限數。

法藏所唱議之華嚴數論，若非具足高度之知性，則無創造之可能。類似此處所說之數論，於中國幾乎未曾有。法藏之祖先，出身於中亞細亞，法藏又曾協助實叉難陀從事翻譯，通曉梵文。如此，具有語言能力，又有卓越之思考力，更能展現不可思議之神通力者，即華嚴宗之大成者賢首大師法藏是也。

壽命無盡——壽命品

其次，〈壽命品〉爲一極簡短之經文，敍說佛陀壽命長短自在。敍說者仍爲心王菩薩。

佛子！如此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刹一劫，於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刹爲一日一夜；安樂世界一劫，於聖服幢世界金剛佛刹爲一日一夜。

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國土之一劫（無限之時間），相當於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國土之一日一夜。而安樂世界之一劫，相當於聖服幢世界金剛如來國土之一日一夜。以下，依順序，善樂光明清淨開敷佛、法幢佛、師子佛、盧舍那藏佛、法光明淨開敷蓮華佛、一切光明佛、覺月佛、賢首佛等國土，其前一佛之國土之一劫，皆相當於其後之一日一夜。

最後世界一劫，於勝蓮華世界賢首佛刹爲一日一夜，普賢菩薩等諸大菩薩充滿其中。

於勝蓮華世界賢首佛之國土，無限之時間，縮短爲一日一夜。於其短暫之時間中，有普賢菩薩等諸大菩薩充滿於其中。

如此，若無相當之思考力，將無法作此無限長時間之思考。最高之勝蓮華世界賢首佛之國土，具有無限長之時間，但卻僅止於一日一夜。娑婆世界之一劫，於最高之勝蓮華世界，實不值其一瞬。

壽命者，究爲何物？《中阿含經》卷四十四〈鸚鵡經〉，對男女壽命之長短有詳細敍述：若男女殺害有生之物，並飲其血，或以害意行惡事；即謂由人乃至昆蟲，凡一切有生命者，不能以慈心待之，且累積惡業，如此，必遭受短命報。反之，不殺生，捨刀杖，懷慚愧心，以慈悲心待一切生物，則能長壽，且得以生天。即說明積善根者壽命長，惡業重者壽命短。

人，若欲長壽，惟有積聚善根；佛，亦以善根而令其壽命長遠。此間，不僅肉體生命之長而已，更須加上戒命與慧命。戒命者，爲保淨戒，而無限延續淨命；慧命者，守持正法精進不懈，得以令正慧延續不斷。依清淨之戒行與正慧，能得永久之壽命。人類亦然，戒命，即規律之生活；慧命，即朝著一定目標精進不懈之生活。若能守持此二者，則能令肉體之生命延長。長壽之祕訣，於此亦不難得知。即使肉體死亡。精神亦能不滅。如光明燦爛，照耀衆生與世界。於勝蓮華世界賢首佛之國土，能享受壽命無限之樂，因此，有普賢菩薩等諸大菩薩充滿其中。

安樂之世界，欲令其持續不斷，乃人類之願望。娑婆世界，無安樂可言，且有衆多痛苦。於此痛苦衆多之世界生存，惟有忍耐，除此之外，並無他法。「忍耐」之時間，會覺得特別長，闇夜亦不易開朗。且在忍苦之世界中，若不能確信光明、安樂世界之存在，則將更難以忍受。自長夜受苦之娑婆世界，轉入安樂世界阿彌陀佛之國土，實則僅在一瞬之間。若能愼思此理，則能自苦難之中脫出。

擁有與賢首佛、賢首菩薩同樣名號之賢首大師法藏，晚年曾受命至扶風法門寺迎請舍利至洛陽。法藏十六歲時於此燃指供養，於華嚴之旨特別囑意，晚年時，重至法門寺迎請舍利，其心中之無限感慨，不難測知。

法門寺之舍利，據傳爲佛陀之眞身舍利，爲佛陀長遠壽命之表徵。能禮拜佛陀之眞身舍利，其感激之情難以言喻。數十年始奉迎一次之舍利，能呈現於眼前，實爲難遭遇，一生之中，若能値遇一次，亦足爲慶幸。

《華嚴經》之〈壽命品〉，玄奘三藏譯爲《顯無邊佛土功德經》，收於大正藏第十卷。法藏閱過玄奘所譯之經，曾謂：「玄奘法師別翻一卷，名《顯無邊佛土經》，是此品也。」（《探玄記》卷十五）

文殊菩薩之聖地——菩薩住處品

五台山大華嚴寺

中國山西省五台山台懷鎮之前街，有條名「楊林街」者，陳列著各式各樣紀念品、土產等物，通過此街，即可見到顯通寺之鐘樓。越過鐘樓即到顯通寺山門。門柱上之對聯：

冥眞體於萬化之域
顯德相於重玄之門

乍見此聯，即憶起華嚴宗第四祖清涼大師澄觀（七三八——八三九）於《華嚴經疏》序文中即有相同之文。澄觀之文被寫於大顯通寺之山門，足見此寺與澄觀當有甚深因緣。

踏進顯通寺總門，即進到松木林立之廣場。顯通寺係由七殿堂組成，自南至北一列並排，首先爲觀音殿，其次大文殊殿、大雄寶殿、無量殿、千鉢文殊殿、銅殿，最後爲高殿。

供奉文殊菩薩者爲大文殊殿，其殿內供奉大小文殊菩薩之塑像七尊。中尊爲大智文殊，西台爲師子文殊、南台爲智慧文殊、中台爲儒童文殊、北台爲無垢文殊、東台爲聰明文殊，背後爲甘露文殊。

「無量殿」係以《華嚴經》爲主，又稱七處八會殿，殿內供奉《華嚴經》教主毗盧遮那佛。

銅殿之前有銅塔，曾仿五台而列有五塔，現僅存東台塔、西台塔二塔，皆有十三層塔身爲基台。銅塔之東有妙峯祖師殿，據云殿內曾供奉華嚴宗第四祖清涼大師澄觀之肖像。

顯通寺，爲五台山既古且大之寺院。據傳爲後漢時明帝所造之大孚靈鷲寺爲最早，事實上，或爲北魏孝文帝時所建立之寺院。

大孚靈鷲寺之「孚」，爲「信」之意，帝王信奉佛教，所建造之寺院亦因而稱爲大孚；靈鷲者，以其山形類似印度靈鷲山（即耆闍崛山Gṛdhrakuṭa，位於王舍城東

北，因釋迦佛於此說法而馳名），故有此名。因大孚靈鷲寺前有大花園，故此寺又名爲大花園寺。則天武后時，譯出《八十華嚴經》，因經文中云文殊菩薩住於清涼山，故此寺又改稱爲大華嚴寺（澄觀《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七十六）。或云澄觀於大孚靈鷲寺著述《華嚴經疏》，故奉勅改爲大華嚴寺（《廣清涼傳》卷上）。總之，昔時之大孚靈鷲寺，今之顯通寺，於唐時，曾因《華嚴經》之因緣而稱爲「大華嚴寺」，乃爲屬實之事。

五台山之華嚴行者——澄觀

澄觀於大曆十一年（七七六）登五台山，巡禮五台，參訪文殊之靈跡，並獲得靈瑞，得以禮拜文殊菩薩之眞容。然澄觀並不以禮拜文殊菩薩之眞容爲滿足，尚欲禮拜普賢菩薩。因文殊表「智」、普賢表「理」，智理不二之當體即「毗盧遮那」，知悉此義之澄觀，於是下五台山，朝向普賢菩薩之聖地——四川省峨眉山而去，其目的即在禮拜普賢菩薩。於峨眉山，現今亦可見到佛光或佛燈。於當時，欲登峨眉山，實爲艱難之事。攀登峻險之山道或急坂，最後，終於禮拜了普賢菩薩之聖容，澄觀亦因此豁然大悟。此乃文殊、普賢、毗盧遮那等三聖徹底圓融所得之悟。是後，澄觀曾著

《三聖圓融觀》，想即得至此時之體驗。雖不能洞悉其緣由，但自峨眉山佛教文化圈內如安岳縣、大足縣之華嚴洞中，散布爲數甚多之華嚴三聖像，或可推斷乃與澄觀之「三聖圓融觀」思想多少有所關連。（鎌田〈中國・重龍山石窟上安岳石窟〉，刊於〈大法輪〉五七卷二號）

至峨眉山禮拜過普賢菩薩之澄觀，隨即又返回山西五台山，住於大華嚴寺。寺主賢林和尚曾要請澄觀講《華嚴經》。澄觀經思考後，認爲法藏之《華嚴經探玄記》文章繁雜，而文義又嫌簡約。曾經合文殊、普賢二聖爲毗盧遮那而有所悟之澄觀，認爲若不重新注釋《華嚴經》，以弘通其眞義，將愧對二聖。

於是，澄觀決心重注《華嚴經》。是夜，夢見一金人，立於向陽處朝澄觀招手；澄觀應之前往，遂被金人所呑。夢醒後，全身汗流夾背。澄觀略加思考，認爲金人乃「光明」之意義，自身爲光明所呑，即自身亦成爲光明，或此即自身亦能遍照之意。因此，澄觀認爲此乃自己注釋《華嚴經》，然後弘揚其教法，以遍照一切之意。

因此，澄觀於大華嚴寺開始執筆撰述《華嚴經疏》，此爲興元元年（七八四）正月。嚴冬之五台山，冷時溫度曾下降至零下十五度或二十度。大華嚴寺雖被風雪侵襲，但澄觀卻仍日日執筆不斷。終於經過了四年之歲月，至貞元三年（七八七）十二

月完成。大華嚴寺特舉辦千僧供養以祝其完稿，此即現存之《華嚴經疏》六十卷。完成《華嚴經疏》後，澄觀復作一夢，夢見自身變成龍，其首攀於南台之山峯上，龍尾掛於山北，於青空下鱗片燦然發光，瞬間，龍身一動，化出千條小龍，跳躍於碧空，而後分散消失。澄觀悟知此夢乃明示必須將華嚴之教法分散流布。於是，翌年正月，應賢林和尚之請，開講新著之《華嚴經疏》（《宋高僧傳》卷五，〈五台山清涼寺澄觀傳〉）。今之顯通寺即澄觀開講《華嚴經》之道場。

清涼山之文殊菩薩——菩薩住處品第二十七

第六他化自在天會自十一品開始，前述〈壽命品〉第二十六之後，即〈菩薩住處品〉第二十七。〈菩薩住處品〉，乃繼〈壽命品〉以時間敍述佛德之後，「約空間說明菩薩之化用」，即以空間說明菩薩之活動。

〈菩薩住處品〉中，由心王菩薩述說有關菩薩之住處。首先，東方有菩薩之住處——名爲仙人起山，由金剛勝菩薩率三百菩薩眷屬居住，並常時說法。以下，依順序舉出菩薩之說法場所及菩薩之名稱、眷屬數，如：

南方——勝樓閣山——法慧菩薩——五百眷屬

西方——金剛焰山——無畏師子行菩薩——三百眷屬

北方——香聚山——香象菩薩——三千眷屬

如此，各舉出東西南北方之山名，並敍述諸菩薩說法之情況。其次，經文又云：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諸菩薩常於中住。彼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有一萬菩薩眷屬，常爲說法。

如上所述，或許撰寫《華嚴經．菩薩住處品》者，以印度爲中心，列出實際之山名，或傳說中之山名，並列出諸菩薩名，各住於山中，如此思考而撰此〈菩薩住處品〉，而並非具體地指示出某處現實之山，何況更不可能以遠離印度，位於中國之五台山列入思考之內。

然而，〈菩薩住處品〉中之一文，即謂「東北方有清涼山，住有文殊菩薩，常爲一萬眷屬說法」，此種說法給予中國佛敎徒强烈之衝擊。則天武后時，華嚴宗之大成者——賢首大師法藏，於其撰述之《華嚴經探玄記》卷十五中，有云：

清涼山則是代州五台山是也，於中現有古清涼寺，以冬夏積雪故以爲名。此山及文殊靈應等，有傳記三卷。（大正三十五，頁三九一上）

法藏時已認爲《華嚴經》之清涼山，即五台山。此山中，現有清涼寺，所以名爲

清涼山者，乃因冬夏山頂皆積雪之故。此外，法藏之《華嚴經傳記》卷四中，更列有曾於五台山拜見文殊菩薩之解脫與明曜二人之傳記。解脫出身於五台縣，曾師事山西省介山抱腹巖之慧超習禪，後歸五台山，於西南山麓建佛光精舍（現今之佛光寺）。依《華嚴經》修佛光觀之解脫，曾至位於中台東南、花園北方之大孚靈鷲寺（大華嚴寺），再三拜見文殊菩薩。法藏因解脫、明曜二人得見文殊菩薩，頗受感動，於是於《華嚴經傳記》中加以記載。

清涼山即五台山

《華嚴經》之〈菩薩住處品〉中所說之清涼山即中國五台山之說，並非始自華嚴宗法藏所說。四分律宗之大成者，初唐時之道宣（五九六——六六七），於其所撰之《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大正五十二，頁四二四下），有如下之語：

代州東南五台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巇巖崇峻，有五高台，上不生草木，松柏茂林，森於谷底。其山極寒，南號清涼山，亦立清涼府。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即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

道宣活躍於七世紀中葉，其時即傳說《華嚴經》之清涼山即山西省之五台山。道

宣之記述頗爲正確，五台之頂不生草木，松柏繁茂於谷底，五台山之狀況，至今仍如此。

又據道宣之記述，中台有北魏時孝文帝所立之千餘小石塔；中台頂上有大泉稱爲「太華池」。今之中台頂上雖無大泉，但卻有小泉到處湧出，夏季時，綺麗之高山植物開滿無數小花。

道宣與法藏已明言五台山即清涼山，受其影響之澄觀，於注釋〈菩薩住處品〉時，有如下之言：

清涼山即代州雁門郡五台山也。於中現有清涼寺，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台，故曰五台。（大正三十五，頁八五九下）

如此，夏季亦降雪，因無炎暑，故稱爲清涼山。澄觀更云經文中「東北方」者，乃曖昧之表現方式。於是，引用唐菩提流志所譯《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有下列經文：

我滅度後，於贍部洲東北方，有國名大振那，其國中間有山，號爲五頂，文殊師利童子行居住。

據此經文，則謂印度之東北方有振那國（中國），其國有山名五頂（五台）。據此經文之敍述，而知《華嚴經》所言之淸涼山卽中國之五台山。

澄觀於《華嚴經疏》第四十七卷（大正三十五，頁八五九下）又云：

余幼尋茲典，每至斯文，皆掩卷長歎，遂不遠萬里，委命棲託聖境，相誘十載於茲。

卽謂澄觀讀《華嚴經》，至〈菩薩住處品〉之此段經文時，深受感動，遂不遠萬里深入五台山，且長達十年之久。於五台山之大華嚴寺，或曾留有澄觀所述之感慨耶！

安陽之靈泉寺石窟

此外，〈菩薩住處品〉中，有關「中國」者，尚有如下之記述：

眞旦國土有菩薩住處，名那羅延山，過去諸菩薩常於中住。

據此可知，中國有所謂「那羅延山」，爲菩薩之住處。澄觀認爲那羅延山者，或指堅牢山，卽靑州之牢山，或指五台山南台之那羅延窟。《廣淸涼傳》卷上謂，東台之十一靈跡中，有那羅延窟。

那羅延窟之那羅延，即Narayana之音譯，為印度教毗濕奴神之別名，佛教則指金剛力士。

五台山之那羅延窟之外，河南省安陽靈泉寺之大住聖石窟，又稱為那羅延窟。靈泉寺位於河南省安陽市西南三十公里太行山脈之支脈，寶山之東麓。大住聖窟開鑿於隋開皇九年（五八九），為靈泉寺石窟羣中最殊勝者。此窟位於靈泉寺西端五百公尺之寶山南麓之石灰岩斷崖上，面南雕塑而成。門外兩側之石壁上，雕有淺龕，其中有巨大之護法神王立像之浮雕，對面右側為那羅延神王，左側為迦毗羅神王。門外兩側之石壁上，刻有《法華經》、《大集經》、《摩訶摩耶經》等經文。

石窟內部之東西北三壁，雕有巨大拱形之佛龕，北壁為盧舍那佛龕、東壁為彌勒佛龕、西壁為阿彌陀佛龕。北壁盧舍那佛龕之中心，有高一．〇二公尺之盧舍那佛，結跏趺坐；左右有菩薩立像。此大住聖窟即被稱為寶山之那羅延窟，再從那羅延神王之浮雕亦不難知悉。

寶山之那羅延窟

靈泉寺之大住聖窟，即那羅延窟，如上述於隋開皇九年（五八九）由靈裕開鑿。

靈裕之傳記，於《續高僧傳》卷九有之，爲被尊稱爲「裕菩薩」之高僧。隋文帝及皇后均曾依之受菩薩戒，並奉詔任國統。傳記中有云：

於寶山造石龕一所，名爲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面別鐫法滅之相。

據此亦可得知於寶山營造名爲「那羅延窟」之石窟。那羅延窟之取名，可知係來自《大集經》月藏分〈建立塔寺品〉及《華嚴經》之〈菩薩住位處品〉。

因憂慮末法之到來，以及法滅之靈裕，著有《滅法記》一書，由此可知其對末法之强烈自覺。那羅延窟營造於西元五八九年，於十五年前（五七四），曾有北周武帝斷行廢佛、燒卻經典、毀壞佛像、勒令僧侶還俗；有不還俗者，皆遭誅殺；寺院充作貴族邸宅。時，還俗者有三百萬人，被沒收之寺院有四萬所。

親自體驗廢佛事件之靈裕，乃決意必須令教法永存。於是，將經典刻於堅固之岩壁上，以至是後寶山那羅延窟之營造。繼靈裕之刻經事業，隋代時，有靜琬於大業年間（六〇五——六一七），發願於北京郊外房山刻一切經，此即聞名遐邇之房山石經。

立十願

《華嚴經》之〈菩薩住處品〉，經文簡短，以印度為中心，記述諸菩薩所住之山名或場所，其中，提及文殊菩薩住於清涼山，及有關眞旦國（中國）那羅延山等記事，因而更加敍述中國之五台山及靈泉寺石窟之那羅延窟。然而，澄觀對〈菩薩住處品〉之囑意，卻較誰都重視。澄觀於注釋〈菩薩住處品〉時，曾詳細記載自身所住之五台山，即清涼山之情況。由此可知，澄觀對清涼山，即五台山執情之深。

澄觀生平曾立有十願。其中有：

一、長止方丈，但三衣鉢，不蓄長。

二、當代名利棄之如遺。

三、目不視女人。

曾任七帝國師之澄觀，不自求名利，更「目不視女人」。一心只求拜見五台山之文殊菩薩，雖入山，卻不曾目視女人。至五台山，雙目所視者，為清澄之長空、綺麗之高山植物、滿開之小花，以及為積雪所覆之潔白山峯，此外，即《華嚴經》之文字。為注釋經文，曾不停地躍動精神，終於凝結成《華嚴經疏》六十卷。

七、長講華嚴大經。

八、一生晝夜不臥。

此二願亦非常人所能行，澄觀講《華嚴經》，可說身心以赴，終生不臥睡，僅坐息而已。澄觀世壽達一百二歲，如此高齡，或即生涯依願修行之累積。（《宋高僧傳》卷五〈澄觀傳〉）

高齡百二歲，此亦非普通人所能及，若以現代情況而論，或約為一百五十歲。在如此長壽之生涯中，開講《華嚴經》，實乃傾注全部身心性命。目不視女人、感得五台山之靈氣而長壽達百二歲之澄觀，堪稱為五台山之華嚴行者。

《華嚴經》之〈菩薩住處品〉，經文雖短，但以其經文為主而有東亞佛教聖地五台山之產生，實為極不思議之因緣。現今，文殊菩薩之聖地——五台山，仍逸然長存。

如來之光明——佛不思議法品·如來相海品·佛小相光明功德品

安陽修定寺塔與慧藏

河南省北部靠近河北省地方，有安陽市。流經安陽市北方之洹河上游，有靈泉寺石窟，而縣城西北三十五公里處，有太行山脈之支脈，海拔六〇九·六公尺高之清涼山，於清涼山南麓，建有修定寺。安陽縣之西面，爲東魏、北齊、隋唐時代之佛教聖地。修定寺南方五十公里處，有靈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北方三十三公里處爲有名之南北響堂山石窟，古來爲高僧輩出之地。

北齊時，修定寺有一大和尚，即大統法上。於法上之傳記中，有如下一段記載：所得施利，造一山寺，本名合水，即鄴之西山，今所謂修定寺是也。山之極頂，

造彌勒堂，衆所莊嚴，備殫華麗。四事供養，百五十僧。（《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

法上集衆人之布施，建造合水寺。其寺於隋唐時稱為修定寺。山頂建有華麗之彌勒堂，有僧衆百五十人住此。修定寺之建築物，早已不存，迄今僅有建於唐代之修定寺塔仍屹立於山麓，塔之四壁，殊勝之雕刻仍清晰可辨。（《安陽修定寺塔》，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刊）

合水寺者，乃北齊時，統領僧尼二百餘萬衆之大統法上，集衆人之力所造。北齊之衆高僧，想必於巡禮靈泉寺時順道拜訪合水寺。「合水」之名稱，乃因流自清涼山之二條小溪合併為一而得名，清涼山合水寺堪稱為北齊都城鄴都西面之大寺院，法上於西元五八〇年寂於合水寺。

法上活躍於北齊武成帝（五六二——五六五在位）時，有一華嚴行者，名為慧藏，曾應武成帝之召請，於都城太極殿開講《華嚴經》。時，僧侶及貴族信士等雲集，衆皆稱讚此盛會為「大觀之盛」（《續高僧傳》卷九〈慧藏傳〉）。《華嚴經》法會之盛大不難測知。

慧藏出生於河北省趙縣。於趙縣有建於後漢之柏林寺，今雖僅存寶塔，於隋唐

時，被稱爲「觀音院」，係一名刹。或許慧藏幼年時，曾多次參訪柏林寺。

慧藏十一歲出家，學《涅槃經》與律典，後更探研《十地經》、《華嚴經》。衆人皆驚歎其博學，遂仰之爲師。然慧藏卻不以自身所學之佛學已能究其深奧，更不以「理解」感到滿足。

四十歲時，決心隱棲於鵲山（河北省內丘縣）修行。鵲山者，因山頂有似鵲形之石而得名。慧藏入鵲山後，即行斷食五穀。食以樹上果實，渴飲溪流泉水，致力於內心之澄淨。雖多研各種經典，但慧藏卻認爲應以《華嚴經》爲根本所依。

慧藏雖窮究《華嚴經》之奧旨，卻以不知所悟是否正確而深感不安。於是，想求佛陀之靈感以決邪正是非。夜晚，鵲山之山嵐靈氣充盈於四周，忽然，慧藏聞空中有聲，言「是！是！」，即告知慧藏對《華嚴經》之理解與所悟正確無誤。得此告知之慧藏，於是決定注釋《華嚴經》。

慧藏之注釋，頗受歡迎，因其能掌握《華嚴經》之心髓所致。如前所述，曾受武成帝之召請，於太極殿開講《華嚴經》。

北周廢佛時，曾隱居一時；至隋文帝復興佛教時，方再受邀至京，爲六大德之一，大業元年（六〇五）十一月二十九日，寂於長安空觀寺，時年八十四歲。

慧藏曾遺言，將遺骸散置山野。弟子們依其遺言，將遺骸置於山林之下，上覆以土，並於上面建塔供養，其塔即位於長安南郊終南山至相寺之前峯。至相寺爲終南山系華嚴之根本道場。

慧藏並非於終南山受華嚴學，而係於河北省南部一味地研究諸經典，並於鵲山悟得《華嚴經》之奧旨，可謂乃無師自悟者。或係即於鵲山承受其靈氣，而後得悟內心之玄奧。然「以華嚴爲本宗」之慧藏，終被指認爲繼承終南山系華嚴法統之第一人者。

靈妙之佛德——佛不思議法品

第六他化自在天會中，自〈十明品〉至〈菩薩住處品〉之五品，古來即謂係說明勝進之行用，而其次之〈佛不思議法品〉、〈如來相海品〉、〈佛小相功德品〉等三品，則爲示差別之果。

〈佛不思議法品〉，先說有自四方聚集而來之諸菩薩，思惟諸佛之國土、淨願、種姓、出世、法身、音聲、智慧、神力自在、無礙住、解脫等十種皆爲不可思議，由此開始進入本品。

世尊悉知諸菩薩之所思，即與青蓮華菩薩佛之神力、智慧與辯舌。承受佛神力之青蓮華菩薩，向蓮華藏菩薩明示佛之十種果德。有關佛之果德，將之分為三十二門，而詳加敍述，即此〈佛不思議法品〉。此品中，曾反覆說明佛之十種法界無量無邊、十種無盡智、十種未曾失時、十種不可思議境界、十種出生住持智慧、十種無量內法等三十二種佛之果德。

例如，一切諸佛有向十種住法如下：（大正九，頁五九七下）

一、一切諸佛悉住覺一切法界
二、一切諸佛悉住大悲
三、一切諸佛悉住本願
四、一切諸佛悉住不捨教化衆生
五、一切諸佛悉住無所依法
六、一切諸佛悉住無虛妄法
七、一切諸佛悉住念無失法
八、一切諸佛悉住念無障礙心
九、一切諸佛悉住定心，未曾散亂

十、一切諸佛悉住一切諸法平等不壞實際

以上即為諸佛之十種住。住者，不退轉，即持續其狀態，決不退降。諸佛能自覺於一切法界，為必然之事，又能實踐大悲、不退本願、不捨教化衆生，此乃諸佛果德之一。

諸佛住於無所依。無所依者，即無所依恃之意。普通一般人皆有所依，方能生存，如夫婦、父子、財產、地位等，若一旦失去所依恃，則失去支拄自身之力。無所依者，換言之，即如臨濟禪所常言及之「自由」。自由者，即由自己之意願。佛為自由者，臨濟亦為自由者。若欲得無所依，或得自由之境地，須有相當之修持。慧藏於鵲山，木食而住，其事為何？乃為依無所依而住之故。若能無所依，則遺體散置山野，任鳥獸噉食，亦無所掛礙。

住於無所依之諸佛，又能住於無虛妄，即使一念，亦無過失，心無障礙；既去障礙，則無執著，常住於禪定心，心無散亂，如此，則能住於確固不動之眞實心中。

其次說明大力那羅延幢佛所住之教法。安陽修定寺之南有寶山，於此寶山開鑿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者，即靈裕。靈裕因憂懼佛法滅亡，故於此處開鑿那羅延窟。〈佛不思議法品中〉，有「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之語，那羅延窟，為示如金剛之不

壞，故名爲「金剛性力住持」。

繼十種大力那羅延幢佛所住之法後，接著又說明十種定法、十種果法、十種清淨法、十種一切智住、十種三昧、十種無礙解脫，如此方結束〈佛不思議法品〉。此品經文即在說明佛之果德不可思議。

如來有大人相——如來相海品

其次爲〈如來相海品〉，普賢菩薩舉出佛身所具之九十四種妙相，說明佛殊勝之果德。以「如來有大人相」，將其殊勝之相，分九十四種加以說明。〈如來相海品〉自普賢菩薩「當爲汝說如來相海」開始。

首先，說明如來之頂相有三十相，經文云：

如來頂上有大人相，名曰明淨，三十二寶以爲莊嚴，普放無量大光明網，遍照一切十方世界。

其說明順序，第一、舉出大人相之名稱，說明其皆爲明淨。

第二、有關諸相之莊嚴，以三十二種寶莊嚴之。

第三、有關相光之作用，則說如放無量大光明網。

第四、有關相光之效果，則能普照十方世界。

依此說明方式，逐一說如來頂相之三十相。因三十相之內容大同小異，且反覆不斷說明，故若缺乏毅力，則實無法深入品味；而能如此反覆說明「如來有大人相」，其所具之毅力亦非泛泛。若於如來不具深切之信仰，或無懇摯之熱忱，則當無法如此說明。〈如來相海品〉者，係說明如來之相，如大海之廣闊，亦如大海之深邃。

說畢如來之頂相，接著說明眉相、眼相、鼻相、舌相。有關舌相，有如下之說：

如來有大人相，名順法界雲，舌端妙相，金色淨寶以爲莊嚴，出生無量金色光明，普照一切諸如來海，大師子吼震妙音聲，悉皆遍至一切世界，一切衆生無不聞者。

如來之舌端，飾以金色淨寶，出金色光明，如師子吼般出大音聲，如此，不論多遠皆可聞悉其聲，即不論任何衆生，皆能聽聞如來之音聲。以「華嚴」爲本宗，爲探究華嚴之奧祕，而以身心投入於鵲山山中之慧藏，爲求證自己之見解是否正確，而祈求於如來。是夜，遂得靈感，即聞空中有聲音，言汝之理解正確，此實即如來之音聲。

於鵲山之深山中，若進入禪定，或即能聽聞如來之音聲。以《華嚴經》爲本來之音聲。

教法，而日夜讀誦經文，全身投入，形同《華嚴經》之化身，身心亦如爲《華嚴經》之精靈所化。研讀衆多大乘經典，而以《華嚴經》爲身心依據根源之慧藏，因而能聽聞如來之音聲。

如來之音聲，係超越時空，如大師子吼。於進入鵲山前之慧藏，並未曾聽聞過，亦即嘹亮之如來音聲，在此之前，未曾到達慧藏之耳。經文中雖有「一切衆生無不聞者」之語，但若未具備聽聞之耳，則無法聽聞，以前之慧藏亦如此。然而，自誦持《華嚴經》後，身心奉持，實際體驗，因此能淸晰聽聞。於鵲山之草庵中，或岩盤上，端坐身心，凝然不動，故慧藏之心耳能確實聽聞如來之音聲。

〈如來相海品〉於說畢如來之舌相後，更說如來之斷齶相、大牙相、齒相、肩相、胸相、脇相、腹相、下分相、手相、馬藏相、髀相、腨相、毛端相、足相等。最後之足相，更分十三相說明。此即《華嚴經》對如來三十二殊勝相之詳細解說。如有關如來之毛端，經文云：

如來有大人相，名毛端，內現一切佛剎，於一毛孔，悉放一切寶光明藏，普照十方一切法界，於一毛孔，示現一切如來自在諸佛界雲。

自一毛孔中放出光明，遍照十方世界，並自一毛孔中映現如來之自在與諸佛界

雲，此並非單純說明如來之三十二相。乃依華嚴之思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而細說之。此即以「華嚴」之立場敍述各種事相。經文中所述之事物及各種現象，雖於其他經典中亦可見及，但於《華嚴經》中，卻有不同的、殊勝的解釋方法，即華嚴特有之說明方式，此亦即《華嚴經》異於其他經典之特異處。

〈如來相海品〉之最後，其結文云：

佛子！於佛身中，有如是等十蓮華藏世界海微塵數佛大人相，於諸支節種種妙寶以為莊嚴。

即謂如來之佛身中，有無限、無數之大人相，且佛身之各部位，皆以無數妙寶作為莊嚴。如此以超人之智慧所描述者，即〈如來相海品〉之如來相。

廣大之佛國土——佛小相光明功德品

其次，〈佛小相光明功德品〉第三十，乃說明以如來之光明所照，能滅除五欲之一切煩惱。如來之光明，有諸種功能，經云：

普照十世界微塵數剎，遍照彼處地獄衆生，滅除苦痛，令彼衆生十種眼耳鼻舌身意諸根行業，皆悉清淨。

如來之光明，能遍及地獄之衆生，令地獄中受苦之衆生，六根悉皆清淨。衆生見如來光明，生大歡喜，命終後得生兜率天。

轉生天上之衆生，即爲天子。天子之耳，能聞如來之音聲。如來之音聲對天子言：

諸天子！猶如汝等昔在地獄，不從十方來處，但以顚倒愚痴纏故，得地獄身，本無來處。

接著又爲天子說道：

莫著五欲，障諸善根。

經文又云：

諸天子！五欲纏心，修念佛三昧，皆悉除滅。是故諸天子！當知報恩，一向敬念盧舍那菩薩。

如何方能去除五欲之煩惱？勤修念佛三昧即可。念佛三昧者，即一心憶念如來。自地獄獲救而得生天上爲天子，不能或忘此恩，故須一心敬念盧舍那菩薩。盧舍那菩薩者，即光明是也。蒙光明之恩而出離地獄，欲報其恩，故禮拜光明化身之盧舍那菩薩。諸天子並非實際上能禮拜盧舍那菩薩之相，但卻能聽聞其音聲。如經云：

一切諸佛亦復如是，

隨應度者，皆悉得見。

即諸佛乃隨順應度者，而示現其身相。佛之相本不可見，佛之音聲亦不可聞，然而，若具救度、覺悟、解脫之宏願，則能見佛身相、聞佛音聲。慧藏於鵲山中，得聞佛之音聲當亦如是。如：

如我天聲，十方世界隨所應化，皆悉得聞。

於兜率天之天子，得大歡喜與安心。故自毛孔中化作無數妙華香雲，供養盧舍那佛。香華一散，即自一一香華中悉見如來；蒙受香雲之香者，則身心皆舒暢。若衆生得聞是香，則能除滅罪障。罪障者，即五百煩惱，或無數煩惱。即謂若聞是香，能除滅無數之煩惱。

〈佛小相光明功德品〉之最後，說明佛國土之廣大，爲明其廣大，而以喻說之，菩薩於左手握有無數微塵，經過無數世界向東行去，於無數世界中，一一各下一塵，如此，至手中微塵下完爲止。菩薩悉知手中之微塵數，亦知無量世界之數。如此，集無量之世界，即爲佛國土。

世尊問寶手菩薩道：「於意云何？如是佛剎廣大，可思議不？」

寶手菩薩答道：「世尊！如是佛刹，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世尊！奇哉！奇哉！若聞是喩，此人難得，聞而信者，亦復難得。」

即謂如此譬喩，雖有聽聞者，亦難有聞而能信者。世尊又對寶手菩薩說道：「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而信者，我授彼記，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一切種智。」

上面所述之譬喩，爲印度極爲殊勝之思惟方法。《華嚴經》，乃自無限之時間、無限之空間，直言生存於今時、此地之人類眞相。即於大宇宙之廣闊空間，及自地球成立以來之無限時間中，或人類相續之業，即無可計數之時間中，說明所有一切事物之相。以其無限之時空，假名爲毗盧舍那佛，此即光明；具體地說，乃太陽之光。於閱讀《華嚴經》之際，越是深入，越訝異於人類所爲之渺小，不自覺地對著毗盧舍那佛合掌低頭，沈思敬慕。

普賢之行願——普賢菩薩行品

北山石窟之普賢菩薩

四川省大足縣因石窟聚集，故有「石窟之鄉」之稱。大足一帶之摩崖造像，據傳有數萬尊之多，故亦可稱爲「佛陀之鄉」。聞名之石窟有寶頂山石窟、北山石窟，此外如妙高山、石篆山、石門山、南山等衆多石窟亦頗負盛名。

自晚唐歷宋代，陸續塑造佛像之大足石窟，與散在於大黃河流域之炳靈寺、麥積山、雲崗、龍門等石窟之造像，頗多相異之處。例如密教造像、水月觀音、千手觀音、華嚴三聖像等。特別是以毗盧舍那佛爲主尊，配以普賢、文殊二菩薩之華嚴三聖像爲數甚多，若謂其「故鄉」，則四川省之石窟羣即是。

大足縣之北山石窟第一三六號窟，爲北山最大之石窟，稱爲「心神車窟」。此窟

內面之壁，中間爲釋迦佛像，其兩脇及左右之壁，並列有文殊、普賢等二十餘尊菩薩像，渾然一體之造像形式中，卻充分顯示各自之造像性格。左壁爲文殊菩薩像，係男性化之菩薩造形，充滿知性之端正像，靜坐於咆哮之獅子背上。其對面，右壁爲普賢菩薩，爲具足東方女性健美型之女性菩薩像，容貌秀麗豐潤，口角呈微笑狀，雙目垂視，親切和藹之表情中，絲毫不失其威嚴。垂視之雙眼，似乎俯瞰著大千世界，令見者有慈悲、智慧具足之感。菩薩端坐於大象背上，大象兩眼圓睜，眉毛上挑，呈精悍之姿態，與嫻靜之普賢菩薩對照，恰爲豪邁之相狀。

普賢菩薩之「普賢」，據《探玄記》（卷十六）謂：「德周法界曰普，用順成善稱賢。」普賢菩薩之行，稱爲普賢行。於修普賢行之衆人中，如樊玄智、杜順、普濟等，皆爲華嚴行者。

普賢行與靈夢——普濟與辨才

華嚴宗之初祖杜順，爲修普賢行聞名者，其時，被稱爲華嚴行者之人，多數爲普賢行之修持者。如終南山之普濟（《續高僧傳》卷二十七）亦爲其中之一人。普濟出家後，師事普圓禪師。普圓常巡行於名山大川間，爲頭陀行者，卻不絕於讀誦《華嚴

經》。

普濟依止普圓禪師後，亦常習頭陀行。因此，常獨自棲止於林野中，而不住宿於一般人家。於荒郊野地坐禪，除止於山谷外，亦無迴避虎豹之處所。雖隨緣隨處遊化，然不論行至何處，皆不忘於讀誦《華嚴經》。

北周廢佛時，凡剃髮著僧衣者，皆遭誅殺。故普濟乃避居於太白山諸峯上，藉草食以延命，渴則飲溪水。太白山者，即橫處長安南方之終南山系之山峯。

北周廢佛後，隋文帝再興佛法，普濟乃下山。惟普濟立志捨身供養，修普賢行，願生賢首國。於得知佛法復興後，普濟捨身之意願更為堅定。於大衆追隨下，普濟獨上終南山，立身於岩谷西端之斷崖上，口中稱念「四弘誓願」後，遂投身谷底。衆人見狀，乃羣聚岩谷，並於谷上之高峯，建一白塔，以為憑弔普濟之靈。普濟之傳記，於法藏編集之《華嚴經傳記》卷四中。

《華嚴經傳記》於敍述普濟之事蹟後，即為辨才之傳記。辨才亦與普賢菩薩因緣深遠，惟其家系不明，幼少出家，師事靈裕法師（五一八——六〇五）。靈裕者，即地論宗南道派之大家，曾於河南省安陽靈泉寺開創大住聖窟。（鎌田氏《中國佛敎史》卷四，二七七頁）

辨才依靈裕學習華嚴敎義，深信《華嚴經》爲最高至極之經典，雖一味修學，卻不能深究其奧義，知悉自己爲煩惱所障，爲汚濁所纏，遂決意先行懺悔，於是，洗淨身心，造一香函，內裝《華嚴經》本，頂戴於頭上，如此遶行，達三年之久。終於，於夢中見到普賢菩薩現身，並承授予經中深奧之一文。於轉瞬之間，隨即讀誦普賢菩薩所授之一文，且自始至終，如明鏡輝映般，理解透徹。

辨才深受感動，遂更精勵努力，終於通達《華嚴經》之敎法，亦能示導於人。然而，辨才究竟如何臨終，卻無人知悉；或謂，如普濟般，不爲人所知，獨自投身捨命於終南山山谷。

瞋心——惡中之惡

《華嚴經》自名號品第三至小相品第三十爲止之二十八品，係明修生因果（差別因果）；而普賢菩薩行品第三十一與寶王如來性起品第三十二之二品，則明修顯因果（平等因果）。

普賢菩薩行品，可謂即普賢行之解明。《探玄記》卷十六中，舉出十種普賢行，即：

一、達時劫
二、知世界
三、識根器
四、了因果
五、洞理性
六、鑒事相
七、常在定
八、恆起悲
九、現神通
十、常寂滅

以上十門中，每一門更各具十門，十十一百門，即有百門之普賢行。亦即本品之明「普賢之圓因」，恰相對於其次〈性起品〉之明「性起果滿」。「普賢行」者，即救度一切衆生之願行。普濟修此普賢行，而欲生賢首國，故知普賢行爲因，得生賢首國爲果。

普賢菩薩行品，係始於普賢菩薩告一切菩薩之言，即：

佛子！若菩薩摩訶薩，起一瞋恚心者，一切惡中，無過此惡。

即謂起一念之瞋心，乃諸惡之根源、惡中之惡，其理由爲：

起瞋恚心，則受百千障礙法門。

瞋恚心若生起，則有無數障礙隨之而生，經文中曾擧出不見菩提障、不聞正法障、生不淨國障、生惡道障等百千種障，如此諸障皆由一念瞋心生起。既如此，應如何修持？經云：

佛子！是故菩薩摩訶薩，欲疾具足菩薩行者，應當修習十種正法。

以下更擧出必修之六十種行門而詳加解說。

此處有一問題，即諸惡之根源爲一念瞋心之事。法藏於《探玄記》卷十六中，引用《佛說決定毗尼經》（大正十二，四〇中）之經義，云：

菩薩寧起百千貪心，不起一瞋，以違害大悲，莫過此故。

即言寧可起百千之貪心，亦不生起一念瞋心，因其有損於大悲之故，可知瞋心爲最大之惡。《法句經》有云：

實語，勿忿，有乞時，雖己物少，與之。由此三事，得往天處。

即謂一、說眞實話，二、絕對不起瞋心，三、布施予人。若能行此三事，則得生

天處。

如上述之普濟、辨才等，一味讀誦《華嚴經》普賢菩薩行品，不瞋者不即爲普賢行之根本耶？雖遭廢佛之迫害，亦不瞋恚，而徹底行頭陀行，以《華嚴經》普賢行之要義說示於人，最後，則以己身作布施。

一攝一切行——普賢行

知悉一念瞋心能生百千邪障，而如何抑止瞋心不生？經中說須修十種正法，十種正法即：

一、不捨一切衆生
二、於諸菩薩生如來想
三、常不誹謗一切佛法
四、於諸佛刹得無盡智
五、恭敬信樂菩薩所行
六、不捨虛空法界等菩提之心
七、分別菩提究竟佛力到於彼岸

八、修習菩薩一切諸辯
九、教化衆生心無疲厭
十、於一切世界示現受生而不樂著

第一爲不捨一切衆生，即誓願救度一切衆生者，爲普賢行第一，而第九亦云教化衆生心無疲厭，乃謂普賢行者，不論至何處皆發願教化衆生。

第二之「於諸菩薩生如來想」與第三之「常不誹謗一切佛法」，皆爲重要之項目，即念念不離佛想，亦不非難佛法。《續高僧傳》普濟之傳記雖未提起，而於《華嚴經傳記》中之普濟傳卻有如下之逸事：

普濟每二日誦《華嚴經》一部，爲必修之日課。其讀誦之音聲嘹亮，遍傳物外。欲達如此境界，並非一蹴即成。曾因心痛難抑，身體衰弱，吐血數斗，因此中止誦讀，甚至絕食。歷經三日，同道掛慮其身體狀況，遂備湯藥，供普濟飲用。然而，普濟卻拒絕，道：

「經中曾言，世間之醫者，雖能治病，但卻無法根治，即一時雖痊癒，仍有再發之時；而如來治病，卻絕對不再復發，因此，湯藥於我亦不重要。」

於是，普濟遂沐浴身體，以香華供佛，並禮拜十方諸佛，更朗聲讀誦《華嚴經》，

終於病狀亦不藥而痊癒。

普濟之舉止，乃深信如來之教法，而不依一般醫療法治理身病，其信心、毅力，終致身體恢復。自是以後，普濟即二日一遍，讀誦《華嚴經》，且能嘹亮不輟。此實即第七所謂「究竟佛力到於彼岸」。

上述十種正法，依之修持，能令百千邪障蠲除，此即普賢行之出發點。若能依此十種正法修持，能得十種清淨；因清淨離染障，故能得十種正智；得十種正智，則能「巧隨順入」，巧隨順入有十種，其中有：

一切衆生身悉入一身，

於一身出無量諸身。

如此，說「一身一切身，一切身一身」。觀世音菩薩能自在應現三十三身，即因巧隨順入之緣故。巧隨順入者，即伶巧隨順，與對方融合無間。若不得無礙之境界，則無法與一切人如此融洽。因內心若存少許障礙，則不能融通隨順。

若能獲此十種巧隨順入，則能安住於十種直心。直心者，即能迴轉自在，趣向於眞實。

能安住於直心，則能得十種巧方便法。即依直心而生起巧方便。

說畢十種巧方便法，經文接著道：

佛子！是故菩薩摩訶薩，應當一心恭敬，聽受是法。

即勸說須聽受此教法。因若能聞此教法，則能依少方便而得最上之悟。依少巧方便力而能得最上之覺悟，實即普賢行之特色。因普賢行必能一攝一切，如以讀誦經文之方便功力，得生賢首國。

普賢菩薩之誓願

其次，以一百二十一頌之頌文說明普賢行。有關普賢菩薩之誓願，經云：

我為世間燈，功德莊嚴身，
具足十力智；一切諸羣生，
貪恚痴熾然，我當為除滅，
無量惡道苦。

此即為普賢之大願。首先，以自身為照亮世間之燈火，且具足功德與十力智，以神力除滅為貪瞋痴三毒所苦之衆生之苦惱。換言之，除去衆生之惡道苦，為普賢之大願，或謂誓願。經文又云：

具普賢淨慧，滿足普賢願；
菩薩究竟行，深入無等智。
此乃謂能滿足普賢之智慧與行願，則能入最高之智慧。依最高之智慧，則能了知：
一一微塵中，普現三世法；
五趣生死道，皆悉分別知。
一微塵中能映現三世，於其中，悉見地獄、餓鬼、畜生、人間、天等五道之輪迴相。
於此，並非僅時間性之了解，五道輪迴之相狀，以空間而言，一切世界之成壞，以及國土之興廢等，亦全能瞭解。甚至於衆生因造惡業而墮於地獄之情況，亦能全然知悉。此外，亦能以一切世界入於一刹土中。經云：
普賢眞佛子，以不思議智，
知難思議刹，了達無邊際。
此謂普賢菩薩乃眞佛子，能以不思議智，知悉不思議刹土。普濟欲求往生之賢首國，或即「不思議之國」之意。以一介凡夫，絕對無法得生賢首國，惟有修習普賢行

者，方能得入不思議之國土。

大智與大悲

其次說明普賢菩薩之大智行與大悲行。首先說明大智行，經云：

深解諸世間，如夢如幻化；

一切衆生界，了達悉如電。

即謂世間如夢如幻，衆生生存之世界，亦皆如電。如此，則：

衆生世界劫，諸佛及佛法，

皆悉如幻化，法界無有二。

此處乃謂不論衆生、衆生生存之世界、時間，以及諸佛、佛法，甚至所有一切，皆如幻化。如此，於觀時間爲幻、空間爲幻、佛爲幻、佛之所說爲幻時，法界之相，自然了了分明。佛身或法身，皆無具體相狀存在，如下列經云：

譬如淨水中，見影無所有；

法身至十方，而亦無所至。

澄淨之水中，雖映現影像，但卻僅止於影像，並非實際有實體存在。佛之法身遍

於十方，卻無具體之形象可映於眼前，因法身「雖身而非身」之故；而法身「非常、非無常，示現諸世間」，故能隨時示現於衆生存在之世間。

如此，具足大智以觀世間之普賢菩薩，同時亦以大悲救度衆生。

度無量衆生，令至安隱處；

平等觀法界，於彼無所著。

爲苦惱與障礙所覆，而欲求解脫之衆生，度之而令至安樂世界，正爲普賢菩薩之使命。雖如此，於普賢菩薩，卻能無所執著。普濟亦如此，雖願生賢首國，但卻不執著於往生賢首國，捨身於岩谷，乃以自身爲供養而已。

如是妙方便，深入菩薩行；

皆爲普賢等，如來法化生。

若能具足大智與大悲，實踐菩薩行，則一切人皆能相等於普賢菩薩，爲如來之法所化生。即謂不論任何人，具足大智與大悲，皆能成爲普賢菩薩。普賢菩薩隨時存在於一切人之心中，只因吾人不能自覺而已。

普賢菩薩之聖地——四川省峨眉山，若能攀登，禮拜普賢菩薩之聖容，則於靈山之聖地中，當更能悟證自心中之普賢菩薩。

然而，吾等衆生，卻難於窺見自心奧處之普賢菩薩，因爲：

一切衆生類，善惡想不同；

或有生天上，有墮諸惡道。

一切衆生，或行善或造惡，以至上生天界，或下墮地獄，皆隨業因緣而流轉不息。

衆生爲虛妄所惑，而輪迴於生死中。因虛妄與業障之網所覆，動彈不得而掙扎不已者，即爲一切凡夫相。普賢菩薩能徹知一切凡夫之業緣，而凡夫之能否得度，可謂決定於自身之能否自覺。辨才於夢中遇見普賢菩薩，而感得《華嚴經》之奧義，乃因三年之中不斷修持「讀誦行」之故。讀誦經典，須專注一心，深入三昧，方能見效。自身與經文融爲一體，盈溢於天地間，且嘹亮之誦經音聲響徹於虛空，如此則能感應普賢菩薩化身示現。

如來之示現——寶王如來性起品

菩薩之涌出——崇福寺惠招

與《華嚴經》有甚深因緣之寺院之一——長安崇福寺，係則天武后爲母親楊氏祈求冥福所建之寺院，原名太原寺，垂拱三年（六八七）改名魏國寺，六九〇年改爲崇福寺。

則天武后時，印度僧地婆訶羅（Divākara日照三藏）於崇福寺翻譯經典，賢首大師法藏曾從日照三藏聽聞不少有關印度佛教學界之情況。崇福寺之住持法藏，曾與律宗之文綱等十數人，自岐州法門寺迎請佛舍利，至崇福寺供養。崇福寺與則天武后因緣頗深，故崇福寺之寺額相傳即爲武后所書。唐末會昌法難時，崇福寺亦遭破壞，至此未曾再事修復。

崇福寺曾經出現一位大德，即與法藏同學之惠招。幼少時，與法藏同事華嚴宗二祖智儼爲師，專究華嚴。與來自新羅之留學僧義相法師亦相識。

惠招於《華嚴經》中最專注者即〈性起品〉，因此，曾一味讀誦〈性起品〉，以至於一品三卷之〈性起品〉，能全部暗記於心。西元六九五年頃，實叉難陀（Sikṣānanda）所譯之《華嚴經》（新譯），稱爲〈如來出現品〉；惠招亦專讀此品內容，可謂惠招以此〈性起品〉視之如己命般。

惠招移住崇福寺前，曾於終南山之山中進入禪定三昧。每夜，洗淨身體後，上香，端坐於繩床上讀誦〈如來性起品〉。有一夜晚，當讀誦至半途，忽見十餘位菩薩，似乎從地下涌出般，忽然出現於面前，各自端坐於蓮花臺上，全身金光閃爍，且光明照耀。諸菩薩皆雙手合掌，似乎一心專注聽聞惠招誦念經文，須臾間，諸菩薩始各自消失不見。

是後，惠招將此靈驗事蹟告知同學法藏，法藏亦曾轉述於門人惠諒、惠雲、玄觀等。（《華嚴經感應傳》）

於讀誦經文時，感菩薩示現，具此不思議之神力者爲〈如來性起品〉。

信心之眼——寶王如來性起品

於〈普賢菩薩行品〉中，說明了平等之因；今〈寶王如來性起品〉第三十二，將說明平等之果。若能修持「普賢行」，則能感得如來之出現，如此有關如來之出現，詳加解說者，即〈寶王如來性起品〉。寶王者，即摩尼寶珠，係一珍貴異常之物，故稱爲寶。因摩尼寶珠能生出各種珍貴之寶，故以此作爲譬喻。

賢首大師法藏，說性起有三種：

第一、因性起，人類本具之理性，可因修行而顯出，此即性起之起。

第二、行性起，即修行之意。依善知識或經典，承受其敎法，以開發本有之理性，而感得佛果，稱爲起。

第三、果性起，依修行而完成，以淸淨佛果顯現之立場，而說爲性起。

即第一係自原因，第二自過程、方法、手段，第三自結果，一一說明性起之義。一言以蔽之，「體性現起」者，即如來之出現。

本品始於如來自眉間之白毫相放大光明。如來之白毫，即性起之象徵。如來性起妙德菩薩讚歎如來之正覺後，如來自口中放大光明。時，性起妙德菩薩請問普賢菩

薩，佛之大光明係何瑞相？普賢菩薩答道：「此瑞相乃為欲說如來性起之正法之象徵。」於是，性起妙德菩薩請普賢菩薩代佛說如來性起之正法。

時，普賢菩薩告如來性起妙德菩薩等諸大衆言：「佛子！如來應供等正覺所以者何？非少因緣，成等正覺，出興於世；佛子！以十種無量無數百千阿僧祇因緣，成等正覺，出興於世。」於是舉出十種因緣。

如來成等正覺，出現於世，可括為十種因緣，即：

一、發菩提心
二、長修善根
三、依慈悲心救護衆生
四、行無量行，不退大願
五、積功德
六、供養諸佛
七、出生方便智慧
八、成就諸功德藏
九、具足智慧

十、演說諸法眞實義

此即謂一切諸法皆非僅以小因緣而生起，諸如宇宙、地球，皆因各種重大因緣而成立。自有人類以來，首先悟證眞理而成就佛果之如來，決非以小因緣而出現世間。其次說明如來性起之正法功德無量。分別以如來之身業、語業、意業說明。

如來法身如虛空，無形無色，遍滿一切處，如：

譬如日出世間，以無量事饒益衆生。

如同陽光能袪除暗闇，滋潤一切草木、穀物，如來法身放出光明，能遍照一切。

日出先照高山，次照大山，然後照耀大地；然而，太陽自身並未有先照高山、後照大地之分別，只因高山、大地高低不同，故有順序之先後。其實，於太陽而言，對一切萬物並無分別，係平等照耀。與此同理，如來之光明，雖有先照普賢菩薩等諸菩薩，其次依序爲緣覺、聲聞、善根衆生、惡人等不同；然而，如來之光明，卻無差別與順序之分，如來光明普施一切，只因衆生之願望、所求、善根不同，故見如來之光明亦有差別。

其次，說明有名之譬喩——日照生盲喩。

陽光照耀於大地，生盲者卻見不到陽光，只因與生俱來盲眼之故。然而，生盲雖

不能目睹陽光，但卻時時沐浴於陽光之恩惠中，如因陽光而有食物，因陽光而能去寒，因陽光而不感肺病等疾病，因陽光而每日生活安樂。

相同地，如來之智慧光出現於世，無智邪見之人，不能目睹，但卻蒙受佛光而能去除一切煩惱苦楚。無智之生盲人何以不能目睹佛光？只因缺乏「信心之眼」之緣故。無信心之眼者，不僅見不著佛之智慧光，亦不能目睹佛之聖容。盡一切身命讀誦〈性起品〉之惠招，所以能目睹菩薩形象，實因具足「信心之眼」之故。

自身本具如來智慧

其次，說明如來之音聲。佛之音聲本爲一，卻因聽聞者不同而有差異。

譬如水性，皆同一味，
隨器異故，味有差別，
水無是念，我作衆味。

此謂水之原味本來相同，卻因用器不同而味有差別。如以大海碗喝水，與以潔淨之茶杯喝水，頓覺水味不同。

昔有「水隨方圓之器」之說，即水因所用容器之不同，或四角或圓形，水則成四

角形或圓形。

如來之音聲亦如水一般，佛對任何人皆以一味之音聲說法，卻因聽聞之衆生不同而生出各種差別，此乃因應衆生能力差異之故。

其次說明如來之智慧無量。如來之智慧遍滿一切處，只因「衆生顚倒，不知如來智」，衆生不具正知正見，卻執迷惘、謬誤之知見，故不能睹見如來廣大無邊之智慧。

如來智慧，無相智慧，
無礙智慧，具足在於衆生身中；
但愚痴衆生，
顚倒想覆，不知不見，
不生信心。

衆生身中本來具足如來智慧，卻因愚痴所迷，不知如來智慧，不見如來智慧，亦因此不能生長信心。

時，佛以清淨天眼，觀察一切衆生，而說是言：

奇哉奇哉，云何如來具足智慧在於身中而不知見？我當教彼衆生覺悟聖道，悉令

永離妄想顚倒垢縛，具見如來智慧在其身內，與佛無異。

衆生本來具足如來智慧，卻不自知。於是，佛教示衆生，汝等自身皆具有如來智慧，且與佛無有差異。

此處所言衆生皆具如來智慧之說，即屬〈性起品〉，於華嚴學上頗受重視。華嚴宗第五祖圭峯宗密（七八〇——八四一），出生於四川，入住於長安郊外終南山下之草堂寺，曾盡其生涯弘布《圓覺經》之哲學思想。其所著《原人論》、《禪源諸詮集都序》二書中，皆據唐譯《八十華嚴經》之〈出現品〉，引用「奇哉」以下一文。宗密引用此文，即衆生本來具足如來智慧，作爲顯示眞心即性敎之根據，此即性起思想之大成。（參照鎌田氏著《禪源諸詮集都序》禪語錄九，筑摩書房，一九七一年）

惠招讀誦〈性起品〉，至此文時，想當傾注全力，深入其中。自身中具有如來智慧，何其破天荒之思想！惠招於感激之餘，全神貫注讀誦經文，終於目睹菩薩現身。

如來之境界與說法

其次說明如來之境界。如：

一切衆生是如來境界。

此謂即衆生即爲如來之境界。而如來之智海，恰如大海之水依龍王之心願而起，如來之智慧亦依大願力而生起。

一切大海水，皆從龍王心願所起；如來智海亦復如是，悉從大願力起。

因救度衆生之大願，而生起廣大無量之智慧；若無大願力，則不生廣大智慧。如來之智慧海，無量無邊，非凡人所能思議。

其次說明如來之行。如：

如來行亦如是，無量無縛。

如來之行廣大無邊，遠離一切束縛。人類之行則多受限制、束縛，或爲何種目的束縛，或爲他人、或爲金錢束縛，總之，毫無自由可言。而如來之行，自在、無量，如空中飛鳥，歷經長時間之飛行，所經過之空間無可限量；此後將再飛行，其欲經之空間亦無可限量，此乃因虛空無限無垠之故，絕無到此爲止之說。如來之行恰如虛空之廣大，愈思惟人類之所行，愈覺得如來行之廣大。人類以宇宙船飛行太空，雖經千萬年，亦無法達其極限，此即「無量」之詮釋。

太陽、月亮、地球，於宇宙中周期運轉，然而太陽、月亮本身卻無「從何所來，去向何處」之感覺。如來利益一切衆生，亦無救度衆生之想。人類則不然，稍有所

行，即自以爲是。

其次說明如來之菩提與如來之轉法輪。

設一切衆生，一時成正覺，

若成若未成，菩提無增減。

此即說明不論衆生成不成正覺，菩提並未有增減，即與衆生之悟否無關。人類之自覺，若欲與佛之自覺相較，則相去太遠，絲毫不能成爲問題。因人類之自覺畢竟太狹窄，雖謂覺悟，與佛之覺悟之廣大、無量，不能相比。

非僅如來之正覺如此，如來之轉法輪亦復如此。

如來轉法輪，三世無不至，

所轉無所轉，求之不可得。

譬如諸文字，說之不可盡，

十力亦如是，轉法輪無盡。

此即謂若以人類之說法相較於如來，則如來說法（轉法輪）之時間性、空間性，皆爲無量、無限。即使以文字敍述，亦不能說盡如來說法之無量、無盡。

如來之出現

斯里蘭卡有巨大岩石雕成之釋迦佛涅槃像，中國四川省安岳石窟、大足寶頂山石窟亦可見之。拘尸那揭羅之娑羅樹下，釋迦佛於此進入涅槃，有關敍述涅槃意義之經典很多，〈性起品〉亦敍述有關如來之涅槃。

此菩薩摩訶薩，知見如來涅槃無量無邊，究竟法界，無所障礙，不生不滅，淨如虛空，安住實際，隨其所應而示現之，本願所持，不捨一切衆生、一切佛刹、一切諸法。

如來之涅槃不生不滅，且清淨無染。〈性起品〉云：「如來涅槃非生滅法」，即不生不滅之意。相對於凡夫之死爲生滅法，則如來之死爲「不滅」。既如此，如來何故進入涅槃?實爲「爲化衆生，示現涅槃」。此乃「如來肉身雖壞而法身不死」之教示，或「肉身無常」之說。

衆生無信心，謂佛入涅槃。

不具信心之衆生，以爲如來眞入涅槃，此乃錯誤之想法，因彼等不知涅槃乃不生不滅之故。

如此〈性起品〉之所說，若有聽聞者，能生信心、受持、隨順，是人則爲眞佛子。如經云：

此等眞佛子，從佛家生……深入一切如來境界。

於如來之教法能生信心，則爲眞佛子，能與如來同入一境界。

佛說法至此，十方世界起六種震動，及十八相動。佛雨諸華雲，充滿虛空。其時，有相等於無量世界之如來，各現其身，皆號爲普賢。有無數菩薩，亦名普賢，均於普光明世界普勝如來之所修持梵行。

時，普賢菩薩承佛威神力，迴顧諸菩薩，欲重宣如來性起之正法，以偈說道：

若有聞此經，歡喜恭敬者，

此等已過去，供養無量佛。

此乃言聽聞〈性起品〉後，能生歡喜心，恭敬此經典者，此人自過去世以來，已供養無量諸佛、積聚功德之緣故。

當知如此人，諸天常讚歎，

一切諸善逝，攝取常守護。

聽聞〈性起品〉而生恭敬心者，常爲諸天及一切佛所讚歎、守護。

如上所述，窮盡生涯讀誦〈性起品〉之惠招，承菩薩現身，且蒙菩薩讚歎、守護。位於終南山之至相寺，常聚集奉持《華嚴經》之學徒，從事弘宣、研究《華嚴經》。長安之崇福寺亦然。曾住於崇福寺之惠招，獨自至終南山一山峯上結草庵安住，以讀誦〈性起品〉爲專行，終於感動山神、諸天，且承菩薩示現。

一度目睹菩薩現身之惠招，更以〈性起品〉之教示爲性命，不論任何人有任何言說，皆以華嚴經之生命即〈性起品〉，且確信不渝。

法藏及華嚴宗第四祖澄觀、第五祖宗密等，均頗重視「性起」之思想。新譯之《八十華嚴經》，將此品譯爲〈如來出現品〉，似以如來之出現，爲「華嚴經之眞髓」。

如來或菩薩之現身，非凡夫肉眼所易見。如〈性起品〉最後之所言，「是故離放逸，一心常奉持」，或謂此乃能否目睹如來、菩薩示現之一重要關鍵。

清涼之心水——離世間品

五台山清涼寺

自東亞之佛教聖地五台山金閣寺向西前進，野生之草花遍滿全山，如絨毯般生意盎然，穿越山嶺，再往前行，可見標示「清涼寺入口」之指標，由此通過狹小道路，即至清涼谷。清涼谷右側之臺地上，即五台山清涼寺。

文化大革命時，其風暴亦不輕饒此名山勝景，佛殿等一切建築皆遭破壞，目前，僅一清涼石殘存於寺域中。清涼石所在之位置，恰爲寺域之中心點，爲一長約五公尺、寬約二公尺半、厚約二公尺、周圍十五公尺之長方形巨石，顏色略呈青藍。據云此清涼石乃文殊菩薩爲改變五台山之氣候，而借自於龍王之巨石，本寺亦因此石而名爲清涼寺。

相傳清涼寺係建於北魏孝文帝時，是後屢經重修，民國早期時曾建有殿堂，一九五六年，更於大雄寶殿雕刻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於文殊殿雕刻文殊、普賢二菩薩，惜於文革時，全遭破壞無遺。

《廣清涼傳》卷上，有如下關於清涼寺之記載：

清涼寺係建於清涼谷之岩臺上，前有谿流潺潺，山峯上雲湧虹現。唐長安二年（七〇二）七月二十日，有一大德名「感法師」者，率道俗一千餘人登至臺頂，於五色彩雲中，見佛之手相顯現；白狐、白鹿羣聚其前，梵音隨風響徹於山谷，且異香馥郁，時，更見菩薩披掛瓔珞出現於西峯。感法師曾將所見描繪成圖，呈奏於則天武后。

依山立名，託居巖側。前通澗壑，上接雲霓。

北魏時靈辨（四八七或四七七——五二二）曾入住於清涼寺行道，並著《華嚴論》一百卷。

《華嚴論》一百卷——靈辨

山西省太原市西側二十公里處有龍山（懸瓮山）。山上有一中國最古老之燃燈石

塔，至今仍完整存在。靈辨曾入住於龍山中。靈辨爲晋陽人，幼少即入佛門，常讀誦大乘經，特別致力於菩薩行。亦常讀誦《華嚴經》，因而知悉此經乃大乘佛教之最深教法。其後，曾奉持《華嚴經》至五台山清涼寺，乃爲求文殊菩薩加護之故。靈辨於清涼寺之修持，如《古清涼傳》卷上云：

> 頂戴此經（《華嚴經》），勇猛行道，足破血流，勤誠感悟，乃同曉茲典，著論一百卷。

爲求文殊菩薩加護，曉悟《華嚴經》教法，曾不斷讀誦此經，於一年之中，修持環繞五台山之回峯行。以至於足破血流，甚至肉裂骨現（《華嚴經傳記》）。最後則以膝行，只爲求得冥感。其不惜身命以至如此。

> 一日，忽聞有一僧言：『汝且停止行道，善自思惟華嚴之眞髓。』
> 於是，啓閱經典，而豁然大悟。時爲北魏熙平元年（五一六）正月。

於是，靈辨即於清涼寺著手撰爲《華嚴論》。爲闡述《華嚴經》之眞義，解釋經文，以明其深奧之教理，雖備受苦楚，亦不停輟。於清涼寺一年，翌年正月，移住龍山嵩巖寺，仍繼續撰寫。

靈辨之道行，風傳至北魏孝明帝耳中，雖靈辨固辭，仍再三召請，於宣光殿開講

《大品般若經》。是後，則於式乾殿繼續撰述《華嚴論》。終於，於神龜三年（五二〇）秋九月，完成《華嚴論》十帙百卷。此未曾有之快舉，完成了中國佛教史上最初之大部書《華嚴經》注釋。靈辨造作此論，係傾盡全身心力，而於正光三年（五二二），遷化於融覺寺，年僅四十六。

孝明帝知悉此事，遂下詔令，云：

此論乃上菩薩所造，宜收入經藏，編輯目錄，以廣弘布流傳。

於是，由靈辨弟子道昶、靈源、曇顯等奉旨傳寫，流通於道俗之間。

最初，《華嚴論》僅流傳於山西地帶，並未遠傳至長安、洛陽，而長安之華嚴學徒均熱望能一睹該書。唐永淳二年（六八三），有終南山至相寺通賢法師及玄爽、房玄德二居士等，同詣五台山，於童子寺拜見此書，遂持返長安，而廣泛流通。距靈辨著論百六十餘年後此書方呈現於長安都城。

論者，為菩薩之撰述書，與新羅元曉之《金剛三昧經論》、唐李通玄之《新華嚴經論》並稱，靈辨之《華嚴論》一百卷，亦光芒四射，頗受愛讀。惜今僅存斷簡數片。

聖地之莊嚴

華嚴經第七會，仍於普光法堂開啓，故稱爲普光法堂重會。普光法堂重會計一會一品，即〈離世間品〉。

世尊於摩訶提國寂滅道場之普光法堂，端坐於寶師子座，成等正覺。時，有無量菩薩雲集，普賢菩薩入於佛華嚴三昧中，方自三昧起，普慧菩薩即提出有關菩薩之行法二百問。普賢菩薩於每一問各予十種作答，計二千行法，依順序即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果滿究竟位等行。

以下，即說明菩薩之十種依果、奇特想、行、善知識、勤修精進等行法，惟限於紙數無法全部列出詳明，今僅舉出須特別注意之菩薩行法，略加解說。

譬如菩薩之十種行，即：

一、令一切衆生專求正法行

二、善根淳熟行

三、善學一切戒行

四、長養一切善根行

五、一心不亂修三昧行
六、分別一切諸智慧行
七、修習一切所修行
八、莊嚴一切世界行
九、恭敬供養善知識行
十、恭敬供養諸如來行

若能修習以上十種菩薩行法，即能完成佛行。修學戒律、積聚善根，確爲重要之行，但卻更須一心不亂修習三昧。靈辨於五台山清涼寺之所修，即爲一心不亂之華嚴經讀誦行。「讀誦」可謂即三昧行。五台山周圍之山峯、溪流、花卉等一切，或皆涵於讀誦三昧之中。「分別一切諸智慧行」者，即於讀誦三昧之後，依文殊菩薩之指示，思惟《華嚴經》之深旨。如此，三昧與智慧具足，始能完成「莊嚴一切世界行」。以清涼寺清涼石爲中心之清涼谷，或即爲「此世界之淨土」一般被莊嚴著，進而更莊嚴五台山之五峯。如此莊嚴畢，於是再供養善知識、菩薩、如來等。《華嚴經傳記》卷一有云：

今此山下有清涼府，山之南面小峯有清涼寺。一名五台山。以五山最高，其上竝

不生林木，事同積土故謂之臺也。山周迴四百餘里，東連恆岳。中臺上有大華池，湛然清徹，蒸多徵感。又有精屋石塔；北臺上有鐵浮圖二，並舍利及文殊形像。（中略）爛同舒錦，赫如霞照。至於超常絕聽之類，世所希聞者。

觀此五台山之景象，無異即「莊嚴世界行」所成之清淨世界。五台山自中腹以至山頂，不長樹木，僅遍生高山植物，且花卉競放，仿如一片花田。其中，湧泉隨處可見，大華池即其一也。臺頂上有佛塔、舍利塔及文殊菩薩像。由此觀之，誠如淨土之顯現，絕視聽之景緻。

以一心不亂之三昧，及《華嚴經》之研究，而完成「莊嚴五台山行」者，即靈辨是也。

自在之出入

普賢菩薩回答普慧菩薩之二百問中，有各形各色之問題，其中，如說進入十種世界，即：

一、入不淨世界

二、入清淨世界

三、入小世界
四、入中世界
五、入微塵世界
六、入微細世界
七、入伏世界
八、入仰世界
九、入有佛世界
十、入無佛世界

所謂十種世界，即由清淨世界、不淨世界之淨、不淨、小世界、中世界、微塵世界、微細世界等世界之大、小，伏世界、仰世界等上下之世界，以及有佛世界、無佛世界等佛之有無等等世界所組成者。

靈辨所居住之五台山爲清淨之世界，而出五台山之境域，即爲不淨之世界，可謂不淨之世界所範圍者即五台山。菩薩者，有入不淨之世界救度衆生，有於清淨之佛國土讚歎如來；即於清淨、不淨之二世界中自由自在地出入。

世界之大小亦各自不同，中世界者，以五台山而言，則約於中臺、南臺之一臺

峯，而清涼寺、竹林寺者則爲小世界；山頂之砂礫爲一微塵世界；高山植物中之一朵小花，約即微細世界；自臺峯俯視深谷，爲伏世界；自臺頂仰視長空，爲仰世界，其中有文殊菩薩之示現。五台山之境域中，爲有佛之世界；五台山外，則爲無佛之世界。

唐朝禪僧臨濟義玄，被問及「正悟之見地」時，有如下之作答：

爾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入淨，入諸佛國土，入彌勒樓閣，入毗盧遮那法界，處處皆現國土成住壞空。（《臨濟錄》大正四十七，四九八頁中）

此即謂汝等衆人，不論凡俗之世界、聖者之世界、不淨世界、清淨世界、諸佛國土、彌勒殿堂、毗盧遮那法界，皆能自由進入，且隨處顯現諸國土，更能悉知世界之生滅變化。如此，能自由自在出入諸國土者，即爲賢達聖人。《華嚴經》之〈入法界品〉，係說善財童子遍訪諸國之善知識；而〈離世間品〉則說菩薩能自由自在出入諸世界。

十種自在

〈離世間品〉中，更說十種自在。即：

一、壽命自在
二、心自在
三、莊嚴自在
四、業自在
五、受生自在
六、解脫自在
七、願自在
八、神力自在
九、法自在
十、智自在

此中，壽命自在者，於無限之時間，能自在保有壽命。人類之生命有滅亡之時，而菩薩之壽命則係無限制的自在。靈辨雖年僅四十六即逝世，而《華嚴論》一百卷，卻有永遠之生命。初唐時，有一同名之大慈恩寺靈辨，亦爲一華嚴學者，且活躍一時。（《華嚴經傳記》卷三，講解下）

心自在者，即依無限三昧而獲得甚深智慧。靈辨進入五台山，曾頂戴《華嚴經》

行道一年，徹底實踐讀誦三昧。若無此行持，則無法獲得體悟《華嚴經》之智慧。

莊嚴自在者，即莊嚴一切國土。五台山即由佛、菩薩、寺院、佛塔等莊嚴而成之聖域。

業自在者，即隨時承受果報。靈辨曾承受文殊菩薩之冥感而豁然大悟，此即行道之果報。

受生自在者，即受生於一切國土，顯現形像。文殊菩薩於五台山隨處示現，此實非普通凡人所能及。佛陀波利欲入五台山時，曾遇一老人指示道：持《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來。此一老人即文殊菩薩之化身。靈辨曾蒙一人指示道：「汝且停止行道，善自思惟此經。」此一人者，亦即文殊菩薩之化身。於五台山得遇文殊菩薩之化身者甚多，其事散見於《廣清涼傳》以及圓仁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解脫自在者，即能見一切世界中充滿一切諸佛。如五台山之五台、聖跡，時有靈祥之事。

願自在者，即應時、應處圓滿得悟。此相應於時、處者，爲一重要關鍵。人於一生涯中，常於任何時、任何處發生任何種事，如依修行之力，於某時、某處，得悟某種事。雖未曾有偉大之覺悟，但於某時、某處，卻常有突然之事生起。

神力自在者，即生起一切大神變。所謂奇瑞、不思議事之現起，於宗教者之體悟而言，乃日常茶飯之事。人若用心於意志、氣，則能顯現神變。

法自在者，即現無量法門。〈離世間品〉中，滿載著普賢菩薩對二百問題之回答，即說無量教法。靈辨亦撰有《華嚴論》一百卷之大部法門。

智自在者，即於一念中，得悟如來之十力、四無所畏。惟如來所具之十力、四無所畏，能於一念之中悟得。

以上所述十種自在，若能自在獲得，則能得一切智自在。

清涼之月——名句之花束

〈離世間品〉中有不少名句。茲試列舉數種，首先，說十種淨忍，有關第一種之說，如下云：

若他罵辱，悉能堪忍，獲彼心故。

不論如何遭受他人詈罵、羞辱，皆悉堪於忍受。若謂何以需要堪忍？乃爲愛護他人之心之緣故。此即除自我修行外，亦須守護他人之心。因當他人罵辱時，其心已呈不悅，若加以對罵，則必成雙方爭吵，此時，對方當更加憤怒。爲不令他人更形憤

怒，故必須「堪忍」。其次，又云：

若他刀杖加害，亦能堪忍，護彼我故。

他人以刀杖欲加害於我，亦須忍耐。實際上，此乃難以實踐之事，然為菩薩者，若不能實行，則不能成為菩薩。前述二種語句實可謂為座右銘之名句。

〈離世間品〉更有下列名句：

煩惱愚痴，覆眾生眼，皆悉盲瞽。我今智慧自在，當普開導眾生慧眼，悉令清淨。

此謂眾生之眼為煩惱、愚痴所覆，故眾生皆成盲瞽，不復能見。即眾生之眼，本來清淨，所以不能明視，乃因為煩惱、愚痴所覆之緣故。

相對於眾生之眼為煩惱之業火所覆，菩薩之心，則喻為清涼之明月。經云：

菩薩清涼月，遊於畢竟空，

垂光照三界，心法無不現。

此處所言清涼月之「清涼」，與〈菩薩住處品〉中提及之清涼山之「清涼」相同。《廣清涼傳》卷上曾述及五台山稱為清涼山之緣由，有問清涼山一名之由來，係因其山寒涼而得名，或因具足殊勝功德而得名？對此質問，則答以因其山寒涼且具足殊勝

功德，故名爲清涼山。

一爲山寒，兼有五頂。二惟就文殊化境，揀餘仙聖所居（《廣清涼傳》卷上）

此言五台山者，因寒冷之故，又有五峯，且爲文殊菩薩化現之處，非其他聖人所居，故稱爲清涼山。爲見清涼月之故，靈辨入住於清涼山清涼寺，求文殊菩薩加護。附帶一提，曹洞宗之回向文中，有：

菩薩清涼月，遊於畢竟空，

衆生心水淨，菩提影中現。

此文句亦係取意於《華嚴經》（《お經禪宗》講談社，二二〇頁）。道元禪師有歌詠云：

沒有汚濁，明月住於心水中，

波浪碎濺，光明耀射。

此謂清淨之心水，即菩薩之清涼月。

究竟心者爲何物？

心如工幻師，示現種種事，

善分別五陰，其心無所著。

此謂心者，恰如幻術，能現種種事物。如色受想行識，身體與精神等作用，皆能分別思慮，而其心之本質，卻不執著於此，即如清淨之水中，映現各種影像。

吾人之心，亦可成爲菩薩如清涼月之澄淨、透明之心。靈辨入住於清涼山清涼寺，得見文殊菩薩現身，且完成一百卷《華嚴論》之大作，即因其心能淸淨如清涼之水。〈離世間品〉之教法，即開示衆生，捨棄世間一切煩惱，使成爲清涼之心水。

善財童子求道——入法界品㈠

五台山竹林寺——法照

五台山竹林寺，位於山西省台懷鎭西南六公里竹林寺村之西側。進入台懷鎭之公車左側，有一寶塔。竹林寺爲唐朝高僧法照所建，日本圓仁等亦曾至此參訪，爲一聞名寺宇。

昔時，寺域中有天王殿、鐘樓、大雄寶殿、禪院等建築，惜今皆成爲廢墟；惟明代弘治年間（一四八八——一五〇五）所建高二十五公尺之五層白塔，迄今仍聳立著。

作者於一九八五年至此參訪時，僅見白塔及一九四二年日本天台宗僧所建題爲「圓仁慈覺大師御研鑽之靈跡」之石碑，而今已有莊嚴之殿堂復建完成。

唐大曆二年（七六七）二月十三日，距長江甚遠之南方，有南嶽衡山雲峯寺，於寺中食堂內就食之法照，於盛粥之鉢中，發現映有五台山之影像。仔細觀之，距佛光寺東北一里許之山下，谷川之北有石門，法照似有入石門之錯覺，向前約行五里遠，見一寺宇，題名「大聖竹林寺」，於思索中，鉢中影像即消失不見。

同月二十七日朝時，又於鉢中映現五台山華嚴寺等其他諸寺，以及寶池、樓觀等金色輝映，更有文殊菩薩暨一萬菩薩出現其中。

是後，法照於衡州湘東寺高樓之念佛道場念佛，忽見五色祥雲中，有數十名梵僧伴隨阿彌陀佛及文殊、普賢等一萬菩薩出現。法照出念佛道場見之，恰與一老人相遇，老人勸法照參詣五台山。於是，法照與同志者十人，於大曆四年秋，自南嶽出發，翌年四月，抵達五台縣。向南方遙望佛光寺，但見數十道白光閃耀。翌日，抵佛光寺，發現與鉢中所見之景完全相同。

是夜，於戶外，見一白光自北山直射而下，法照知此即為文殊菩薩不思議之光，於是朝白光之方向尋去，約行一里餘，山下有一谷川，其北側有一石門，見二童子各著青衣，站立於門側，其年齡約八、九歲，顏貌端正。一人名善財，一人名難陀。二人見法照來，欣喜禮拜，並引入門中，北向約行五里遠，忽見一高約百尺許之金門

樓。再向前進，有一寺宇，寺前之金橋上有「大聖竹林寺」之題額。其寺周約二十里，中有百二十院，各院中皆有寶塔，黃金所莊嚴。地面亦由黃金造成，清流潺潺，花卉爭放。法照步入講堂，即見文殊菩薩在西，普賢菩薩在東，周圍環繞約有萬餘菩薩。法照請教二菩薩成佛之道，二菩薩教以諸法之王爲修念佛法門。文殊菩薩更以偈頌說道：

汝等欲求解脫者，
應當先除我慢心，
嫉妒名利及慳貪，
去卻如斯不善意。

時，普賢菩薩亦說偈道：

忍辱即是菩提因，
無瞋必招端正報；
一切衆見皆歡喜，
即發無上菩提心。

承二菩薩教示，法照釋去所有疑團，歡喜禮謝。文殊菩薩又告以「至諸菩薩院巡

禮」，於是，法照巡禮諸菩薩院，並於七寶果園進一果實。再返回文殊菩薩所，禮拜辭退。二童子恭送法照出門，至門外，法照更禮謝二童子相送。然當法照謝畢擡頭時，所有景像已消失不見，二童子及石門亦不復再現。（《廣淸涼傳》卷中）

創建竹林寺之法照，於其不思議之談話中所提及之善財童子，即《華嚴經‧入法界品》之主角。

文殊菩薩與善財童子

敍述善財童子求道經過之〈入法界品〉，爲第八逝多林會，後於舍衛城重閣講堂開講。此爲《華嚴經》最後之品（章），分量頗多，自第四十五卷至六十卷，計十六卷，爲《華嚴經》中與〈十地品〉並列之重要一章。本品係描寫善財童子自發菩提心，而歷訪善知識，承受教法，完成修行，以至得悟之經過。

〈入法界品〉第三十四中，以普賢、文殊二菩薩爲上首，曁五百菩薩、五百聲聞、天王等之集會而拉開序幕。其時，世尊入於師子奮迅三昧，而現出不可思議之神變世界。惟舍利弗、摩訶迦葉、難陀等聲聞，卻不能得睹如來之自在力。此處所言之「難陀」者，即於竹林寺石門前，與善財童子同時迎送法照之童子之名。

時，明淨願光明菩薩等十位菩薩，各以偈頌讚歎佛德。其後，普賢菩薩詳明師子奮迅三昧之內容。時，世尊爲令諸菩薩皆能入師子奮迅三昧，遂自眉間白毫相放出光明，遍照一切世界，羣集之諸菩薩因此能入各種三昧。

其時，文殊菩薩承佛神力，觀察十方，以偈文讚歎祇洹林中無量莊嚴。

觀察祇洹中，如來自在力；

一切境界出，無量功德雲。

此謂如來能自在自主地現出無量功德雲。法照於衡州念佛道場所見之五色祥雲，當即如來化現之祥雲。此外，菩薩亦能自一一毛孔中現出光明，其光明之末端，各有無數菩薩出現。法照於佛光寺所見之一道白光，即爲文殊菩薩所化現。

終於，輪到文殊菩薩出現爲舞臺之主角，金剛力士爲侍者，負責守護。文殊菩薩將離開祇洹林，向南方遊化。舍利弗首先讚歎文殊菩薩之功德與莊嚴，並與諸比丘恭敬禮拜文殊菩薩。時，文殊菩薩開示道：「若能完成廣大心行，則能生如來家。」

諸比丘聞敎已，皆得淨眼三昧。文殊菩薩期望諸比丘能實踐「普賢行」。

文殊菩薩與諸侍者向南方遊化而去，首先至覺城東方之莊嚴幢娑羅林，進入大塔廟。此處爲過去諸佛修苦行之處。文殊菩薩於此處說法，大海龍王率家臣前來聽講，

有一萬龍王聞後豁然開悟。法照於竹林寺承文殊菩薩教導時，菩薩周圍亦有一萬餘菩薩圍繞。

大塔廟中，有一千在家男衆信者、五百女衆信者，及五百童子、童女等遠來相聚。五百童子中，有善財童子、善行童子、善心童子、善眼童子等。

文殊菩薩欲爲衆人說法，特別矚目於善財童子。善財出生時，家中富有，有五百寶器，盛滿衆寶，滿諸庫藏中。因此，占師曾言：可爲此子取名「善財」。善財童子曾供養諸佛，深植善根，親近善知識，清淨身口意，爲一修菩薩道之行者。

文殊菩薩注視善財童子後，說道：『吾當爲汝說微妙法。』善財童子於是向文殊菩薩乞受教法。

文殊菩薩道：『廣求善知識，親近之，並恭敬供養，然後求教「何爲菩薩行」。』善財童子聞後，踴躍歡喜，遂決心廣求善知識，探究菩薩道。文殊菩薩更勉勵其須具足普賢行，完成無上道。

五十三位善知識

文殊菩薩告訴善財童子，首先當至可樂國和合山拜訪功德雲比丘，請教如何修菩

薩行。如此，善財童子所參訪者，包括最初之文殊菩薩，計五十五處所、五十三位善知識，善知識之名稱如下：

(一)文殊師利菩薩
(二)功德雲比丘
(三)海雲比丘
(四)善住比丘
(五)良醫彌伽
(六)解脫長者
(七)海幢比丘
(八)休捨優婆夷
(九)毗目多羅仙人
(一〇)方便命婆羅門
(一一)彌多羅尼童女
(一二)善現比丘
(一三)釋天主童子
(一四)自在優婆夷
(一五)甘露頂長者
(一六)法寶周羅長者
(一七)普眼妙香長者
(一八)滿足王
(一九)大光王
(二〇)不動優婆夷
(二一)隨順一切衆生外道
(二二)青蓮華香長者
(二三)自在海師
(二四)無上勝長者
(二五)師子奮迅比丘尼
(二六)婆須蜜多女

(二七)安住長者
(二八)觀世音菩薩
(二九)正趣菩薩
(三〇)大王天
(三一)安住道場地神
(三二)婆娑婆陀夜神
(三三)甚深妙德離垢光明夜神
(三四)喜目觀察衆生夜神
(三五)妙德救護衆生夜神
(三六)寂靜音夜神
(三七)妙德守護諸城夜神
(三八)開敷樹華夜神
(三九)願勇光明守護衆生夜神
(四〇)妙德圓滿神
(四一)瞿夷(女)
(四二)摩耶夫人
(四三)天主光童女
(四四)遍友童子師
(四五)善知衆藝童子
(四六)賢勝優婆夷
(四七)堅固解脫長者
(四八)妙月長者
(四九)無勝軍長者
(五〇)尸毗最勝婆羅門
(五一)德生童子
(五二)有德童女
(五三)彌勒菩薩
(五四)文殊師利菩薩(再)
(五五)普賢菩薩

以上雖列五十五人之名稱，然第四十四位遍友童子並未說法，第一及第五十四之文殊菩薩重複，故實際上僅有五十三位善知識。

奈良東大寺所藏《華嚴五十五所繪卷》，即描繪善財童子歷參善知識之經過。「華嚴海會善知識圖」，分爲五十四區，其中均列有善知識，即善財童子參訪圖。（石田尚豐著《華嚴經繪》）

善知識難遇

善財童子於第二處功德雲比丘所，承教念佛三昧門。法照於念佛道場行念佛三昧時，得見阿彌陀佛及普賢、文殊二菩薩。

第三處爲海門國海雲比丘之道場，善財童子於此聽講《普眼經》。海雲比丘亦曾現身於五台山。（《古清涼傳》卷下〈遊禮感通〉條）

第四處爲海岸國，承善住比丘說無礙法門。無礙者，即不爲一切物所障礙，亦不爲一切所執。

第五處爲自在國之咒藥城，有良醫彌伽爲善財童子說《輪字莊嚴光經》。又譬說菩薩如大地、大海、日、月、火、雲等。

第六處爲住林國，有解脫長者敎示如來無礙莊嚴法門。悟知菩薩之無礙境界，皆由己心具甚深智，了一切法。

第七處爲莊嚴閻浮提頂國，海幢比丘爲說淸淨光明般若波羅蜜三昧法門。其敎示中有：

一切有皆悉如夢，

五欲樂無有滋味。

以般若之慧眼觀之，一切諸法皆悉如夢幻，欲望之樂亦非眞正之樂，所謂樂極生悲是也。

第八處爲海潮國普莊嚴園林，係休捨優婆夷之處所，善財童子於此習得離憂安隱幢法門。其中有「並非爲斷除一衆生之煩惱而發菩提心，係爲斷一切衆生之煩惱、救度一切衆生而發菩提心」之說。更云：

諸大菩薩則爲良藥，

若有見者除滅煩惱。

即謂諸大菩薩是爲良藥，若見此大菩薩，則能斷除煩惱。法照於大聖竹林寺得見文殊菩薩聖容，實爲殊勝之事。多數求道者，皆以爲見文殊菩薩而上五台山。

第九處爲海潮國毗目多羅仙人之住處，於此善財童子得悟菩薩無壞幢智慧法門。此仙人端坐於大林之中，身著樹皮之衣，坐於草上，有一萬仙人眷屬，周圍爲旃檀林。仙人以右手摩善財童子頂，更以手捉善財童子手，善財童子遂感覺自身處於無數佛之處所，即進入佛之世界。當仙人手離善財童子後，善財童子則發現自身仍爲原來之自己。

第十處爲進求國，係方便命婆羅門之處所，善財童子於此承教菩薩之無盡法門。即使登高峻之刀山，或投擲於火中，皆悉清淨菩薩諸行，善財童子於攀登刀山、投身火中之途中，悟得菩薩安住三昧。其教法，如經云：

得人身難，離諸難難，
得無難難，得淨法難，
值佛世難，具諸根難，
聞佛法難，遇善知識難，
得與同止難，得聞正教難，
得正命難，順趣正法難。

此間即謂得人身出生於世、聽聞佛法，值遇善知識、聽聞正教等，皆爲至難之

事。

女人之法悅

善財童子第十一處所探訪者，爲師子奮迅城之彌多羅尼童女，童女爲之說般若波羅蜜普莊嚴法門。彌多羅尼童女全身黃金色，髮、目皆爲紺色，端坐於師子座。悟得此法門之童女，知悉無數陀羅尼門。雖爲女身，亦能爲說甚深法門。

第十二處爲救度國，係善現比丘之處所，授予善財童子隨順菩薩燈明之法門。善現比丘於林中經行，口中不斷念誦經文，其法相端正、容顏莊嚴。

第十三處爲輸那國，係釋天主童子之處所，善財童子於此習得一切巧術智慧法門。釋天子童子於善城門外河水邊，與一萬童子聚砂嬉戲。此童子承文殊菩薩教授算數之法，悟得巧妙之智慧。如無量砂數，亦能詳細算知。此已如〈阿僧祇品〉所說。即能算知無限之數量者，爲釋天主童子。

第十四處拜訪者爲海住城之自在優婆夷。即在家修持之佛教信女，雖爲在家之信女，亦可成爲善知識。其實，不論男女，不分任何職業，皆可爲人師。不論任何人之所說，若能用心聽聞，皆爲殊勝之教法。經云：

善知識月，
能以清涼教法光明，除衆熱惱。
即說善知識能為大衆消除苦惱。善知識又可喻為日、大海、閻浮樹之花、果實等。自在優婆夷「年在盛美」，即正值青春年華。能自身上放出光明，除佛菩薩外，無有能比擬者。即女衆中之美貌端莊者，恰如五台山南禪寺，或佛光寺中菩薩之容貌。此女能自身上生出妙香，若蒙其香薰習者，能除貪愛與諸欲望；若聞其聲音，皆法喜充滿；若見其形像，則能離欲。

善財童子承自在優婆夷傳授無盡功德藏莊嚴法門，如經云：

以一器食施百衆生，隨其所欲皆得充滿；……乃至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衆生，隨其所欲，皆悉充滿，而無損減。

此謂以一鉢之食施予百人，百人皆能獲得滿足；若以一鉢之食，施予千人、萬人、一億人，乃至百千億無數人，皆能令如數等諸人獲得滿足。即以一鉢之食布施供養，一切人皆能滿足。經中更云：

此諸菩薩，取我器食，
於一念頃，遍遊十方，

供養一切，聲聞緣覺，
菩薩諸佛，及施餓鬼，
悉令滿足，而我器食，
無所損減。

菩薩以一鉢之食供養諸菩薩及佛，更施予餓鬼，皆能令之獲得滿足，而鉢中之食卻未減少。「施餓鬼」者，日本於夏季「お盆」前後施行；中國，亦有「瑜伽燄口」之施餓鬼儀式。甚至以紙製作餓鬼形狀，而擧行施餓鬼之佛事。於日本，在寺院之本堂（即佛殿）設置施餓鬼壇，中間設三界萬靈之供養塔，而以茶湯、飲食、香華等物供養。

「供養」一語，有諸多含意，如以恭敬心奉事諸佛，禮拜或呈獻香華、飲食等，皆謂之供養。《維摩經》中有〈法供養品〉，即謂以法供養。如：

法供養者，諸佛所說深經。

即謂供養甚深敎法之經典爲法供養。以一鉢之食布施供養，能令諸人皆獲滿足，此事並非以事相來說明，實即法供養之象徵。即爲一切人敍說佛法眞理，能令諸人獲得法喜充滿之謂。「器食無所損減」者，即謂佛之敎法，訴諸於無數人，而敎法並未

減少，亦不損失。

善財童子見自在優婆夷之宮殿中，端坐萬餘人女衆，其諸人等皆容貌煥發，法喜充滿。經中又云：

功德燈明，滅貧闇故。

即謂施一鉢之食所獲之功德，能如燈明滅諸貧苦闇暗。

於五台山，法照亦承普賢菩薩傳授教法，依普賢菩薩之教示，一切衆生皆生歡喜，發無上菩提心。《廣清涼傳》卷中（法照和尚條）有云：

若依此語而修行，

微塵佛刹從心現。

即謂承受法供養者，其心中能映現佛國土。法照於一鉢粥中映出五台山佛光寺之全景，或即文殊菩薩所授法供養之一；於佛光寺所見之光明，亦必如是。

唯一法門——入法界品㈡

善財童子之合掌像——法海寺壁畫

北京市石景山區翠微山南麓，有寺院名法海寺，建於明代正統年間（一四三六——一四四九），現存有山門、大雄寶殿。大雄寶殿內有七幅巨大壁畫，爲此寺評價提昇之主因。壁畫內容有韋馱天、大自在天、梵天、帝釋天、廣目天等諸天形像，及鬼子母神、普賢行者、最勝老人、善財童子等。

善財童子像位於殿中央水月觀音之左側，雙手合十，膚色均勻，衣紋纖細，整體呈現出天眞爛漫之情趣。

《華嚴經・入法界品》之主角爲善財童子，善財童子係受文殊菩薩之指示而各處參學求法，故文殊菩薩可謂係善財童子之指導者。善財童子爲福城長者之五百童子中

之一人，曾至福城東方莊嚴幢娑羅林文殊菩薩之處所，於此發菩提心，並承指示，南行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以至開悟。如此，將善財童子之遊行參學加以圖像化，並一一附加讚文，即《文殊指南圖讚》。

《文殊指南圖讚》（大正大藏經，第四十五卷所收）係宋代佛國禪師惟白所撰，其卷首載有中書居士張商英之序文。張商英居士謂，窮極《華嚴經》奧義之書，於中國，約有四種，即李通玄之《華嚴經論》四十卷、澄觀之《華嚴經演義鈔》一百卷、龍樹之《二十萬偈》、佛國禪師之《五十四讚》（即《文殊指南圖讚》）。其中詳述《華嚴經》之要樞，列出法界綱目，更敍述善知識之樣相及善財童子之得悟始末，以文章簡潔著稱者爲《文殊指南圖讚》。張商英居士對《文殊指南圖讚》曾極力讚歎。

於《文殊指南圖讚》之各圖中，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之形態呈現於中央部分，四周則各圖分別描繪諸善知識所在國土之特有宮城、殿堂之情況、風景，五十三圖均各自不同，即使僅賞閱其圖，亦有不同情趣。最後之第五十四圖，係佛國禪師自身得悟之自畫像。佛國禪師（惟白），北宋末人，生卒年不詳，爲雲門宗法雲法秀之弟子，住於汴京法雲寺，諡號「佛國禪師」。北宋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八月，撰《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卷，蒙帝（徽宗）賜御製之序，編入大藏經。

袪除心病

以下自〈入法界品〉第十五甘露頂長者開始。善財童子於大興城甘露頂長者處，承教如意功德寶藏之法門。

第十六處係拜訪師子重閣城法寶周羅長者，善財童子於此獲得滿足大願之法門。

第十七處爲普門城，於此地承普眼妙光長者教授令一切衆生歡喜之法門。普眼妙光長者能悉知一切衆生之病痛，經云：

善男子！我知一切衆生病……如是等類，一切諸病，我悉了知，隨其所應，皆能療治。

即謂普眼妙光長者能悉知一切衆生之病痛，且能隨其所應，予以治療。《維摩經》中有〈問疾品〉章，敍述衆生之病何以生起，云：

四大合故，假名爲身。

四大無主，身亦無我。

又此病起，皆由著我。

「我」之有身，皆由地水火風四大之假合，即依因緣之存在而生起。此處所謂之

「病」，即心病之謂，與《華嚴經》所說完全相同。即一切衆生所患之病，或有眞正之疾病，然大體上皆由煩惱所引起之心病。〈入法界品〉中上有云：

貪欲多者敎不淨觀，
瞋恚多者敎慈心觀，
愚痴多者敎法相觀。

此即謂凡患有貪瞋痴三毒之病者，敎以修持不淨觀、慈心觀、法相觀。

首先，對貪欲心重者，敎修不淨觀。人之肉體，生時，常出不淨物，如屎尿等；死後，則生蛆，噉食血肉，可知人之肉身實爲不淨之物體，若能了知此理，則能去除對肉體之執欲。

瞋恚病重者，敎修慈心觀。若能知悉慈悲心之重要，與對慈悲心之感激，則能去除瞋恚之念。《法句經》云：

捨恚離慢，避諸愛會，
不著名色，無爲滅苦。

即說摒棄瞋忿、慢心及一切煩惱。於身、心均不執著者，能去除一切苦惱。然而，生爲人者，說不執著身、心，實非凡夫所能爲；或於去除瞋恚、慢心方面，具有

修養心者，稍能實踐。瞋恚心能滅卻自我之身，此事不待贅言亦爲衆所皆知之事。對愚痴者，教修法相觀。法相觀者，即正確觀察諸法之相。法者，一切諸物，即觀察一切諸物之眞實相。而一切物之眞實相皆爲無常，若能知悉無常，則無愚痴可言。因對於過去者，不論如何强調，皆已爲過去之事，因過去者已去，不再復回；而未來者尙未生起，爲未知數；現在者，又時時刻刻皆成過去。特別是對過去者，無論如何說，皆已過去，能如此悟知無常之理，則能去愚痴之執著。

煩惱大海

其次爲第十八處，滿幢城之滿足王，授予菩薩幻化之法門。經云：

當知我身口意，乃至蟻子，不生害心，何況人耶？人是福田，生諸善根。

此謂不論或身或口或意，即使是對幼小蟻蟲，皆不生害心。即謂凡有生命之物，皆不予加害。特別指對人，絕不存傷害之念，因「人」乃爲福田之故，又「人」爲一切功德生出之母胎之緣故。於印度，雖指一切有生之物，卻特別重視人，特別指對人不能存傷害之心。

第十九處爲大光王之善光城，善財童子於此習得菩薩大慈幢行三昧法門。何謂菩

薩大慈幢行三昧？經云：

諸大菩薩以大慈蓋，普覆救護一切衆生，上中下品等觀無二，慈如大地，載育衆生。

此三昧者，即大慈行之謂。大慈如傘蓋，蔭覆一切衆生，衆生根性雖有上中下之別，以佛之慈悲心，對衆生卻無所分別，皆平等視之。又大慈喻如大地，大地能生長萬物；佛亦以大慈潤育一切衆生。

第二十處於安住城，不動優婆夷爲說菩薩之無壞法門。優婆夷，即佛教之在家女衆信者。

第二十一處於知足城，隨順一切衆生外道爲善財童子說菩薩至一切處行法門。

第二十二處於甘露味國，青蓮華香長者爲之傳授知一切諸香之法門。如經云：

善男子！我唯知此香。……一切世間無所染著，具足成就無礙戒香，除滅障礙，智慧境界，通達無滯，心常平等。

青蓮華香長者能知香之功德。所謂香者，戒香也。即受持戒律，其功德薰於四方，遂以香喩之。以持守戒律之故，智慧自在，心常平靜，能不爲外物所動。

第二十三處於樓閣城，由自在海師傳授大悲幢淨行法門。其敎法即謂，於生死煩

惱之大海中，不爲外境所染著。一般凡夫，沒溺於煩惱大海中，執著外境，不能捨離。處於煩惱之濁流中，又絲毫不受染著，須具有相當之智慧，方能實現。

天女之擁抱

第二十四處於可樂城，由無上勝長者傳授至一切趣菩薩淨行莊嚴法門。

第二十五處於迦陸伽婆提城，由師子奮迅比丘尼傳授菩薩一切智法門。師子奮迅比丘尼於國王之園林——日光林中，說諸佛法，利益一切衆生。

第二十六處於寶莊嚴城，由婆須蜜多女傳授離欲，實際淸淨之法門。

婆須蜜多女爲一絕妙端莊之女性。經云：

若天見我，我爲天女，
若人見我，我爲人女，
乃至非人見我，我爲非人女。

婆須蜜多女具有變異自在之能，可隨見者之不同變現其身形。經文又云：

若有衆生，與我語者，
得無礙妙音三昧；

若有衆生，執我手者，

得詣一切佛刹三昧。

即謂若與婆須蜜多女共語，則能入妙音充滿之世界；若執其手，則能入一切諸佛國土。接著經文又敍述道：若與此女共宿、或見此女之眼、或見此女之顏貌、或與此女阿黎宜（ālingana之音譯，男女之擁抱），或與此女阿衆鞞（acumbana之音譯，男女之接吻），皆能得諸功德密藏三昧。於男衆而言，婆須蜜多女恰如天女般，若與之雙目接視、擁抱或接吻，反而，男衆能得遠離諸欲望，可知婆須蜜多女實非泛泛之女輩。當善財童子聞此說法後，想必驚訝不已！

於印度之佛教，如此廣說淨化愛欲；於中國，佛教諸大德則說「目不視女人」爲修行之重要項目，此或即緣自中國儒教倫理思想之緣故。

究竟婆須蜜多女係何種女性？經文有云：

身如眞金，目髮紺色，

不長不短，不白不黑，

身分具足，一切欲界，

無與等者，何況有勝！

……

具足無盡功德寶藏，

身出光明，普照一切。

即謂婆須蜜多女身體黃金色，雙目、頭髮皆爲紺色，身體各部均勻調和，此欲界中之女性，無有與之相等者，更遑論有勝過此女者。且婆須蜜多女能自身上放出光明，蒙光明所照者，皆獲大歡喜，更滅煩惱焰。此女實無異於飛天之降臨。

光明山之觀音菩薩

第二十七處爲安住長者之道場——首婆波羅城，傳授善財童子不滅度際之菩薩法門。此教法即於一念中能知三世諸法。「念」之字，乃「今」與「心」和合而成；今心，即此刻之心，爲最重要之心；又「今」之生存之心，即專注之心，爲最重要之心。

第二十八處爲光明山，承觀世音菩薩傳授大悲法門光明之行。經文中有關觀世音菩薩之住所，云：

於此南方海上有山，名曰光明。

彼有菩薩名觀世音。

所謂南方海上有光明山，於中國，即指舟山列島之普陀山。

善財童子登臨光明山，拜見觀世音菩薩，其情況，經文云：

漸漸遊行至光明山，登彼山上，周徧推求，見觀世音菩薩住山西阿。處處皆有流泉浴池，林木鬱茂，地草柔軟，結跏趺坐金剛寶座。

此謂觀世音菩薩於光明山西側之丘，金剛寶座上結跏趺坐。光明山上有泉水湧現，有水池，樹木茂盛，柔草覆地，彷如此世界之極樂淨土。於此，觀世音菩薩宣說《大慈悲經》。

觀世音菩薩曾發誓願，救度一切衆生；並祛除一切衆生之恐怖、憂慮。

第二十九位善知識，係金剛山正趣菩薩，於觀世音菩薩處，傳授善財童子菩薩普門速行之法門。

第三十處爲婆羅波提城，由大天傳授菩薩雲網之法門。經云：

諸菩薩水，滅煩惱火；

諸菩薩火，能燒一切衆生貪愛；

諸菩薩風，能散一切諸染著心；

菩薩金剛，摧滅一切吾我之想。

此乃說明菩薩之水、火、風、金剛，能消除衆生之煩惱、貪愛、執著、自我。

第三十一處由摩竭提國安住道場之地神，傳授菩薩不可壞藏法門。

第三十二處於迦毗羅婆城，由婆娑婆陀夜神獲得菩薩光明普照諸法，壞散衆生愚痴之法門。此夜神又以偈文重說其義，云：

無量無數劫，我常修大慈，

普覆諸羣生，善財應速具。

此夜神以修大慈救度衆生，並謂善財童子道：「汝亦應如此具足。」夜神之所以具足大慈大悲，乃因歷經長時間，供養無數諸佛之故。

第三十三處於閻浮提摩竭提國，由甚深妙德離垢光明夜神傳授寂滅定樂精進法門。此夜神有無數自第一禪至第四禪之甚深禪定之體驗，因此，傳授善財童子禪定法門，並勸其精進修習。

善知識即菩提．精進．不可壞力

第三十四處參訪者亦爲夜神，名喜目觀察衆生夜神，傳授善財童子菩薩之普光喜

幢法門。善財童子歎道：「善知識難見！難遇！」於是，更決定陸續參訪。

善知識者，爲菩提，爲精進，爲不可壞之力。善財童子如此確信不渝。人，若僅自我修持，欲尋覓佛道，實爲至難之事；因若遭遇挫折，則易生怠惰。然而，於善知識之提攜下，能發勇猛心，身心一致，邁進不懈。

善財童子於參訪第三十四處之善知識，承蒙開示後，甚感善知識之可貴，於是，決定繼續前進。經云：

喜目天無著，除滅衆虛妄；
衆生樂著世，爲現佛法力。

喜目夜神不執著外境，而吾等衆生執著於世間諸相，且貪愛不捨，妄想不能除滅。佛之法力者，能指導衆生，令消除諸種執著。善財童子於參訪喜目天後，乃立誓發心修持，如喜目天之不執於一切。

其次，與同處參訪第三十五位善知識，爲妙德救護衆生夜神，承授敎化衆生之菩薩法門。善財童子於此夜神處，獲得菩薩離垢圓滿三昧。經云：

善財合掌住，諦觀無厭足，
見無量神力，其心大歡喜。

此乃謂善財童子於夜神處，合掌而立，凝視夜神，見夜神發出無量神力，於是生起大歡喜心。法海寺壁畫中之善財童子，及「文殊圖讚」所描繪之善財童子，均如經文所述，合掌呈歡喜心之相狀。

其次，仍於同處，參訪第三十六位善知識寂靜音夜神，承授無量之歡喜莊嚴法門。衆生根性不同，對多瞋者說忍耐，對怠惰者說精進，對亂心者說禪定，對愚痴者說智慧，即於六波羅蜜中，說適應衆生根性之各種法門。

夜神以虛空、慶雲、白日、滿月等喻此法門。善財童子以「如何修行能獲此法門」請問寂靜音夜神。夜神答以修持十波羅蜜能獲此法門。

寂靜音夜神能體得如此殊勝法門，乃經歷長時劫，供養無數諸佛之故，此與其他夜神之所修略同。諸佛中最後供養者爲盧舍那佛，此爲其特徵。於佛法中，欲有任何體驗，並非易事，均需經歷長時之修持，方能成事。

如此，善財童子參訪畢三十六善知識，其中，每一善知識皆對善財童子說：「善男子！我唯知此法門。」每一善知識均以自身所體悟之法，加上名稱，然後傳授給善財童子。善財童子將諸善知識盡其生涯所習得之法門，作爲自己之法修持。

人，能盡其生涯，修得一殊勝教法，誠屬難得之事。換言之，任何人，不論以任

何方式，盡其一生，至少必有任何一種收穫，即使非殊勝之教法亦無妨。於他人或爲困難之事，能以眞摯之心態行之，至少一種，當非絕對不能實現。善財童子各處參訪，承五十三位善知識，各自傳授其以血淚所得之殊勝教法。

永遠之求道——入法界品(三)

終南山之華嚴行者——普安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南邊郊外，有神禾原，位於流自終南山之滈河、鎬河匯合之處，高原廣闊，雲霧重疊，不易目睹終南山之全貌。作者曾登終南山之一峯，即入南五台山之處，乃爲見聖壽寺之隋塔之故。

欲至聖壽寺，必須攀登細窄山道之陡坡，於攀登陡坡途中，値遇聖壽寺住僧，名傳心法師。法師年七十歲，拄著鐵杖，一步步往上行去。據言，法師自二十歲起即入住終南山聖嘉寺，堪稱爲終南山之行者。

由傳心法師聯想起華嚴之行者普安（五三〇——六〇九），普安係於北周、隋代頃，住於終南山之寺院。當於聖壽寺之隋塔建築時，即住於山中。

聖壽寺之大殿，於文化大革命時，亦被捲入旋風中，佛像全遭破壞無遺。今，傳心法師正努力籌製佛像中。普安，亦於北周廢佛時，徹底遭受彈壓。終南山溪谷之河川，雖然歷北周廢佛、文革破壞之勁嵐，至今仍流水潺潺，不曾停息。

普安之傳記，於「續高僧傳」卷二十七，少年時，即苦節行頭陀，師事靜靄，習《華嚴經》，並勤行「讀誦」之修持。靜靄於北周廢佛時，曾自行於終南山割腹自殺，將肚腸懸掛於松枝上。

北周廢佛時，普安隱棲於終南山楩梓谷，與深林、泉石為友，一味修習苦行。並曾以自身布施蚊、虻，而致血流全身。後欲以身飼虎，然虎豹雖來，皆嗅而不食。

北周武帝逮捕僧侶極為嚴厲，曾出示捕獲一僧可得賞物十段。僧衆皆汲汲走避。惟普安一人，若無其事般出現於衆人之前，人們為其悠然自在之氣度所懾，無人動手捕縛。普安之能安度難關，可謂即《華嚴經》之力所致。

隋文帝即位後，致力復興佛教，逃亡於終南山之僧衆，皆紛紛下山，住入官寺。然普安卻不下山，亦不離終南山之草庵。

普安時或顯現奇瑞，如惡人索頭陀，因嫉普安之德行，屢次欲加害。一日，索頭陀率三惡黨，持弓捉刀，至普安之居處。拉弓欲放矢，不可思議地，矢卻不離弦，手

亦不可動彈。諸人怒目以視，噤舌無語，進退不得。良久，方大聲喊叫，遠近村人聚集而來。衆人見狀，乃低頭求救於普安，普安說道：「何以如此，我亦不知，或許即華嚴之力所致，若欲得免，可虔心懺悔。」於是，惡人經懺悔後，一切恢復原狀。

如此「超能力」之不可思議事屢屢出現，普安皆認爲乃華嚴力之所致。而何以普安具有如此之華嚴力？實因普安常讀誦《華嚴經》之緣故。讀誦者即三昧，若能一心不亂、集中精神讀誦，則能引發强大之念力。

因讀誦《華嚴經》而獲得强大華嚴力之普安，拒絕長安大寺之召請，隱住於終南山深山之岩窟，於隋大業五年（六〇九）十一月五日，以八十歲終其生涯，遺骸安葬於華嚴宗聖地——終南山至相寺之旁。

善知識如慈母

第三十七處參訪妙德守護諸城夜神，承其教授甚深妙德自在音聲法門。經云：

佛子！一切衆生，
長寢生死，唯我獨覺。
即謂夜神經常保持覺醒。

第三十八處參訪開敷樹華夜天，得無量歡喜知足光明法門。以下即依順序說明何善知識傳授何種法門。

第三十九處，願勇光明守護衆生夜天，傳授隨應化覺悟衆生、長養善根之法門。

第四十處，流彌尼（Lumbini）園之妙德圓滿天，傳授菩薩受生自在法門。此處說有十種受生法，若行此法，得生如來家。

第四十一處，迦毗羅城之瞿夷女，傳授分別觀察一切菩薩三昧海之法門。

第四十二處，迦毗羅城摩耶夫人傳授大願智幻法門。修此法門之摩耶夫人，爲盧舍那如來之母，亦即悉達太子之生母。摩耶夫人可謂一切諸佛之母。

第四十三處，由天主光童女傳授無礙念清淨莊嚴之法門。

第四十四處於迦毗羅城，遍友童子師並未說法，僅爲之介紹善知衆藝童子。一言未及之善知識，亦可謂爲眞善知識也。

第四十五處，善知衆藝童子傳授四十二字般若波羅蜜法門。

第四十六處，摩竭提國賢勝優婆夷傳授無依處道場之法門。

第四十七處，沃田城之堅固解脫長者傳授無著清淨念之法門。

第四十八處，妙月長者傳授淨智光明法門。

第四十九處，出生城之無勝軍長者傳授無盡相法門。

第五十處，由住於出生城南方法聚落之尸毗最勝波羅門，傳授誠願語法門。誠願語者，即誠實不虛妄之語，由此教法能生無量功德。又稱為不退轉法門，即「無已退，無現退，無當退」之法。

第五十一、五十二處，皆於妙意華門城，由德生童子、有德童女二人，傳授幻住法門。即說明衆生、世間及一切諸法皆為幻住。經云：

一切衆生生滅、生老病死、

憂悲苦惱，皆幻住

虛妄分別所生故。

即謂人之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等，皆為幻住不實，若能如此觀察，則能解脫苦惱。人，果眞能如此諦念幻住之理耶？如普安，為一華嚴行者，當能確實諦觀生老病死為夢幻之理。人，為生存一事努力不懈，即努力求生存，而觀苦惱乃為暫時之事，如此，則易於突破。即使遭遇妻子兒女死亡，以夢幻觀之，將更能體會人生必須具足充分之生存力量。

德生童子與有德童女，更為善財童子闡釋何為善知識，如經云：

善知識者則爲慈母，
生佛家故；
善知識者則爲慈父，
以無量事益衆生故。

如此，反覆地說明善知識爲慈父、慈母、大師、導師、良醫、船師等。已參訪五十二位善知識之善財童子，聞此良言，當更深刻地體會善知識之重要性。人，於一生中，欲值遇善知識，實爲難中至難。若能得遇眞正善知識，雖僅一人亦足矣！或能因此改變個己之人生。《法句經》云：

不親愚人，思從賢友，
狎附上士，喜法臥安。

如此，不難知悉善知識或善友之重要性。

行道如救頭燃——彌勒菩薩

第五十三處爲南方海澗國大莊嚴藏園林中之彌勒樓觀，善財童子於讚歎樓觀諸菩薩後，即合掌禮拜，請問彌勒菩薩道：「云何學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

其時，彌勒菩薩於會上，指著善財童子，讚歎其不退轉之修行。即爲求眞實義，善財童子勇猛精進，探訪諸多善知識。且常以「心無厭足，如救頭然」之心態親近善知識。「如救頭然」之語，於道元禪師之《學道用心集》中，有如下數語：

誠夫觀無常時，
吾我之心不生，
名利念不起，
恐怖時光之太速，
所以行道救頭燃。

此謂人生看似久長，卻如一瞬間。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亦如救頭燃般；且「心無厭足」，終於來到彌勒菩薩所。

彌勒菩薩首先讚歎善財童子之殊勝功德，並謂善財童子，更須令一切人均發道心。善財童子能得人身與壽命，且值遇諸佛及文殊菩薩，乃因具菩提心之緣故。有關菩提心，彌勒菩薩云：

菩提心者，則爲一切諸佛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

以下，更以菩提心喻爲良田、大地、淨水、大風等，說明菩提心之功德。並說若

得菩提心，能遠離五種恐怖。五種恐怖即：

火不能燒，水不能漂，毒不能中，刀不能傷，熏不能害。

上述之普安，以持華嚴故，具有華嚴力，因此，不論遭遇任何危險，皆能保全性命。能發菩提心，任何困難、險境，皆不能害之。如此，重複說明菩提心之重要性。最後，彌勒菩薩云：若進入華嚴之大樓觀，則能修持眞正之菩薩行與菩薩道。

盛者必衰

其時，善財童子敬繞彌勒菩薩，合掌說道：「唯願大聖！開樓觀門，令我得入。」於是，彌勒菩薩以右指彈之，其門自然啓開，待善財童子進入後，又自然關閉。

善財童子進入樓觀後，但見樓觀寬廣有如虛空，大地由諸寶所成；樓閣中，有七寶所飾之窗牖、欄干，無數幢幡林立；空中華雲密佈，衆鳥飛舞，無數花瓣自天降落。善財童子見此樓觀之莊嚴景色，大爲歡喜。

樓觀中，諸佛爲大衆所圍繞，彌勒菩薩謂善財童子言：「童子！汝見樓觀中諸大菩薩之不思議自在力否？」

善財童子答以「唯然！已見！」彷如於夢中所見之山林、河、池、大海、宮殿等。

善財童子於歡喜之餘，請問彌勒菩薩道：「如此不思議事，有何法門能令其出現？又諸菩薩來自何方？其出生地又於何處？」

有關菩薩之生處，彌勒菩薩說有十種，即：菩提心、正直心、安住諸地、出生大願、大悲、眞實觀法、摩訶衍（大乘）、教化衆生、智慧方便、隨順諸法等十種。

彌勒菩薩又道：

生死皆悉如夢，五陰皆悉如幻。

此乃必須覺悟之至理，因若能體悟生死如夢、肉體如幻，則能不受生死束縛。進一步，若能悟知「諸行皆悉無常」，則能體悟「盛者必衰」之理。所謂諸行無常、盛者必衰等語，《華嚴經》亦常言及。

盛者必衰者，非僅限於人類如此，舉凡自然界之一切皆如此。一切事物，若達其絕頂期，則必遭衰降。人生亦如此，絕不可能永遠保持盛世；如此至眞至理，吾人應愼重其事，謹記於心。

接著，彌勒菩薩勸善財童子至文殊菩薩處求法，因文殊菩薩滿足無數菩薩願行，

爲無數諸佛之母、諸菩薩師，能勇猛精進教化衆生之大菩薩，故宜前往求教，堪爲汝之善知識。

於是，善財童子依彌勒菩薩之教示，前往文殊菩薩所。

智慧之完成——普賢菩薩

善財童子敬禮彌勒菩薩後，圍繞示敬，然後離去。

善財童子迄今已經歷百十一城，最後到達普門城，此爲第五十四處。於其城中，善財童子一心敬仰文殊菩薩，思欲拜見菩薩慈顏。

是時，文殊菩薩赫然出現於普門城，伸右手摩善財童子頂，並教以信心之重要。謂若無信心，則心必滯於憂鬱，無精進之意念；如此，菩薩行之實踐必不能完成，佛法之眞理亦無法悟證。

受此教法之善財童子，大爲歡喜，終於得入普賢菩薩之道場。其時，文殊菩薩隱而不見。善財童子遂一心思念普賢菩薩，是時，菩薩之十種瑞相出現於善財童子眼前。接著經云：

我今必見普賢菩薩，增長善根，究竟菩薩妙行，見一切佛。若見普賢菩薩，得一

切智想。

如此思念，得能見普賢菩薩。

住於金剛藏道場之普賢菩薩，爲善財童子最後拜訪之善知識。普賢菩薩自一一毛孔中，放出無數光明，遍照一切世界。得見如此不可思議威神力之善財童子，即時獲得十不可壞智慧法門。十種法門即：

一、於念念中能以一身遍滿一切國土
二、供養一切諸佛
三、聞持正法
四、得法輪智波羅蜜門
五、得自在智波羅蜜門
六、得無盡辯智慧法門
七、得般若波羅蜜觀諸法門
八、得一切法界大方便波羅蜜門
九、得知衆生欲性智慧波羅蜜門
十、得普賢智慧波羅蜜門

簡而言之，即承受佛陀敎法，得智慧、方便波羅蜜（度）。

其時，普賢菩薩以右手摩善財童子頂，善財童子即得無限之三昧門。普賢菩薩問善財童子道：「童子！汝已見自在神力之不可思議事否？」善財童子答以「唯然！已見！」於是，普賢菩薩謂，尙可更見吾之清淨法身。接著又說種種敎法。

在普賢菩薩之敎法中，有偈云：

譬如工幻師，能現種種事，

佛爲化衆生，示現種種身。

此謂使用幻術者，能現各種奇瑞；佛陀爲度化衆生，亦能化現各種身形。《觀音經》中說觀世音菩薩化現三十三種身。佛陀亦然，能現各種不同身相，以應衆生之需。如此言之，可謂任何人皆爲佛之應現；能如此信受，則對任何人皆須合掌致敬。

經云：

譬如明淨日，照除世間闇，

如來淨智日，悉除三世闇。

即謂如太陽之照暗闇，如來之淨智，亦能祛除三世之闇夜。因宿業而苦惱之人們，佛陀之存在恰如太陽般重要。

《華嚴經・入法界品》之最後，有如下數語：

聞此法歡喜，信心無疑者，

速成無上道，與諸如來等。

即言聽聞此教法，歡喜、信受而不生疑惑者，能完成佛道，與佛同等。

不論任何人，若能信受《華嚴經》之教法，且實踐不懈，則此人定能成佛。若心存疑念，則不易入佛境界。

《華嚴經》若與《法華經》此比較，則《華嚴經》實爲廣大、豐富，六十卷或八十卷之分量，欲一讀而過，實非易事。然如卷首云，能發揮華嚴力之普安，爲一華嚴行者，每日必讀誦《華嚴經》，且實踐普賢行，而救度無數苦惱衆生，其存在恰如照亮世間暗闇之太陽。

除普安外，於《華嚴經講話》中出現之衆僧，皆爲深信《華嚴經》之華嚴行者。從彼等之所行視之，其人格實無異於如來。如《華嚴經》最後，普賢菩薩之所言，恰如千鈞之重，即「信心無疑者，必定成佛」。

中國四川省之大足石窟、安岳石窟、重龍山石窟等地，均供奉華嚴三聖像。即中央爲毗盧舍那佛，兩側分別爲文殊、普賢二菩薩。安岳縣華嚴洞之三聖，爲高約五・

二公尺之巨大佛像。

四川省聞名之佛教聖地——峨眉山，山上有萬年寺，供奉乘白象之普賢菩薩，故峨眉山被稱爲普賢菩薩之聖地。山西省五台山爲文殊菩薩之聖地，兩者合之，恰爲《華嚴經》最後登場之二位菩薩，被供奉於中國靈山，爲民衆信仰之對象。

於〈入法界品〉登場，且任主角之善財童子，其雕像，常於寺院之大雄寶殿背面所供奉之觀世音菩薩旁邊，呈雙手合掌，態度虔敬之求道姿勢。善財童子求道之熱忱，實爲吾等效法之榜樣，吾人實需秉此虔敬、精進之心態，於苦難之人生旅途上，勇往邁進。

□馬來西亞仙都講堂 Sentul Buddhist Missionary
39, Jalan Kovil Hilir, off Jalan Sentul, 51000 Kuala、Lumpur, Malaysia. ☎002-603-4425650 (傳)002-603-4416469

□法國佛堂 2 BIS RUE Jeanne d'Arc 92130 Issy. Les Moulineaux., Paris France ☎：331-40930410 (傳)331-40934556

□巴黎道場 Paris Vihara, Fo Kuang Shan
Chateau Launoy Renault, 77510 VERDELOT France ☎(1) 64037580 (傳)(1)64037555。

□彰化講堂　彰化市50027　彰安里民族路209號8F☎(04)7264693(傳)7264684
□臺南講堂　臺南市71010　永康鄉中華路407號
□壽豐精舍　花蓮縣97504　壽豐鄉豐山村中興街187號　☎(038)654221 (傳)654220
□內湖佈教所　臺北市11424　內湖區康樂街61巷81弄19號6F　☎(02)7473214・7475560　(傳)7475560
□旗山佈教所　高雄縣84201　旗山鎮永福街65巷16號　☎(07)6613457
□紅毛港佈教所　高雄市81212　小港區海汕一路287號　☎(07)8712807
□屏東佈教所　屏東市90011　光復路382-21號　☎(08)7654819
□潮州佈教所　屏東縣92005　潮州鎮昌明路91號　☎(08)7882951
□香港佛香精舍　香港九龍何文田常康街1號常康園十樓A座　☎002-852-7151226 (傳)7608145
□香港佛香講堂　香港九龍窩打老道84號2樓A座　☎002-852-7154998・7154816 (傳)7610607
□菲律賓慈恩寺　Hhu Un Temple Inc.
246V. Rama Ave., Cebu City. 6000 Philippines
☎002-63-32-96062・218144　(傳)002-63-32-96062
□菲律賓圓通寺　Yuan Thong Temple
Burgos Street 6th Road #2876, Bacolod City, Philippines.
☎002-63-3-24991
□澳洲中天寺　International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Queensland Inc.,
15 Jules Ave., (P.O.Box.1153) Priestdale, Brisbane, QLD. 4127 Australta　☎002-617-8086566　(傳)002-617-8087899
□澳洲南天講堂　International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c.
22. Cowper St., Parramatta, N.S.W.2150, Australia.
☎002-612-8939390 (傳)002-612-8939340
□聖地牙哥西方寺　San Diego Buddhist Association
4536 Park Blvd., San Diego, CA. 92116, U.S.A.
☎0021-619-2982800　(傳)0021-619-2984205
□三藩市三寶寺　American Buddhist Cultural Society
1750 Van Ness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109 U.S.A.
☎0021-415-9766528・7766538　(傳)0021-415-7766954
□夏威夷佛教協會　Hawaii Buddhist Cultural Society
6679 Hawaii Kai Drive, Honolulu, HA. 96825 U.S.A.
☎0021-808-3954726　(傳)0021-808-3954726
□關島佛教會　Guam Buddhist Assocjation
19 Mil Flores Ln., Latte Heights. Mangilao 96913, Guam, U.S.A.
☎0021-671-6322423(傳)0021-671-6374109
□馬來西亞南方寺　Nam Fang Buddhist Missionary
138-B, Persiaran Raja Muda Musa, 41100 Kl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002-603-3315407　(傳)002-603-3318198
□馬來西亞清蓮堂　Ching Lin Tong
No.2. Jalan 2/2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002-603-7921376



紅塵的靈山，佛教的法海……

佛光出版社 流通處

☐中華民國臺灣省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寺
FO KUANG SHAN,TASHU,KAOHSIUNG, TAIWAN, R.O.C.
電話(07)6561921-8　傳眞(07)6563605
劃撥帳號0045635-5號

☐臺北佛光書局・忠孝西路一段72號廣場大廈914室(02)3144659
・汀州路三段188號2樓(02)3651826(傳)3683185

☐高雄佛光書局・前金區賢中街27號(07)2728649

☐美國佛光書局・1750 Van Ness Ave., San Francisco, CA.94109

☐高雄別院普賢寺	高雄市80107	七賢二路426號12樓 ☎(07)2515558 (傳)2515543
☐臺北別院普門寺	臺北市10464	民權東路三段136號11樓☎(02)7121177(傳)7121524
☐美國別院西來寺	International Buddhist Progress Society 3456 S. Glenmark Drive P.O.BOX 5248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0021-818-3336255 (傳)0021-818-3691944	
☐高雄分院壽山寺	高雄市80418	鼓山一路53巷109號 ☎(07)5515794・5511237 (傳)5322351
☐臺北分院安國寺	臺北市11260	北投區復興三路101巷10號 ☎(02)8914019
☐基隆分院極樂寺	基隆市20118	信二路270號 ☎(02)4222570 (傳)4236010
☐宜蘭分院雷音寺	宜蘭市26001	中山路257號☎(039)322465・330330(傳)330330
☐宜蘭分院圓明寺	宜蘭市26212	礁溪鄉二結村65號 ☎(039)284312 (傳)284312
☐新竹分院法寶寺	新竹市30007	自由路27巷33號 ☎(035)328671 (傳)318539
☐彰化分院福山寺	彰化市50067	福山里福山街348號☎(04)7322571(傳)386348
☐嘉義分院圓福寺	嘉義市60056	圓福街37號☎(05)2772563・2769675(傳)2771386
☐臺南分院福國寺	臺南市70902	安和路四段538巷81號 ☎(06)2569344・2560577 (傳)2554487
☐善化分院慧慈寺	善化鎮74104	文昌路65之5號☎(06)5816473・5816440(傳)5816442
☐苗栗分院明崇寺	苗栗縣36203	頭屋鄉明德村18鄰82-1號 ☎(037)252278
☐澎湖分院信願寺	馬公市88005	光明里新社50號 ☎(069)272795
☐澎湖海天佛刹	馬公市88021	東衛里171號 ☎(06)9214213 (傳)9211995
☐屏東志成佛寺	屏東縣92301	萬巒鄉鹿寮村永康路31號 ☎(08)7811510 (傳)7810287
☐北海道場	臺北縣25301	石門鄉內石門靈山路106號☎(02)6382511・6381293 (傳)6381293
☐東海道場	台中市440	福安里工業區一路六巷3號 ☎(04)3596155
☐松山菩提學舍	臺北市10524	松山路119巷8號2F ☎(02)768-4812
☐泰山講堂	泰山鄉24304	泰林路美寧街57巷35弄1.3.5號5樓☎(02)9877897
☐永和講堂	永和市23431	中正路620號9F ☎(02)9232330
☐板橋講堂	板橋市22064	四川路二段16巷8號4F☎(02)964800(傳)9646000
☐桃園講堂	桃園市33002	中正路720號11F☎(03)3557777(傳)3553777
☐苗栗講堂	苗栗市35007	建功里成功路15號5F☎(037)327401(傳)327402
☐員林講堂	彰化縣51009	員林鎮南昌路75號3F☎(04)8320648(傳)8343483

・廣播劇錄音帶

0500	禪的妙用(一)(臺語)	50元
0501	禪的妙用(二)(臺語)	50元
0502	禪的妙用(三)(臺語)	50元
0503	禪的妙用(四)(臺語)	50元
0504	禪的妙用(五)(臺語)	50元
0511	童話集(一)	50元

・弘法錄影帶

0600	金剛經的理論與實踐(大帶)	星雲大師　講	全套五卷1500元
0601	(一)金剛經的般若生活(大帶)	星雲大師　講	每卷300元
0602	(二)金剛經的四句偈(大帶)	星雲大師　講	每卷300元
0603	(三)金剛經的價值觀(大帶)	星雲大師　講	每卷300元
0604	(四)金剛經的發心與修持(大帶)	星雲大師　講	每卷300元
0605	(五)金剛經的無住生心(大帶)	星雲大師　講	每卷300元

・梵樂錄音帶

0700	梵唄音樂弘法大會(上)(國語)	50元
0701	梵唄音樂弘法大會(下)(國語)	50元
0702	爐香讚	50元
0703	美滿姻緣	50元
0704	大慈大悲大願力	50元
0705	慈佑衆生	50元
0706	佛光山之歌	50元
0708	三寶頌	50元
0709	浴佛偈	50元
0710	禮佛梵音	50元
0711	梵樂集(一)	二卷100元

0108	是非煩惱看招(國語)	慧明法師	講	2卷100元
0109	打開天眼觀命運(國語、臺語)	慧明法師	講	一套·100元
0110	九轉禪功消災延壽(國語、臺語)	慧明法師	講	一套·100元
0111	情感處理七段錦(國語、臺語)	慧明法師	講	一套·100元
0112	意解心開—念禪(國語、臺語)	慧明法師	講	一套·100元
0113	離苦得樂(國語、臺語)	慧明法師	講	一套·100元

·梵唄錄音帶

	佛光山梵唄	0030、0301、0302、0303、0304、0308合裝附課誦本	400元
0300	早課普佛(國語)	寶鼎讚、大悲咒、十小咒、心經、觀文佛號、普賢菩薩十大願、善女天咒、韋馱讚	50元
0301	佛說阿彌陀經(國語)	爐香讚、阿彌陀經、往生咒、阿彌陀佛偈、阿佛陀佛佛號、三皈依、回向	50元
0302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國語)	楊枝淨水讚、開經偈、普門品、大悲咒、觀音菩薩偈、觀音菩薩聖號、三皈依、回向	50元
0303	彌陀普佛(國語)	戒定真香讚、阿彌陀經、往生咒、彌陀讚、阿彌陀佛佛號拜願、三皈依、回向	50元
0304	藥師普佛(國語)	戒定真香讚、八十八佛大懺悔文、藥師讚、藥師偈、佛號拜願、三皈依、回向	50元
0305	上佛供(國語)	戒定真香讚、佛法僧菩薩聖號、變食真言、天厨妙供讚、讚佛偈、佛號、三皈依、回向	50元
0306	自由唸佛號(國語)	讚佛偈、六字、四字佛號、回向	50元
0307	七音佛號(國語)	六字、四字七音佛號	50元
0308	懺悔文(國語)	懺悔文、本師佛號	50元
0309	佛教歌曲(國語)	三寶歌、輪迴歌、觀音靈感歌、慧海歌、晚霧等	50元
0310	大悲懺(國語)		再版中
0311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臺語)	楊枝淨水讚、開經偈、普門品、大悲咒、觀音菩薩偈、觀音菩薩聖號、三皈依、回向	50元
0312	七音佛號(臺語)	讚佛偈、四字、六字佛號、三皈依、回向	50元
0313	觀音聖號(國語)		50元
0314	六字大明咒(國語)		50元
0315	大悲咒(梵文)		50元
0316	大悲咒(國語)		50元
0317	回歸佛陀的時代弘法大會(國語)		50元
040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臺語)	爐香讚、金剛經、補闕真言、回向	50元
0401	佛說阿彌陀經(臺語)	爐香讚、阿彌陀經、往生咒、阿彌陀佛偈、阿彌陀佛佛號、三皈依、回向	50元
0402	四字佛號(國語)		50元
0403	六字佛號(國語)		50元
0406	觀音聖號(國語)		50元
0409	六字大明頌		50元

0023	說夢的神奇	(國、臺語)	一套・100元
0024	論鬼的形象	(國、臺語)	一套・100元
0025	佛教的慈悲主義(一)	(國、臺語)	一套・100元
0026	佛教的慈悲主義(二)	(國、臺語)	一套・100元
0027	佛教的懺悔主義	(國、臺語)	一套・100元
0028	佛陀的教育法	(國、臺語)	再版中
0029	叢林的教育法	(國、臺語)	再版中
0030	特殊的教育法	(國、臺語)	再版中
0031	從衣食住行來談禪宗的生活	(國、臺語)	再版中
0032	從風趣灑脫來談禪宗的人物	(國、臺語)	再版中
0033	從教學守道來談禪宗的特色	(國、臺語)	再版中
0034	美滿生活三部曲(禪)	(國、臺語)	再版中
0035	美滿生活三部曲(淨)	(國、臺語)	再版中
0036	美滿生活三部曲(律)	(國、臺語)	再版中
0040	淨化心靈之道	(國、臺語)	100元
0041	偉大的佛陀(一)	(國、臺語)	100元
0042	偉大的佛陀(二)	(國、臺語)	100元
0043	偉大的佛陀(三)	(國、臺語)	100元
0044	佛教的致富之道	(國、臺語)	100元
0046	佛教的福壽之道	(國、臺語)	100元
0047	維摩其人及不可思議	(國、臺語)	100元
0048	菩薩的病和聖者的心	(國、臺語)	100元
0049	天女散花與香積佛飯	(國、臺語)	100元
0050	不二法門的座談會	(國、臺語)	100元

・經典講話錄音帶

0100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國語)	星雲大師	講	16卷 800元
010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義解(國、臺語)	星雲大師	講	26卷1300元
0102	六祖法寶壇經(國、臺語)	星雲大師	講	30卷1500元
0103	星雲禪話(國語單卷裝)	星雲大師	講	每卷 50元
0104	星雲禪話(國語)	星雲大師	講	精美盒裝36卷1,800元
0105	佛經概說(臺語)	慈惠法師	講	6卷300元
0106	金剛經的理論與實踐(國、臺語)	星雲大師	講	10卷500元
0107	妙法蓮華經概說(國語)	依空法師	講	10卷500元

9501	世界佛教青年會1985年學術會議實錄	佛光山 編	(平) 400元
9502	世界顯密佛學會議實錄	佛光山 編	中文版500元英文版400元
9503	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十六屆大會·佛光山美國西來寺落成典禮暨傳戒法會紀念特刊	佛光山 編	(平)紀念藏
9504	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十六屆大會暨世界佛教青年會第七屆大會實錄	佛光山 編	(平)紀念藏
9505	佛光山1989年國際禪學會議實錄	佛光山 編	(平)紀念藏
9506	佛光山1990年佛教學術會議實錄	佛光山 編	(平)紀念藏
9507	佛光山1990年國際佛教學術會議論文集	佛光山 編	(平)紀念藏
9508	佛光山1991年佛教青年學術會議論文集	佛光山 編	(平)紀念藏
9600	佛光山七十八年度功德主名錄	佛光山 編	(平)紀念藏
9800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課誦經本)	本社 編	(精) 80元

·法器文物

0900	陀羅尼經被	本社製(有襯底)	(套)1000元
0950	佛光山風景明信片	本社製	(套) 60元

·代銷佛書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精裝100册特價60,000元
大藏經補編		精裝40册特價30,000元
金剛經及心經釋義	張承斌 著	(平) 80元
法句經(英、巴對照)		(平) 150元
話緣錄		(平) 170元
星雲大師紀念文集		(精)7800元
中華文化歷史系統圖		(幅)1200元

8602	童話書(第二輯)	宗融法師　編	(精)排印中
8611	童話畫(第一輯)	心寂法師　編	(精) 350元
8612	童話畫(第二輯)	心寂法師　編	(精)排印中
8700	佛教童話集(第一集)	張 慈 蓮　輯	(平) 120元
8701	佛教童話集(第二集)	張 慈 蓮　輯	(平) 120元
8702	佛教故事大全(上)	慈莊法師等著	(精) 200元
8703	化生王子(童話)	宗融法師　著	(平) 150元
8704	佛教故事大全(下)	慈莊法師等著	(精) 200元
8800	佛陀的一生(漫畫)	慧熙法師　譯	(平) 120元
8801	大願地藏王菩薩畫傳(漫畫)	許 貿 淞　繪	(平) 300元
8802	菩提達磨(漫畫)	本　社　譯	(平) 100元
8803	極樂與地獄(漫畫)	心寂法師　繪	(平) 180元
8804	王舍城的故事(漫畫)	心寂法師　繪	(平) 250元
8805	僧伽的光輝(漫畫)	黃 耀 傑等繪	(平) 150元
8806	南海觀音大士(漫畫)	許 貿 淞　繪	(平) 300元
8807	玉琳國師(漫畫)	劉 素 珍等繪	(平) 200元
8808	七譬喻(漫畫)	黃 麗 娟　繪	(平) 180元
8809	鳩摩羅什傳(漫畫)	黃 耀 傑等繪	(平) 160元
8810	少女的夢 (漫畫)	郭 幸 鳳　繪	(平) 180元
8811	金山活佛(漫畫)	黃 壽 忠　繪	(平)排印中
8900	槃達龍王(漫畫)	黃 耀 傑等繪	(平)120元

·工具叢書

9000-3	佛光大藏經(雜阿含·全四冊)	佛 光 山　編	(精)2,000元
9004-7	佛光大藏經(中阿含·全四冊)	佛 光 山　編	(精)2,000元
9008-9	佛光大藏經(長阿含·全二冊)	佛 光 山　編	(精)2,000元
9010-13	佛光大藏經(增一阿含·全四冊)	佛 光 山　編	(精)2,000元
9014-15	佛光大藏經阿含藏附錄(全二冊)	佛 光 山　編	(精)2,000元
9016	佛光大藏經(阿含藏全套16冊附贈索引)		(精) 再版中
9200	中英佛學辭典	本　社　編	(精) 450元
9201	佛光大辭典	佛 光 山　編	豪華10,000元精裝6,000元
9202	佛教文化辭典	任 道 斌　編	(精)排印中
9300	佛教史年表	本　社　編	(精)550元(平)450元

8016	佛教説話文學全集(六)	劉欣如 著	(平) 150元
8017	佛教説話文學全集(七)	劉欣如 著	(平) 150元
8018	佛教説話文學全集(八)	劉欣如 著	(平) 150元
8019	佛教説話文學全集(九)	劉欣如 著	(平) 150元
8020	佛教説話文學全集(十)	劉欣如 著	(平) 150元
8021	佛教説話文學全集(十一)	劉欣如 著	(平) 150元
8022	人生禪(三)	方杞 著	(平) 120元
8028	一鉢山水綠(散文)	宏意 著	(平) 120元
8024	紅樓夢與禪	圓香居士 著	(平) 120元
8025	回歸佛陀的時代	張培耕 著	(平) 100元
8026	佛踪萬里紀遊	張培耕 著	(平) 100元
8027	佛之光	郭鵬 著	(平)排印中
8100	僧伽(佛教散文選第一集)	簡媜等著	(平) 120元
8101	情緣(佛教散文選第二集)	琦君等著	(平) 120元
8102	半是青山半白雲(佛教散文選第三集)	林清玄等著	(平) 120元
8103	宗月大師(佛教散文選第四集)	老舍等著	(平) 120元
8104	大佛的沉思(佛教散文選第五集)	許墨林等著	(平) 140元
8200	悟(佛教小説選第一集)	琦君等著	(平) 120元
8201	不同的愛(佛教小説選第二集)	星雲大師等著	(平) 120元
8202	弱水三千(佛教小説選第三集)	簡媜等著	(平) 120元
8203	蓮花水色(佛教小説選第四集)	鍾玲等著	(平) 120元
8204	蟠龍山(小説)	康白 著	(平) 120元
8205	緣起緣滅(小説)	康白 著	(平) 150元
8207	命命鳥(佛教小説選第五集)	許地山等著	(平) 140元
8208	天寶寺傳奇(佛教小説選第六集)	姜天民等著	(平) 140元
8209	地獄之門(佛教小説選第七集)	陳望塵等著	(平) 140元
8210	黃花無語(佛教小説選第八集)	程乃珊等著	(平) 140元
8220	心靈的畫師(小説)	陳慧劍 著	(平) 100元
8300	佛教聖歌集	本社 編	(平) 250元
8301	童韻心聲	高惠美 編	(平) 120元
8400	海天遊踪	星雲大師 著	(平) 200元
8500	六祖惠能大師傳(劇本)	劉枋 著	(平) 150元
8550	張正林攝影集	張正林 著	特價 600元
8601	童話書(第一輯)	宗融法師 編	(精) 700元

5915	伊斯蘭教文化百問	馮今源等著	(平) 150元

·儀制叢書

6500	中國佛教與社會福利事業	關世謙 譯	(平) 100元
6700	無聲息的歌唱	星雲大師 著	(平) 100元

·用世叢書

7500	佛光山簡介	本社 編	(平)排印中
7501	佛光山靈異錄(一)	本社 編	(平) 50元
7502	怎樣做個佛光人	星雲大師 講	(平) 30元
7503	如何認識佛光山	本社 編	(平)再版中
7504	佛光山印度朝聖專輯	心定法師等著	(平) 200元
7505	佛光山開山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本社 編	(精)紀念藏
7700	念佛四大要訣	樂西大師 著	(平) 50元

·藝文叢書

8000	覷紅塵(散文)	方杞 著	(平) 120元
8001	以水爲鑑(散文)	張培耕 著	(平) 100元
8002	萬壽日記(散文)	慈怡法師 著	(平) 80元
8003	敬告佛子書(散文)	慈嘉法師 著	(平) 80元
8004	善財五十三參	鄭秀雄 著	(平) 150元
8005	第一聲蟬嘶(散文)	忻愉 著	(平) 100元
8006	聖僧與賢王對答錄	依淳法師 著	(平) 200元
8007	雲水日記	周淨儀 譯	(平) 排印中
8008	生活的廟宇(散文)	王靜蓉 著	(平) 120元
8009	人生禪(一)	方杞 著	(平) 120元
8010	人生禪(二)	方杞 著	(平) 120元
8011	佛教說話文學全集(一)	劉欣如 著	(平) 150元
8012	佛教說話文學全集(二)	劉欣如 著	(平) 150元
8013	佛教說話文學全集(三)	劉欣如 著	(平) 150元
8014	佛教說話文學全集(四)	劉欣如 著	(平) 150元
8015	佛教說話文學全集(五)	劉欣如 著	(平) 150元

5507	般若與玄學	楊俊誠 著	(平)排印中
5508	大乘佛教倫理思想研究	李明芳 著	(平) 120元
5509	印度佛教蓮花紋飾之探討	郭乃彰 著	(平) 120元
5510	淨土三系之研究	廖閱鵬 著	(平) 120元
5511	佛教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	永祥法師 著	(平) 120元
5512	佛教的女性觀	永明法師 著	(平) 120元
5513	盛唐詩與禪	姚儀敏 著	(平) 150元
5514	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洪修平 著	(平) 200元
5700	譬喻	性瀅法師 著	(平) 100元
5701	星雲說偈(一)	星雲大師 著	(平) 150元
5702	星雲說偈(二)	星雲大師 著	(平) 150元
5703	星雲說偈(三)	星雲大師 著	(平)排印中
5800	1976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東初長老等著	(平)再版中
5801	1977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楊白衣等著	(平)再版中
5802	1978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印順長老等著	(平)再版中
5803	1979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霍韜晦等著	(平)再版中
5804	1980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張曼濤等著	(平)再版中
5805	1981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程兆熊等著	(平)再版中
5806	1991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鐮田茂雄等著	(平) 350元
5900	佛教歷史百問	業露華 著	(平) 150元
5901	佛教文化百問	何雲 著	(平) 150元
5902	佛教藝術百問	丁明夷等著	(平) 150元
5903	佛教哲學百問	王志遠 著	(平)排印中
5904	佛教典籍百問	方廣錩 著	(平) 150元
5905	佛教密宗百問	李冀誠等著	(平) 150元
5906	佛教氣功百問	陳兵 著	(平) 150元
5907	佛教禪宗百問	潘桂明 著	(平) 150元
5908	道教氣功百問	陳兵 著	(平) 150元
5909	道教知識百問	盧國龍 著	(平) 150元
5910	禪門公案百篇	王志遠 著	(平)排印中
5911	禪詩百首今譯	王志遠 著	(平)排印中
5912	印度宗教哲學百問	姚爲群 著	(平)排印中
5913	基督教知識百問	樂峰等著	(平) 150元
5914	伊斯蘭教歷史百問	沙秋眞等著	(平) 150元

4302	唯識思想要義	徐典正 著	(平) 120元
4700	眞智慧之門	侯秋東 著	(平) 100元

·文選叢書

5001	星雲大師講演集(一)	星雲大師 著	(精)500元特價300元
5002	星雲大師講演集(二)	星雲大師 著	(精)500元特價300元
5003	星雲大師講演集(三)	星雲大師 著	(精)500元特價300元
5004	星雲大師講演集(四)	星雲大師 著	(精)500元特價300元
5101	星雲禪話(一)	星雲大師 著	(平) 150元
5102	星雲禪話(二)	星雲大師 著	(平) 150元
5103	星雲禪話(三)	星雲大師 著	(平) 150元
5104	星雲禪話(四)	星雲大師 著	(平) 150元
5107	星雲法語(一)	星雲大師 著	(平)再版中
5108	星雲法語(二)	星雲大師 著	(平)排印中
5109	星雲法語(三)	星雲大師 著	(平)排印中
5110	星雲法語(四)	星雲大師 著	(平)排印中
5113	星雲箴言(一)	星雲大師 著	(平)排印中
5114	星雲箴言(二)	星雲大師 著	(平)排印中
5201	星雲日記(一)	星雲大師 著	(平)排印中
5202	星雲日記(二)	星雲大師 著	(平)排印中
5203	星雲日記(三)	星雲大師 著	(平)排印中
5204	星雲日記(四)	星雲大師 著	(平)排印中
5205	星雲日記(五)	星雲大師 著	(平)排印中
5206	星雲日記(六)	星雲大師 著	(平)排印中
5400	覺世論叢	星雲大師 著	(平) 100元
5401	佛教的前途在那裏	星雲大師 著	(平)排印中
5402	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	藍吉富等著	(平) 350元
5501	業的研究	慈惠法師 著	(平)排印中
5502	五卷書與本生經的比較研究	心定法師 著	(平)排印中
5503	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	依淳法師 著	(平) 200元
5504	六波羅蜜的研究	依日法師 著	(平) 120元
5505	禪宗無門關重要公案之研究	楊新瑛 著	(平) 150元
5506	原始佛教四諦思想	聶秀藻 著	(平) 120元

3304	十大名僧	洪修平等著	(平) 150元
3305	人間佛教的星雲	本 社 編	(平) 150元
3400	玉琳國師	星雲大師 著	(平) 100元
3401	緇門崇行錄	蓮池大師 著	(平) 120元
3402	佛門佳話	月基法師 著	(平) 120元
3403	佛門異記(第一卷)	煮雲法師 著	(平) 150元
3404	佛門異記(第二卷)	煮雲法師 著	(平) 150元
3405	佛門異記(第三卷)	煮雲法師 著	(平) 150元
3406	金山活佛	煮雲法師 著	(平) 100元
3407	無著與世親	周淨儀 譯	(平) 130元
3408	弘一大師與文化名流	陳 星 著	(平) 150元
3500	皇帝與和尚	煮雲法師 著	(平) 100元
3501	人間情味—豐子愷傳	陳 星 著	(平) 180元
3600	聖僧玄奘大師傳(高僧全集1)	圓香居士 著	(平) 200元
3601	偉大的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傳(高僧全集2)	宣建人 著	(平) 100元
3700	日本禪僧涅槃記(上)	曾普信 著	(平) 150元
3701	日本禪僧涅槃記(下)	曾普信 著	(平) 150元
3702	仙崖禪師軼事	周淨儀 譯	(平) 100元
3800	中國古代哲學史條目	唐一玄 著	(平)再版中
3900	印度佛教史概說	達和法師 譯	(平) 100元
3901	韓國佛教史	轉 瑜 譯	(平) 100元
3902	印度教與佛教史綱(一)	李榮熙 譯	(平) 300元
3903	印度教與佛教史綱(二)	李榮熙 譯	(平) 300元
3904	印度教與佛教史綱(三)	李榮熙 譯	(平)排印中

・教理叢書

4000	中英佛學對照(教理之部)	本 社 編	(精)再版中
4001	法之緣起	平川彰 著	(平)排印中
4002	中國佛教哲學名相選釋	吳汝鈞 著	(平)排印中
4200	佛教中觀哲學	吳汝鈞 譯	(平) 100元
4201	大乘起信論講記	方 倫 著	(平) 100元
4300	唯識哲學	吳汝鈞 著	(平) 100元
4301	唯識三頌講記	方 倫 著	(平) 100元

2104	宗教與日本現代化	張大拓　譯	(平)排印中
2105	宋詞與佛道思想	史雙元　著	(平)排印中
2106	三千大千世界—佛教宇宙觀對話錄	王海林　著	(平)排印中
2107	早期佛教與基督教	魏道儒　著	(平)排印中
2200	金剛經靈異	張少齊　著	(平) 100元
2201	佛與般若之眞義	圓香居士　著	(平) 120元
2300	天台思想入門	轉瑜　譯	(平) 120元
2301	宋初天台佛學窺豹	王志遠　著	(平) 150元
2400	唯識思想入門	依空法師　譯	(平)排印中
2500	淨土十要(上)	蕅益大師　選	(平) 150元
2501	淨土十要(下)	蕅益大師　選	(平) 150元
2600	華嚴思想入門	依空法師　譯	(平)排印中
2800	現代西藏佛教	鄭金德　著	(平) 300元
2801	藏學零墨	王堯　著	(平) 150元
2802	藏傳佛教繪畫藝術	費新碑　著	(平)排印中
2803	西藏文史考信集	王堯　著	(平) 240元
2804	西藏佛教密宗	李冀誠　著	(平)排印中

・史傳叢書

3000	中國佛學史論	褚柏思　著	(平) 120元
3001	中國佛教簡史	黄懺華　著	(平)再版中
3002	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	關世謙　譯	(平) 250元
3003	中國佛教通史(第二卷)	關世謙　譯	(平) 250元
3004	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	關世謙　譯	(平) 250元
3005	中國佛教通史(第四卷)	本社　譯	(平) 250元
3100	中國禪宗史話	褚柏思　著	(平) 120元
3101	禪宗思想史稿	潘桂明　著	(平)排印中
3200	釋迦牟尼佛傳	星雲大師　著	(平) 150元
3201	十大弟子傳	星雲大師　著	(平) 150元
3300	中國禪	關世謙　譯	(平) 120元
3301	中國禪祖師傳(上)	曾普信　著	(平) 150元
3302	中國禪祖師傳(下)	曾普信　著	(平) 150元
3303	天台大師	周淨儀　譯	(平) 130元



紅塵的靈山，佛教的法海……

佛光出版社 圖書目錄

中華民國臺灣省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寺
FO KUANG SHAN,TASHU,KAOHSIUNG, TAIWAN, R.O.C.
電話(07)6561921-8 傳真(07)6563605
劃撥帳號0045635-5號
臺北佛光書局・忠孝西路一段72號廣場大廈914室(02)3144659
・汀州路三段188號2樓(02)3651826(傳)3683185
高雄佛光書局・前金區賢中街27號(07)2728649
美國佛光書局・1750 Van Ness Ave., San Francisco, CA.94109

・經典叢書

1000	八大人覺經十講	星雲大師 著	(平) 80元
1001	圓覺經自課	唐一玄 著	(平) 120元
1005	維摩經講話	竺摩法師 著	(平) 200元
1006	中英佛學對照(經典之部)	本社 編	(精)再版中
1200	金剛經講話	星雲大師 著	(精)排印中
1205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話	竺摩法師 著	(平) 150元
1300	法華經教釋	太虛大師 著	(平) 300元
1301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	星雲大師 譯	(平) 80元
1700	六祖壇經註釋	唐一玄 著	(平) 120元

・概論叢書

2000	八宗綱要	關世謙 譯	(平) 200元
2001	佛學概論	蔣維喬 著	(平) 100元
2002	佛教的起源	楊曾文 著	(平) 130元
2003	佛道詩禪	賴永海 著	(平) 180元
2004	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	季羡林 著	(平)排印中
2100	佛家邏輯研究	霍韜晦 著	(平) 150元
2101	中國佛性論	賴永海 著	(平) 250元
2102	中國佛教文學	劉衛星 譯	(平)排印中
2103	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研究	劉在信 著	(平)排印中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華嚴經講話／鎌田茂雄著；慈怡法師譯．－－初版－－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民82
面；　公分，－－（佛光經典叢書；1600）
ISBN 957－543－109－X（平裝）

1. 華嚴部

221.21　　82009777

ISBN 957-543-109-X

3

{
  "before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A1MTQ4NjYuemlw",
    "filename_decoded": "10514866.zip",
    "filesize": 10399595,
    "md5": "500ccd6f19b14ccdec241b57670b0a53",
    "header_md5": "0aa99a3835859e92cae92b8ecdcb0d1a",
    "sha1": "f430dcc92056fdb7edca348793bf81062b8a6f09",
    "sha256": "06dc812f001b37ae50d1f1afa00f23b3c3902a955966b7251f4dd82ace2e698e",
    "crc32": 1279734798,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0348311,
    "pdg_dir_name": "\u2557\u00ac\u2564\u2567\u255b\u00a1\u255c\u2593\u2557\u2591_10514866",
    "pdg_main_pages_found": 344,
    "pdg_main_pages_max": 344,
    "total_pages": 372,
    "total_pixels": 4104760
  },
  "after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A1MTQ4NjYuemlw",
    "filename_decoded": "10514866.zip",
    "filesize": 19815742,
    "md5": "119c15081569295c4bd1016d2fa770f1",
    "header_md5": "1207c88d5db776feabc5123f3c549cd1",
    "sha1": "92db9c30e94a27bba18696104628ee077394ff54",
    "sha256": "57e240b0a35e18f5dae0920c7e63c85dc4a85d31696e7a13a827fc086fdc8d33",
    "crc32": 1950940007,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0159926,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344,
    "pdg_main_pages_max": 344,
    "total_pages": 372,
    "total_pixels": 1637203896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